

勝
C.S.
LX-2

1940年

吳江陸翔輯選

當代
名人
新文
選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986

3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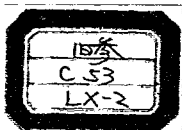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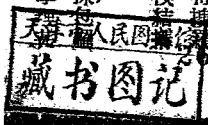
例言

近數年來，我國文學界變遷至鉅；自數千年相傳之古典式，貴族式，一轉而爲自然式，平民式；其提倡以白話文爲正宗者，無論矣，卽爲文言文者，亦莫不以抒情達意，舒展自由爲歸，絕不拘牽於宗派格律。故青年學子，欲求所作之文，合於當代潮流，不可不於當代名人著作中，研究其得失。今特搜羅當代名家最新最精之作，彙爲是編，青年讀此，不患不得新文之規模結構。

天。

當代名家之著作，自專集外，多散見於雜誌、月刊、日報；本編旁搜博採，包羅既極宏富，而選擇復極精審；徒爲高論，按之學理，不合邏輯者不錄；學

當代名人新文選 例言



深而文辭晦澀者亦不錄；兩者皆備，則復按其時代，以最近者入選。

一 本編文言白話兼收並蓄；文言則取其流利，暢達，真率，不事雕琢者；白話則取其勁爽，明俊，無纏繞，冗漫之弊者。

一 本局另編當代名家演說集，書信集，及小說集；故本編所選，無此三類；若嫌未備，則可兼求三集而合讀之。

名人新文選 目次

●上卷

- 文明之消長 (蔡元培) 一
- 世界觀與人生觀 (蔡元培) 二
- 魯己爲羣 (蔡元培) 一八
- 有恒於保守 (蔡元培) 一九
- 圖畫 (蔡元培) 二一
- 歐戰與哲學 (蔡元培) 二二
- 對於北京大學學生全體參與慶祝協商國提燈會之說明 (蔡元培) 一九
- 吾儕何故而欲歸國乎 (蔡元培) 二一
- 當代名人新文選 目次 一

當代名人新文選 目次

二

王學互助的大希望 (蔡元培).....二二三

北京大學二十二週年開學式之訓辭 (蔡元培).....二二六

國立北京大學校旗圖說 (蔡元培).....二二八

學風雜誌發刊辭 (蔡元培).....二三〇

勤工儉學傳序 (蔡元培).....二三八

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 (蔡元培).....二四一

●中卷

青年與工具 (吳敬恒).....二五一

進化新論 (杭辛齋).....二五八

造邦 (章士釗).....二六四

踏古文白話之相消長	(林紓)	一七
論短篇小說	(胡適)	二二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胡適)	三七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胡適)	五九
國語的進化	(胡適)	六三
自覺與盲從	(梅光迪)	八四
我之愛國主義	(陳獨秀)	八九
實行民治的基礎	(陳獨秀)	九六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	(陳獨秀)	一〇九
抵抗力	(陳獨秀)	一一三

當代名人新文選 目次

四

新青年 (陳獨秀)..... 一一九

敬告青年 (陳獨秀)..... 一三三

共和國與青年之自覺 (高一涵)..... 一三一

什麼是教育的出產品 (蔣夢麟)..... 一三七

●下卷

現在與將來 (張東蓀)..... 一

我的聯邦論 (藍公武)..... 一一

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 (羅家倫)..... 三一

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 (羅家倫)..... 六七

當代名人新文選 上卷

文明之消化

蔡元培



凡生物之異於無生物者，其例證頗多，而最著之證，則爲消化作用。消化者，吸收外界適量之食料而製煉之，使類化爲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此自微生物以至人類所同具之作用也。

人類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古國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臘之文明；高爾日耳曼諸族吸收希臘、羅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歐洲諸國之文明。吾國古代文明，有源出巴比倫之說，迄今尙未證實；漢以後，天方大藥之文物，稍稍輸入矣，而影響不著；其最著者，爲印度之文明。漢季，接觸之時代也；自晉至唐，吸收之時代也；宋，消化之時代也。吾族之哲學、文學及美術，得此而放一異彩。自元以來，與歐洲文明相接觸，逾六百年矣，而未嘗大有所吸收，如球莖之植物，冬整之動物，特素所貯蓄者以自贖。日趨羸瘠，亦固其所。至於今日，始有吸收歐洲文明之機會，而當其衝者，實爲我寓歐之同人。

吸收者，消化之預備。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棄其骨，食果者棄其核，未有渾淪而吞之者也。印度文明之輸入也，其滋養果實爲哲理，而埋蘊於宗教臭味之中。吸收者渾淪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鈞稽哲理，如有宋諸儒，既不免拘牽門戶之成見；而普通社會，爲宗教臭味所薰習，迷信滋彰，至今爲梗。歐洲文明，以學術爲中堅，本視印度爲複雜；而附屬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隨而多歧。政潮之排盪，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爲思想自由之障礙。使皆渾淪而吞之，則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將視印度文明爲尤甚。審慎於吸收之始，毋爲消化時代之障礙，此吾儕所當注意者也。

且既有吸收，卽有消化，初不必別有所期待。例如晉唐之間，雖爲吸收印度文明時代，而其時「莊」易之演講，建築圖畫之革新，固已顯其消化之能力，否則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於歐洲文明何獨不然。向使吾儕見彼此習俗之殊別，而不能推見其共通之公理，震新舊思想之衝突，而不能預爲根本之調和，則臭味差池。卽使強飲強食，其亦將因而哇之耳。當吸收之始，卽參以消化之作，用俾得減吸收時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世界觀與人生觀

蔡元培

世界無涯涘也，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數尺之地位；世界無終始也，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數十年之壽命；世界之遷流如是其繁變也，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少許之歷史。以吾人之一生較之世界，其大小久暫之相去既不可以數量計，而吾人一生又決不能有幾微遁出於世界以外，則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觀，決無所容膝於人生觀。

雖然，吾人既為世界之一分子，決不能超出世界以外，而考察一客觀之世界，則所謂完全之世界觀，何自而得之乎？曰：凡分子必具有全體之本性，而既為分子則因其所值之時地而發生種種特性，排法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則即全體之本性矣。吾人為世界一分子，凡吾人意識所能接觸者無一非世界之分子。研究吾人之意識而求其最後之原素為物質及形式，猶相對待也。超物質形式之膠域而自在者，惟有意志。於是吾人得以意志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為世界之本性。

本體世界之意志，無所謂鵠的也。何則？一有鵠的，則懸之有其所，違之有其時，而不得不循因果律以爲達之之方法，是仍落於形式之中，含有各分子之特性，而不足以爲本體。故說者以本體世界爲黑暗之意志，或謂之盲瞽之意志，皆所以形容其異於現象世界各各之意志也。現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則以

四向本體爲最後之大鶴的，其間接以達於此大鶴的者，又有無量數之小鶴的，各以其間接於最後大鶴的之遠近，爲其大小之差。

最後之大鶴的何在？曰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關，無復有彼此之差別，達於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相交之一點是也。自宗教家言之，吾人固未嘗不可一瞬間超軼現象世界種種差別之關係，而完全成立爲本體世界之大我。然吾人於此時期既尙有語言文字之交通，則已受籠於漸法之中，而不以頓法，於是不得不有所謂種種間接之作用。纏緝此等間接作用，使釐然有系統可尋者，進化史也。

統大地之進化史而觀之，無機物之各質點，自自然引力外，殆無特別相互之關係，進而爲有機之植物，則能以質點集合之機關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傳種之作用；進而爲動物，則又於同種類間爲親子朋友之關係，而其分職通功之例，視植物爲繁。及進而爲人類，則由家庭而宗族，而社會，而國家，而國際，其互相關係之形式，既日趨於博大，而成續所留，隨舉一端，皆有自闕而通，自別而同之趨勢。例如昔之工藝，自造之，而自用之耳。今則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經若干人之手而後成；一人之所操作，不知供若干人之利用。昔之知識，取材於鄉土志耳。今則自然界之配錄，無遠弗屆；遠之星體之運行，小之原子之變

化，皆爲科學所管領。由考古學人類學之互證，而知開明人之祖先與未開化人無異；由進化學之研究，而知人類之祖先與動物無異。是以語言風俗宗教美術之屬，無不合大地之人類以相比較。而動物心理，動物言語之屬，亦漸爲學者所注意。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是以同一人類，或狀貌稍異，卽痛癢不復相關，而甚至於相食；其次則死之，奴之。今則四海兄弟之觀念爲人類所公認，而肉食之戒，咸持動物之禁，以漸洗布所關仁民而愛物者，已成爲常議焉。夫已往之世界，經其各分子經營而進步者其成績固已如此，適此以往，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歟？

道家之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自進化史考之，則人類精神之趨勢乃適與相反。人滿之患雖自昔辦爲口實，而自昔探險新地者率生於好奇心，而非爲飢寒所迫，南北極苦寒之所，未必於吾僑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資料，而冒險探極者踵相接。由推輪而大輪，由桿槌而方舟，足以濟不通矣，乃必進而爲汽車汽船及自動車之屬。近則飛機飛機更爲競爭之的。其構造之初必

有若干之試驗者，供其犧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學家、藝術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後，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廢棄，用以知爲將來而犧牲現在者，又人類之通性也。

人生之初，耕田而食，擊井而飲，謀生之事至爲繁重，無暇爲高尚之思想。自機械發明，交通迅速，資生之具，日趨於便利。禮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類不復爲口腹所累，而得專致力於精神之修養。今雖尙非其時，而純理之科學，高尚之美術，篤嗜者固已有甚於飢渴，是卽他日普及之朕兆也。科學者，所以祛現象世界之障礙，而引致於光明。美術者，所以寫本體世界之現象，而提醒其覺性。人類精神之趨向，既賦於是，則其所到達之點，蓋可知矣。

然則，進化史所以留吾人者，人類之義務，爲奮倫不爲小己，爲將來不爲現在，爲精神之愉快，而非爲羶醜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較著矣。而世之誤讀進化史者，乃以人類之大鵠的爲不外乎具一身與種性之生存，而遂以強者權利爲無上之道德。夫使人類果以一身之生存爲最大之鵠的，則將如神仙家所主張，而又何有於種姓？如曰人類固以綿延其種姓爲最後之鵠的，則必以保持其單純之種姓爲第一義，而同姓相婚，其生不蕃，古今開明民族，往往有幾許之混合者，是兩者何足以爲究竟之鵠的乎？孔子

曰：「生無所息。」莊子曰：「造物勞我以生。」諸葛孔明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吾身之所以筆生存也。北山愚公之言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是種姓之所以欲生存也。人類以此世界有當盡之義務，不得不生存其身體。又以此義務者非數十年之壽命所能竣，而不得不謀其種姓之生存。以圖其身體若種姓之生存，而不能不有所資以養養，於是有所吸收之權利。又或吾人所以盡務之身體若種姓，及夫所資以生存之具，無賴受外界之侵害，將坐是而失其所以盡務之自由，於是有所抵抗之權利。此正負兩式之權利，由義務而演出者也。今日吾人無所謂義務，而權利則可以無限，是猶同舟共濟，非合力不足以達彼岸，乃強有力者以進行爲多事，而劫他人所持之棹楫以爲己有，豈非顛倒之尤者乎？

晉之哲人有見於大鵠的之所在，而於其他無量之小鵠的，又準其距離於大鵠的，之遠近以爲大小之差。於其常也，大小鵠的並行而不悖。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曰：「好樂好也，好貨與人同之。」是其義也。於其變也，細小以申大。總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受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禹治

漢水，十年不窺其家。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曰：「生與義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范文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是其義也。循是以往，則所謂人生者，始合於世界進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價值。否則莊生所謂天地之姿形委蛻已耳，何足選也。（蔡元培先生言行錄）

舍己爲羣（華工學校講義）

蔡元培

積人而成羣。羣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羣而危險，非羣中之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保羣，而羣將亡。則不得已而有舍己爲羣之義務焉。

舍己爲羣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羣中，羣亡則己隨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羣，羣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但羣不亡，而已先不免於亡，亦較之羣亡俱亡者爲勝。此有己之見存者也。一曰，立於羣之地位，以觀羣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於衆人所合之羣。犧牲其一而可以濟衆，何憚不爲？一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衆人。此無己之見存者也。見不同而舍己爲羣之決心則一。請以事實證之。一曰從軍。戰爭，罪惡也，然或受野蠻人之攻擊，而爲防禦之戰，則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

攻於錫比入養勇而禦敵，雖死無悔，雖曰不宜，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隸於暴政，則羅生猶死，故不憚流血而爲之。例如法國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國數年來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運動而被拘殺者若干人，臨時奮鬥而死傷者若干人，是皆基於舍己爲羣者也。三曰暗殺。暗殺者，革命之最簡單手段也。羅魁而釋徒，懲一以儆百，而流血不過五步。古者如荆軻之刺秦王，近者如蘇婆亞之殺俄帝尼科拉司第二，皆其例也。四曰爲真理犧牲。真理者，和平之發見品也。然或爲教會，君黨，若貴族之所忌，則非有舍己爲羣之精神，不敢公言之。例如蘇革拉底創新哲學，下獄而被訛，哥白尼爲新天文說，見譴於教皇，巴枯寧道無政府主義，而被囚被逐，是也。

其他如試演飛機探險南北極之類，在今日以爲敢死之事業，雖或由好奇競勝者之所爲，而亦有起於利羣之動機者，得附列之。

有恆與保守（華工學校講義）

蔡元培

有人於此，初習法語，未幾而改習英語，又未幾而改習俄語，如是者可以通一國之言語乎？不能也。有人於此，初習木工，未幾而改習金工，又未幾而改習製革之工，如是而可以成良工乎？不能也。事無大小，

器無精粗，欲其得手而應心，必經若干次之練習。苟旋作旋輟，則所習者，旋去而無遺。例如吾人坊確之時，手口無多能力，積二三年之練習，而後能言語，能把握。况其他學術之較為複雜者乎？故人不可以不有恆。

昔巴律西之製造瓷器也，積十八年之試驗而後成。蒲豐之著自然史也，歷五十年而後成。布申之習圖畫也，自十餘歲以至於老死，使三子者，不久而遷其業，亦烏足以成名哉。

雖然，三子之不遷其業，非保守而不求進步之謂也。巴氏取土器數百，屢改新鑿，屢傳新藥，以試驗之。三試而栗色之土器皆白，宜以自爲告成矣；又復試驗八年，而始成佳品。又精繪花卉蟲鳥之形於其上，而後見重於時。蒲氏所著，十一易其稿，而後公諸世。布氏初學於其鄉之畫工，盡其技，師無以爲教，猶不自足，乃赴巴黎得縱目於美術界之大觀，猶不自足，立志赴羅馬以貧故，初至佛稜斯而返，繼止於里昂，及第三次之行，始達羅馬，得縱觀古人名作，習解剖學，以古造象爲模範而繪之，假繪術畫於朋友而觀之，技乃大進。晚年法王召之，供奉於巴黎之畫院。未二年，即辭職，復赴羅馬。及其老而病也，曰：「吾年雖老，吾精進之志乃益奮，吾必使吾技達於最高之一境。」向使巴氏以三試之成績自畫，蒲氏以初稿自

畫，布氏以鄉師之所受，巴黎之所得自畫，則其著作之價值，又烏能煊赫如是？是則有恆而又不涉於保守之前例也。無恆者，東施西鑿，而無一定之軌道也。保守者，踴躍於容足之地，而常循其故步者也。有恆者，向一定之鵠的，而又無時不進行者也。此三者之別也。

圖畫（華工學校講義）

蔡元培

吾人視覺之所得，皆面也。賴膚覺之助，而後見爲體。建築，彫刻，體面互見之美術也。其有含體而取面，而於面之中，仍含有體之感覺者，爲圖畫。

體之感覺何自起？曰，起於遠近之比例，明暗之掩映。西人更益以繪影寫光之法，而景狀益近於自然。圖畫之內容：曰人，曰動物，曰植物，曰宮室，曰山水，曰宗教，曰歷史，曰風俗。既視建築彫刻爲繁複，而又含有音樂及詩歌之意味，故感人尤深。

圖畫之設色者，用水彩，中外所同也。而西人更有油畫，始於「文藝中興」時代之意大利，迄今盛行。其不設色者，曰水墨，以墨筆爲濃淡之烘染者也。曰白描，以細筆鈎勒形廓者也。不設色之畫，其感人也純以形式及筆勢。設色之畫，其感人也，於形式筆勢以外，兼用激刺。

中國畫家，自臨摹舊作入手。西洋畫家，自描寫實物入手。故中國之畫，自肖象而外，多以意構，雖名山水之圖，亦多以配賦所得者爲之。西人之畫，則人物必有概範，山水必有實景，雖理想派之作，亦先有所本，乃增損而潤色之。

中國之畫，與書法爲緣，而多含文學之趣味。西人之畫，與建築彫刻爲緣，而佐以科學之觀察，哲學之思想。故中國之畫，以氣韻勝，善畫者多工書而能詩。西人之畫，以技能及義蘊勝，善畫者或兼建築園畫二術。而圖畫之發達，常與科學及哲學相隨焉。中國之圖畫術，配始於虞夏，備於唐，而極盛於宋，其後爲之者較少，而名家亦復疊出。西洋之圖畫術，配始於希臘發展於十四十五世紀，極盛於十六世紀。近三世紀，則學校大備，畫人夥頤，而標新領異之才，亦時出於其間焉。

歐戰與哲學

蔡元培

現在歐洲的大戰爭，是法國革命後世界上最大的事。考法國革命，狠受盧梭伏爾得孟德斯鳩諸氏學說的影響。但這等學說，都是主張自由平等，替平民爭氣的，在貴族一方面，全仗向來佔據的地盤，並沒有何等學理可替他辯護了。現今歐戰，是國與國的戰爭，每一國有他特別的政策，便有他特別相關

的學說。我今舉三種學說作代表，並且用三方面的政策來證明他。

第一是尼采 (Nietzsche) 的強權主義，用德國的政策證明他；第二是托爾斯泰 (Tolstoy) 的無抵抗主義，用俄國過激派政策證明他；第三是克羅巴金 (Kropotkin) 的互助主義，用協商國政策證明他。考尼氏託克氏的學說，都是無政府主義，現在却為各國政府所利用，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呵！

古今學者，沒有不把克己愛人當美德的，希臘時代的龍辨派，雖對於普通人的道德有懷疑的論調，但也是消極的批評罷了。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有一德國人約翰·加派·斯密德 (Johann Karpov Schmitt) 發行一書，叫作個人與他的產業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es)，專說「利己論」。他說：「我的就是善的，『我』就是我的善物。善呵，惡呵，與我有什麼相干？神的是神的。人類的是人類的。要是我的就不是神的，也不是人類的。也沒有什麼真的，善的，正義的，自由的，就是我的。那就不是普通的。是單獨的。」他又說：「於我是正的就是正。我以外沒有什麼正的。就是於別人覺得有點不正的，那是別人應注意的事，於我何干？設有一事，於全世界算是不正的，但於我是正的，因是我所欲的，那我就也不必去問那全世界了。」這真是大膽的判斷呵！到十九世紀的後半起，尼采始漸漸發布他個性的強權

論，有察拉都斯道語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善惡的那一面 (Tamsais von Gut und Dose) 意
向著威權 (Der Wille zur Macht) 等著作。他把人類行為，分作兩類。凡陰柔的，如謙遜，憐愛等，都叫作
奴隸的道德。凡陽剛的，如勇敢，矜貴，活潑等，都叫作主人的道德。他所最反對的，是憐愛小弱。所以說，「
憐愛是大惡。」上帝死了，因為他憐愛人，所以死了。」他的理論，以為進化的例，在乎汰弱留強。強的
中間有更強的，也被淘汰。逐層淘汰，便能進步。若強的要保護弱的，弱的就分了強的生活力，強的便變
了弱的。弱的愈多，強的愈少，便漸漸的退化。所以他提出「超人」的名目。又舉出模範的人物，如雅典
的亞爾西德巴 (Alcibiades)，羅馬的該撒 (Caesar)，意大利的該撒波爾惹亞 (Cesare Borgia)，德國
的勒台 (Goethe)，與畢斯麥克 (Bismarck)。他又說此等超人，必在主人的民族中發生，這是屬於
亞利安人種的。他所說的超人，既然是強中的強，所以主張奮鬥。他說，「沒有工作，止有戰鬥。沒有和平，
止有勝利。」他的世界觀，所以完全是個意志，又完全是個向著威權的意志。所以他說，「沒有法律。沒
有秩序。」他的主義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為德國貴族的政府所利用，實做軍國主義。又大唱，「
意志超越一切。」(Der Wille über alles) 就是超人的主義。侵略比利時，勒索巨款，殺戮婦女，防他

生育，斷男兒的左手，防他執軍器；於選兵時，拔盡地力，焚毀村寨，叫他不易恢復，就是不憐愛的主義，條約就是廢紙，便是沒有法律的主義。統觀戰爭時代的德國政策，幾沒有不與尼氏學說相應的。不過尼氏不信上帝，德皇乃常常說「上帝在我們」，又說「上帝應對英國」，小小的不同罷了。

與尼氏極端相反的學說，便是託氏。託氏是篤信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的儀式，完全不要，單提倡那精神不滅的主義。他編有福音簡說十二章，把基督所說五戒反復說明：第一是絕對的不許殺人，第四是受人侮時不許效尤報復，第五是博愛人類，沒有國界與種界。他的意思，以為有人侮我，不過辱及我的肉體，並沒有辱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污點，我狠憐惜他罷了，若是我用著用眼報服，用手報手的手段去對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的精神也污蔑了，所以有一條說：「有人侮你，你就自己勸他，勸了不聽，你就請兩三個人同勸他，勸了又不聽，就再請公眾勸他，勸了又不聽，你只好恕他了。」這是何等寬容啊！新約福音書中曾說道：「有人掌你右頰，你就把左頰向著他，有人奪你外衣，你就把裏衣給他。」這幾句話，有「成人之惡」的嫌疑，所以託氏沒有採入簡說中。託氏抱定這個主義，所以絕對的反對戰爭，不但反對侵略的戰，並且反對防禦的戰，所以他絕對的

聽人不要當兵。他曾與中國一個保守派學者通訊，大意說，中國人忍耐的許久了，忽然要學歐洲人的暴行，實在可惜，云云。所以照託氏的眼光看來，此次大戰爭，不但德國人不是，便是比法俄英等國人都都沒有是處。託氏的主義，在歐洲流行頗廣，俄境尤甚。過激派首領列寧（Lenin）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託氏相同，自然也抱無抵抗主義，所以與德人單獨講和，不願與協商國共同作戰了。在協商國方面的人恨他背約，在俄國他黨的人恨他不愛國，所以詆他為德探。但列寧意中本沒有國界，本不能責他愛國；至於他受德國人的利用，他也知道。他曾說，「軍事上雖為德人所勝，主義上終勝德人。」就說，他的主義，既在俄國實演，德國人必不能不受影響，這是他的真心話。但我想，託氏的主義，專為個人自由行動面設；若一國的人，信仰不同，有權的人把國家當作個人去試他的主義，這與託氏本義衝突。過激派實是誤用託氏主義，後來又用兵力來壓制異黨，乃更犯了託氏所反復說明之第一第四兩戒了。

現在誤用託氏主義的俄人失敗了，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不久也要失敗了，最後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互助主義，是進化論的一條公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本堂

有競存與互助兩條假定義。但他所列的證據，是競存一方面較多，繼達氏的學者，遂多說互助的必要。如前舉尼氏的學說，就是專以互助為進化條件的。一千八百八十年頃，俄國雖彼得堡著名動物學教授開勒氏 (Kowalew) 於俄國自然科學討論會提出「互助法」，以為自然法中，久存與進步，並不在互競而實在互助。從此以後，愛斯彼奈 (Eschsch)，賴耐奈 (L. L. Tanssens)，布耐爾 (Louis Buchner)，沙克爾 (Huxley)，德普蒙 (Henry Drummond)，蘇退隆 (Sutherland)，諸氏都有著作，可以證明互助的公例。克氏集衆說的大成，又加以自己歷史的研究，於一千八百九十年公布動物互助的公例，於九十一年公布野蠻人的互助，九十二年公布未開化人的互助，九十四年公布中古時代自治都市之互助，九十六年公布新時代之互助，於一千九百〇二年成書。於動物中列舉昆蟲鳥獸等互助的證據，此後各章，從野蠻人到文明人，列舉各種互助的證據；於最後一章列舉同盟罷工，公社，慈善事業種種實例。較之其他進化學家所舉「互競」的實例，更為繁密了。在克氏本是無政府黨，於國家主義，本非絕對贊同，但互助的公例，並非不可應用於國際。歐戰開始，法比等國平日抱反對軍權主義的，都願服兵役以禦德人。克氏亦常宣言，主張以羣力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後來德國運動俄法等國單獨講和。

克氏又與他的同志，叫作「開明的無政府黨」的聯合宣言主張非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不可講和。可見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聯合衆弱，抵抗強權，叫強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與人如是，即亦與國與如是了。現今歐戰的結果，就給互助主義增了最重大的證據。德國四十年中，擴張軍備，廣布間諜，侵略政策，本人人皆知的了。且英法等國均自知單獨與德國開戰必難幸勝，所以早有英法協商，俄法協商等預備，就是互助的基本。到開戰時，德國首先破壞比國的中立，那時比國要是用託氏的無抵抗主義，竟讓德兵過去，攻擊法國，英法等國難免措手不及了。幸而比國竟敢與德國抵抗，使英法等國有從容預備的時期。俄國從奧國與東普魯士方面竭力進攻，給德國不能用全力攻法。這就是互助的起點。後來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更有美國加入，輸軍隊，輸糧食，東亞方面，有日本艦隊巡弋海面，有中國工人到法國助製軍火。據這些互助的事實，總能把德人的軍國主義逐漸打破。現在德人已承認美總統所提議的十四條，又允撤退比法境內的軍隊。互助主義的成效，已經彰明較著了。此次平和以後，各國必能減殺軍備，自由貿易，把一切互競的準備撤消，將合全世界實行互助的主義。克氏當尙能目睹的。照此看來，歐戰的結果，就使我們對於託氏克氏三種哲學，很容易辨別了。我國舊哲學中，國

尼氏相類的，止有列子的楊朱篇，但並非楊氏「爲我」的本意。（拙作中國倫理學史中曾辯過的。）託氏主義，道家儒家均有道及的，如曾子說的「犯而不校」，孟子說的三「自反」，老子說的「三寶」，是狠相近的。人人都說我們民族的積弱，都是中了受這種學說毒，也是「持之有故」。我們尙不到全體信仰精神世界的程度，止「可用各尊所聞」之例罷了。至於互助的條件，如孟子說的「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普通不常說的「家不和，被隣欺」，「羣策羣力」，「衆擎易舉。」都是狠對的。此後就望大家照這主義進行，自不愁不進化了。（新青年）

對於北京大學學生全體參與慶祝協商戰勝提燈會之說明

蔡元培

人者，羣性的動物也，不能孤立而生存，動必以羣。羣有大小，小羣常包於大羣。大羣之休戚，常即爲小羣及小羣以內分子之休戚。學校羣之小者也，不能外於較大之羣之國家。尤不能外於最大之羣之世界。世界之休戚，國家之休戚隨之。國家之休戚，學校之休戚隨之。學校之休戚，學生之休戚隨之。

世界大戰爭開始以來，吾國之受其影響者何若，南北戰事之延長也，實業之停頓也，金融之恐慌也，

皆其徵也。其在吾校，則經費之支絀也，書籍儀器之騰貴而缺乏也，游學之困難也，何一非世界大戰爭之影響，諸生固已身受之而厭苦之。

向使德國竟占勝利，而軍國主義，橫行世界，則我國之命運將如何？其影響於我校者如何？影響於諸生者如何？諸生試以數月前全體赴總統府請願之事，比例而推想之，恐有什百倍於薩日之恐慌者。

幸而正義果勝強權，協約國竟占最後之勝利。外之既暫紓侵略之禍，內之亦已殺主戰之欲，我國已有一線生機。苟世界平和會議中，法國之人權宣言，美總統之締和條件，果能實行，則限制軍備，自由通商，全世界皆有熙熙曠曠之象。以我國人工之衆，物產之饒，實業必且大興。不惟國民均受其福，而教育界之發展，寧可限量。諸生苟果有世界眼光，有國家觀念，對於此次協約國之勝利，宜如何憧憬鼓舞。即使僅爲本校前途個人學業起見，亦應抱如何樂觀耶？

且學校之中，以課程爲第一義。教育部之所以允放假三日者，豈真犧牲此三日中教室，實驗室，研究所之課程，以供諸生飲食微逐，逛市場，入劇院，作無聊之消遣已耶？夫亦願諸生獲得較深刻之印象，得以放開世界眼光，促起國家觀念，無形之訓練，有較二十餘時間之課程爲重要者，故毅然行之耳。而此

無形訓練之燒點，即以提燈會代表之。諸生對於此舉，宜如何熱心，始得不辜負此三日間之所犧牲耶？且使一校之中，有一二人焉，明知他校全體整齊愉快之狀況，而忍使本校不免有缺點焉；又或一班之中，有一二人焉，明知他班全體整齊愉快之狀況，而忍使本班不免有缺點焉；此其人卽不屑以世界眼光國家觀念等繩之，而第卽其對於本校及本班之無情，亦必爲同班諸生所不齒。故本校不復爲按名稽核之舉，而僅計何班是否全到。苟有規避不到者，請本班同學自檢舉之，然後施以相當之懲戒。同班諸生，決不恕此無情之同學而爲之容隱，此本校職員所深信不疑者也。（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吾儕何故而欲歸國乎（旅法學界西南維持會之通告）

蔡元培

吾同僑暑假期間方爲種種之預備，而列強忽然宣戰；歐洲文化，暫隱於槍林彈雨之中。吾同學中遂有於此時期倡歸國之說者，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夫多聞多見，次於上智，觀蹟觀動，乃知天下。此次戰局，爲百年來所未有，不特影響所及，人權之消長，學說之抑揚，於世界文明史中必留一莫大之紀念；而且社會之組織，民族之心理，其緣此戰禍而呈種種之變態者，皆足以新吾人踏常習故之耳目，而資其研究。故使吾人稍稍蓋好奇之心，有濟勝之具，雖在閭里，猶將挾策囊橐，爲泰西之遊；而乃不先不後，會

逢其適者，轉謀引避，是何故耶？其有一二修業已畢，歸計早定，不因時局而中變，則亦已耳。乃留學未久者，亦忽爲禍所驅而東去，是何故耶？英京安全如故，瀕於危險者，比法一隅耳。法國西南諸省，優足爲比法同學暫避之所，何所謂危險者？至於地中海之戒嚴，膠州灣之攻斃，與夫船少人稀，霍蒸致疾，及停船久待之慮，歸國者之危險，寧減於留歐者耶？將曰：恐旅費之不給耶？國內之匯寄，使館之借墊。其道正多。鄰日無款，則歸國之資何自而來耶？以留法同學之經驗，共同生活月費七十佛郎而已足。至於歸國川資，其數則巨，若移爲留居之費，少則數月，多則年餘。豈猶虛戰局之不終而學費之不以繼絀耶？將爲戰端既開，恐學校不復開課，避學之目的終不能達，不得不廢然而返耶？近一二月，正在暑假期內，學校之停課也。以此。有暑假既畢而戰禍未竣，在逼近戰線諸地，雖未能尅期開學，而安全之地，如西南各省，則專門普通諸校，必皆開課。法教育都言之矣。其他諸省，可以類推。若乃暑假將終，貿然返國，則即使方能再來，而入校之期，不免延誤。其絀於川資者，所不待言。所冀棄避學之目的者，果誰任其咎耶？然則由各方面觀察之，歸國之說，言之既不成理，而持之亦非有故，殆發於一時之感情而決非審思熟慮而具之者。去留之間，關於學問之進退者甚大。願諸同學審思而熟慮之，勿避爲一時之感情所動也。（蔡元

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

蔡元培

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舉動，都實質得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這個學會的會員，現又發起一個工讀互助團，他的宗旨與組織法，都非常實質。要是本著這個宗旨推行起來，不但中國青年求學問題有法解決，就是全中國最重大問題，全世界最重大問題，也不難解決，這真是大有希望的。不過我覺得讀字不如學字的好，所以用學字。

請先講工字，西人有句格言，「人不是為食而生，是為生而食的。」我仿他的語調造一句，「人不是為生而工，是為工而生的。」有一種作工的人，自己說是「謀生」，彷彿是為生而工的憑據。但這是經濟界病的現狀，決非全部的人生觀。要是人僅僅為生而工，那末，石器時代的工作很可以謀生，何必進而作銅器作鐵器呢？游牧的民族至今尚存，何必進而為農業工業呢？就說是實業的工作都是有益於生存的，何必又進而為純粹的科學哲學與美術呢？且如古語「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人到能工的時候，斷沒有再活百年的，為什麼要作「百年之計」呢？文學家美術家的著作

往往受同時人的揶揄，非笑，直到死後幾十年幾百年，纔受人崇拜。他們爲什麼要作這種工呢？試驗藥品，試驗飛機飛機，探南北極，到荒僻地方採集博物標本，到野蠻社會考察野蠻民族狀況，往往失了生命；科學家的新發明，哲學家的新主義，受舊社會反對，也往往失了生命。他們爲什麼要冒險作工呢？所以知道工是人生的天資，出於自然的衝動，決非是爲生活的慾望強迫而成的。

人類以外的動物都能作工，昆蟲中蜂蟻的工作是程度最高的。但他們一代傳一代總是這樣，是全靠本能的緣故。又如鸚鵡鸚鵡也能仿效人言，但他們聽一句說一句，不能變化，這還是本能的作用。人的作工是一時有一時的變化，一代有一代的進步。因爲人能學，所以學是工的預備，但是學與工有直接的，有間接的，有間接而又間接的。譬如學洗衣，學編織，學煮飯，學刷印，學製造小工藝，學販賣報紙及坐板（這都是工讀互助團先擬試作的工），是直接的。因這種工作上材料的關係，想研究礦物學與生物學；因動作的關係，想研究力學；因顏色色彩與化合物化的關係，想研究光學化學；因計算的關係，想研究數學，經濟學；因視覺味覺的關係，想研究心理學；因美觀的關係，想研究美學；因實際的關係，想研究社會學；這是間接的。又如爲滿足求真的志趣，與預備高深的工作，想研究純粹的科學哲學；

爲滿足審美的興味，與調劑機械性工作的厭倦，想研究文學及圖畫雕刻音樂等美術；是間接而又間接的。在工學互助團中除每日工作四時外，均可來學，是很方便的。

小工業的時代各作各的工，成績是有有限；後來分工細了，工業大大的進步；這是互助的效果。從前勞工與資本家反對，勞工總是失敗；後來同業的勞工聯合起來，一國中各業的勞工聯合起來，各國各業的勞工聯合起來，資本家不能不讓步了；這也是互助的效果。但是資本家與勞工還是對待，還是互競，所以工業上還免不了苦況。也有人說，貧富不平等的原因，就在教育不平等。一部分的人可以受高等教育，在學術上有點兒貢獻，但不是獨學便能成功，是衆多少師友的助力。況且學術爲公，政治上雖然有國界，學術研究沒有國界，所以能達到現在的程度；這是互助的效果。續是研究學術竟還是少數；有許多人進了小學不能進中學，進了中學不能進大學，少了許多人研究，學術的發展自然也受了限制。要是經濟的組織大大改變，全世界做成一個互助團體，全世界的人沒有不是勞工，那工作的時間，一定都可以減少，那求學的機會，一定都可以平等，豈不是現在世界最難解決的問題，一切解決，成了最幸福的世界麼？

凡事空話總不如實行，大的要從小的做起。要是我們空談世界主義，一點沒有實行的預備，柏拉圖的「共和國」已經發表了三千年，不是至今還沒有實現麼？現在少年中國學會的工學互助團，是從小團體腳踏實地的做起。要是感動了全國各團體都照這樣做起來，全中國最重大問題也可解決。要是與世界各團體連合起來，統統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問題也統統解決了，這豈不是最大的希望麼？（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北京大學二十二週年開學式之訓詞

蔡元培

今日爲北京大學第二十二年的開學日。新到諸生，差不多占四分之一，本來舊生所知道的，也當爲新生申說大概。況此次學潮以後，外邊頗有謂北京大學學生專爲政治運動，能動不能靜的。不知道本校學生，這次的加入學潮，是激於一時的愛國熱忱，爲特別活動，一到研究學問的機會，仍是常鎮靜的外邊流言，實是誤會。但是我們也不可不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打算。所以我現在把北京大學的教育方針說說，不但給新生指示趨向，也是爲舊生提醒一番的意思。

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

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煞資格，也不是硬配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爲要達上文所說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他，這種標準，雖不是一時就能完全適合，但我們總是向這方面進行。又如圖書雜誌儀器標本，研究學理上所必不可少的，我們限於經費，雖不能一時購置完善，但也是逐年增加的。且既然認定大學是研究學理的機關，對於純粹學理的文理科，自當先作完全的建設。我們因文理科尚有許多門類，爲經費與地位所限，不能一時並設，所以乘北洋大學同是國立，同有土木工科，採礦冶金科的關係，把工科歸併北洋。即用工科的經費與教室實驗室，來擴充理科的一部分。研究學理，不可不屏除分心的嗜好，所以本校提倡進德會，對於嫖賭的惡習，官吏議員的迷動，是惡爲戒律的。研究學理，必要有一種活潑的精神，不是學古人「三年不窺園」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體育會音樂會書畫研究會等，來瀟發心靈。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儘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胸，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

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望諸君特別注意。

抑本校很願多延各國碩學來校講授，惜機會很不易得，今年適值杜威博士來華游歷，本校得博士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允許，得請博士留華一年，在本校講授哲學，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所以今日特請博士演說，並先為紹介。（蔡元培先生言行錄）

國立北京大學校旗圖說

蔡元培

各國的國旗，雖然也有採用天象、動物、王冠等等圖案，但是用色彩作符號的占多數。法國三色旗，說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的符號，是最彰明較著的。我國國旗用五色，說是表示五族共和，也是這一類，我們現在所定的校旗，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是縱列的白色，又於白色中間綴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圈，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

我們都知道：各種色彩，都可用日光七色中變色化成的。我們又都知道：日光中七色，又可用三種主要色化成的，現在通行三色印刷術，就是應用這個原理。科學界的關係，也是如是。世界事物，雖然複雜，總可以用科學說明他們；科學的名目，雖然也很複雜，總可以用三類包舉他們。那三類呢？第一，是現象

的科學，如物理，化學等等；第二，是發生的科學，如歷史學，生物化學等等；第三，是系統的科學，如植物，動物，生理學等等。我們現在用紅藍黃三色，作這三類科學的符號。

我們都知道：白是七色的總和，自然也就是三色的總和了。我們又都知道：有一種哲學，把種種自然科學的公例貫串起來，演成普遍的原理，叫作自然哲學。我們又都知道：有幾派哲學，把自然科學的原理，應用到精神科學，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統統貫串起來，如英國斯賓塞爾氏的綜合哲學，法國孔德氏的實證哲學，就是這種哲學，可以算是科學的總和，我們現在用總和七色的白來表示他。

但是人類求知的慾望，決不能以綜合哲學，與實證哲學為滿足，必要侵入玄學的範圍。但看法國當實證哲學盛行以後，還有別格選的玄學，很受歡迎，就可算最顯的例證了。玄學的對象，叔本華叫他作「沒有理解的意志」，斯賓塞爾叫他作「不可知」，哈特曼叫他作「無意識」。道家叫作「玄」，釋家叫作「涅槃」，總之，不能用科學的概念證明，全要用玄學的直接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們用沒有顏色的黑來代表他。

大學是包含各種學問的機關；我們固然要研究各種科學，但不能就此滿足，所以研究融貫科學的

哲學；但也不能就此滿足，所以又研究根據科學而又超絕科學的玄學。科學的範圍最廣；哲學是窄一點兒；玄學更窄一點兒。就分門研究說：研究科學的人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就一人經歷說：研究科學的時間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所以校旗上面，紅藍黃三色所占的面積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這就是國立北京大學校旗所以用這幾種色，而這幾種色所占面積又不相同的緣故。（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學風雜誌發刊詞

蔡元培

今之時代，其全世界大交通之時代乎？昔者，吾人以我國爲天下，而西方人亦以歐洲爲世界。今也，區域漸化，吾人既已認有所謂西方之文明，而彼西方人者，雖以吾國勢之弱，習俗之殊特，相與鄙夷之，而不能不承認爲世界之一分子。有一世界博覽會焉，吾國之製作品必與列焉。有大學焉，苟其力足以包羅世界之學術，則吾國之語文歷史恒列爲一科焉。有大藏書樓焉，苟其不以本國之文字爲限，則吾國之圖籍恒有存焉。有博物院焉，苟其宗旨在於集殊方之珍異，攝人類之真相，則吾國之美術品，苟非美術品必在所搜羅焉。此全世界大交通之證也。

雖然，全世界之交通非徒以國爲單位，爲國際間之交涉而已。在一方面，吾人不失其爲家庭或民族或國家之一分子，而他方面則又將不爲此等種種關係所圍域，與一切人類各立於世界一分子之地位，通力合作，增進世界之文化。此今日稍稍有知識者所公認也。夫全世界之各各分子，所謂通力合作以增進世界之文化者，爲何事乎？其事固不勝舉，而其最完全不受他種社會之圍域，而合於世界主義者，其惟科學與美術乎？（科學兼哲學言之。）法與德世羅也，哲學文學之書互相傳譯，音樂圖畫之劇互相推重焉。猶太人基督教國民所賤視也，遠之若斯賓諾莎之哲學，哈納之詩篇，近之若愛里希之哲學，布格遜之玄學，蔡焉推之。其他猶太人之積學而主踴躍於各國大學者，指不勝屈焉。波蘭人亡國之民也，遠之若哥白尼之天文學，米開維之文學，近之若居梅禮之化學，推服者無異詞焉。而近今之以文學著者尙多，未聞有外視之者。東方各國歐洲人素所歧視也，然而法國羅科科時代之美術，中國風評鑒者公認之。意大利十六世紀之名畫，多視遠景於人物之後，有參用中國宋元之筆意者，孟德傑言之。二十年來歐洲之圖畫受影響於日本，而抒情詩則受影響於中國，尤以李太白之詩爲甚，野該述之。歐十八世紀之唯物哲學受中國自然教之影響也，十九世紀之厭世哲學受印度宗教之影響也，柏魯

孫言之。歐洲也，印度也，中國也，其哲學思想之與真理也，以算學喻之，猶三座標之同繫於一中心點也，加察林演說之。其平心言之如此，故曰科學美術完全世界主義也。

方今全世界之人口，號千五百兆而弱，而中國人口，號四百兆而強，占四分之一，有奇，其所居之地，則於全球陸地五千五百萬方里中，占有四百餘萬方里，占十四分之一，其地產之豐腴，氣候之調適，風景之優秀而雄奇，其歷史之悠久，社會之複雜，古代學藝之足以爲根柢，其可以供獻於世界之科學美術者，何限？吾人試捫心而自問，其果有所供獻否？彼歐洲人所謂某學某術受中國之影響者，皆中國古代之學術，非吾人所可引以解嘲者也。且正惟吾儕之祖先，在交通較隘之時期，其所作述，尙能影響於今之世界，歷千百年之遺傳，以底於吾人，乃僅僅求如千百年以前所盡之責任，而尙不可得，吾人之無以對世界，伊於胡底耶？且使吾人姑退一步，不遽責以如彼歐人能擴其學術努力於生活地盤之外，僅卽吾人生活之地盤，而核其學術之程度，則吾人益將無地以自容。例如中國之地質，吾人未之測繪也，而輸入李希和爲之。中國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而荷蘭人格羅爲之。中國之古物，吾人未之有系統之研究也，而法人沙望英人勞斐爲之。中國之美術史，吾人未之試爲也，而英人布梭爾愛鏗，法人白羅克

總人孟德堡爲之。中國古代之飾文，吾人未之疏證也，而德人 賀斯曼，及瑞士人 讓脫爲之。中國之地理，吾人未能準科學之律實以配錄之也，而法人 若可侶爲之。西歐之地理風俗，及古物，吾人未之詳考也，而瑞典人 海丁 葛二十餘年之力，考察而配錄之。辛亥之革命，吾人尙未有原原本本之紀述也，法人 什乃爲之。其他數世界地理，通世界史，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學史，世界哲學史，莫不有中國一部分焉。厄人不治厄，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尙自命爲世界之分子者，寧得不自愧乎？

吾人徒自愧無補也。無已，則願謀所以自盡其責任之道而已。人亦有言，先秦時代，吾人之學術較之歐洲諸國今日之所流行，業已具體而微；老莊之道學，非哲學乎？儒家之言道德，非倫理學乎？荀卿之正名，墨子之大取小取，以及名家者流，非今之論理學乎？墨子之經說，非今之物理學乎？爾雅本草，非今之博物學，藥物學乎？樂記之言音律，考工記之言符籙，不猶今之所謂美學乎？宋人刻象爲楮葉，三年而後成，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辨也，不猶今之雕刻乎？周客畫筵，樂十版之籟，八尺之闔，以日始用時加之，其上而以之，變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不猶今之所謂油畫乎？歸而求之，有餘師，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吾儕其以復古相號召可矣。奚以輕家雞，賈野鷲，行萬里路，而遊學爲？

雖然，西人之學術所以達今日之程度者，自希臘以來，固已積二千餘年之進步而後得之。吾先秦之文化無以遠過於希臘，當亦吾同胞之所矧許也。吾與彼分道而馳，既二千餘年矣，而始有羨於彼等所等之一境，則循自然公例，取最短之途徑以達之可也。乃曰吾必舍此捷徑，以二千餘年前之所謂爲發足點，而奔秩絕塵以追之，則無論彼我速率之比較如何，苟使由是而彼我果有同等之一日，我等無益於世界之耗費，已非巧歷所能計矣。不觀日本之步趨歐化乎？彼固取最短之徑者也。行之且五十年，未敢曰與歐人達同等之地位也。然則吾即取最短之徑以往，猶懼不及，其又堪迂道焉？且不觀歐洲諸國之互相師法乎？彼其學術，固不失爲對等矣，而學術之交通有加無已。一國之學者有新發明焉，他國之學術雜誌競起而介紹之。有一學術之討論會焉，各國之學者相聚而討論之。本國之高等教育既有完備之建設，而遊學於各國者實繁有徒。檢法國本學期大學生統計，外國留學者，德國二百四十人，英國二百十四人，意大利五百十四人，奧匈百三十五人，瑞士八十六人，俄國三千一百七十六人，北美合衆國五十四人。又觀德國本學期大學生統計，外國留學者，法國四十八人，英國百五十人，意大利三十六人，奧匈八百八十七人，瑞士三百五十四人，俄國二千二百五十二人，北美合衆國三百四十八人。其在德

種高等專門學校，及僅在大學旁聽者，尙不許焉。其他教員學生乘校假而爲研究學術之旅行者尙多有之。法國且設希臘文史學校於雅典，拉丁文史學校於羅馬，以爲法國青年博士研究古人之所設。美術學校於羅馬，俾巴黎美術學校高才生得於其間爲高生之研究，學術同等之國，其轉益多師也如此。其他則何如乎？故吾人而不聽歐洲之學術爲有價值也則已耳，苟其認之，則所以急取而直追之者固有其道矣。

或曰吾人之吸收外界文明也，不自今始。昔者印度之哲學吾人固以至簡易之道得之矣，其高僧之渡來者，吾歡迎之，其經典之流入者，吾翻譯之。其間關跋沙親至天竺者，蔡愔蘇物法顯玄奘之屬摩厲敦人耳。然而漢唐之間，儒家道家之言均爲佛說所沒入，而梵篆雕塑圖畫之術，皆大行印度之風，書家之所揮寫，詩人之所飄詠，多與佛學爲緣。至於宋代則明爲闡佛，而其學術受佛氏之影響者益以深遠。蓋佛學之輸入我國也至深博，而得之之道則至簡易。今日之於歐化，亦若是則已矣。

雖然，歐洲之學術非可以佛學例之，佛氏之學非不固深，然其範圍以哲學之理論爲限，而歐洲學術則科目繁多，一科之中所謂專門研究者，又別爲種種之條目，其各條目之所資以研究而參考者，非特

不勝其繁，而且非淺嘗者之所能卒爾而達譯也。且佛氏之學，其託於語言文字者已有太涉迹象之嫌，而歐洲學術則所資以傳習者乃全恃乎實物。最近趨勢，即精神科學亦莫不日傾於實驗。儀器之應用，不特理化學也，心理教育諸科亦用之。實物之宗教不特博物學也，歷史人類諸科亦尚之。實物不足，濟以標本，標本不具，濟以圖畫，圖畫不周，濟以表目。內革羅人之歌，以蓄音器傳之，羅馬之壁畫，以幻燈攝之，莎士比亞所演之嘉劇，以模型表示之。其以具體者補抽象之語言如此。其他陳列所、博物院、圖書館種種參考之所，又復不勝枚舉。是皆非我國所有也。吾人卽及此時而設備之，亦不知經幾何年而始幾於同等之完備，又非吾人所敢懸揣也。然則，吾人卽欲憑多數之譯本以窺歐洲學術，較之遊學歐洲者，事倍而功半，固已了然。而況純粹學術之譯本，且求之而不可得耶？然則，吾人而無志於歐洲之學術則已，苟其有志，舍遊學以外，無他道也。

且吾人固非不勇於遊學者也。十年前，留學日本者達三萬餘人。近雖驟減，其數聞尙逾三千人。若留歐之同學，則合各國而計之，尙不及數三分之一也。豈吾人勇於東渡，而怯於西游哉？毋亦學界之通閉，旅費之豐贍，有以致之；日本與我同種同文，兩國學者常相與結文字之因緣，而彼國書報之輸入所

謂游學指南，旅行案內之屬，不知不識之間，早留印象於腦海，一得機會，則乘輿而赴之矣。於歐洲則否，歐人之來吾國而與吾人相習熟者，外交家耳，教士耳，商人耳，學者甚少。卽有績學之士旅行於吾國者，亦非吾人之所注意。故吾人對於歐人之觀察，恒以粗鄙近利爲口實，以爲彼之所長者鎗砲耳，繼則曰工器耳，其最高者則曰政治耳。至於道德文章，則殆吾東方之專利品，非吾人之所知也。其或不囿於此類之成見，而顧一窮其底蘊，則又以費細爲言。以爲歐人生活程度之高，與日本大異，一年旅費非三倍於東游者不可，則又廢然而返矣。

方吾等之未來歐洲也，所聞亦猶是耳。至於今日則對於學海之闊深，不能不爲望洋向若之歎。而生活程度，單儉學會之所計畫，亦無以大過於日本。未嘗不歎息於百聞不如一見之良言也。夫吾人今日之所見，既大殊於曩昔之所聞，則內國同胞之所聞，其有殊於吾人之所見，可推而知。鹿得草草以爲美食，則呦呦然相呼而共食之。田父負日之暄而暖，以爲人莫知者，則願舉而獻之於其君。吾儕既有所見，不能不有以報告於內國之同胞，吾儕之良心所命令也。以吾儕涉學之淺，更事之不多，歐洲學界之真相，爲吾儕所窺見者殆不遑萬之一。以日方財力之有限，舉吾儕之所窺見所能報告於同胞者，又殆不

達百之一。然則吾儕之所報告者不能有何之價值，吾儕固稔知之。然而吾儕之情決不容以自己是則吾儕之所以不自慙其尠陋，而有此學風雜誌之發刊者也。（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勤工儉學傳序

蔡元培

孟子有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蓋吾人一身之需要，未有不借他人所作之工以供給之者。願吾人何以能受此供給而無愧？曰：吾人所用之工，亦所以供給他人之需要，通功易事。惟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神農之教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苟有一人焉，舍其功而弗事，則人類之中，必有受其弊者。是以作工爲吾人之天職。

洒掃，至簡單之工也，而管子弟子職篇著其法，農圃，至普通之工也，而孔子自謂不知老農者圃。工無大小，無繁簡，鮮有不學而能者。故自古有師徒傳授之制。而今之實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幾舉吾人所作之工而一一爲教授之設備，是學而後工也。且古諺有之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習於工者，往往能自出新意，符同事理。吳士德因煮水而悟蒸氣之理，福格林因修藥而窺化學之奧，比爾因織布而

楮印花布之術，工之中自有學在也。然則吾人當作工時代，固已有預備之學力，而且卽工卽學，隨在卽是，以無待他求焉。雖然，學之範圍至廣大，決非一工之能賅，而吾人嗜學之性，亦決不能以學之直接隸屬於工者爲限。吾之作工，必以物質爲原料，則礦學生物學及化學之所關也；吾之作工必以力，則重學、樞器學之所關也；吾之工必有數量，則數理之所關也；吾之工必有形彩，則美學之所關也；吾之工所以應他人之需要，則生理心理人類社會學之所關也。蓋學之不屬於工而與工有密切關係者，所在皆是；吾苟擇其性之所近者而隨時研究之，其能裨益於吾工者，決非淺鮮，而且令吾人作工之時，亦增無窮之興趣。此決非吾人所可忽視也。又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飢食渴飲，可以度日矣；而其理之飢渴，或甚於飲食。好好色，惡惡臭，足以表情矣；而美感之衝動，有逾於色臭。列如發拉第業訂書，而特注意於書中之電學；都耐業理髮，而好以其暇練習精事。電學之於釘書，繪學之於理髮，若不相涉也，而好學也若是。吾國古人有以種匠而談易者，有以餅師而吟詩者。易之於種，詩之於餅，若不相涉也，而好學也若是。則吾人之於卽工卽學以外，又不能無特別之學問，不可誣也。

雖然，通功易事，最完全之洞，如吾人理想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者，尙未能見諸實行也。現今

社會之通工易事，乃以工人之工作，取得普通之價值，而後以之贖吾之所需。兩者之間，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於是以吾工之所得，身一切之需要，常備備然恐其不足焉。吾人於是濟之以勤。勤焉者，冀吾工之所得，倍獲於普通；而始有餘力以求學也。顧勤之度終有際限，而學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則其道又窮。吾人於是又濟之以儉。儉焉者，得由兩方面實行之。一則於吾人之日用，務樽節其不甚要者，使有以應用於學而不匱。弗拉客蒙欲赴羅馬而習造像，與其妻日節衣食之費，五年而旅費乃足。律賓斯敦執業棉廠，而研究拉丁文及植物學醫學，所得工資，從不妄費，而悉以購書。是其例也。一則於學問之途，用其費省而事舉者。書籍，學者所需也，吾力能購則購之，否則如伯拉克之以一水銅兩塞表治數學，弗具孫之以人，可也。儀器，學者所需也，吾力能購則購之，否則如伯律敦之借用於書肆，吳爾之借鈔於友，魁一方珠一串治星學，可也。勤於工作而儉於求學如是，而猶不足以達吾好學之願的，當有是理耶？

昔者李石曾齊世山諸君之創設豆腐公司於巴黎也，設為以工變學之制，試之有效，乃提倡儉學會。儉學會者，專持以儉求學之主義者也。而其中有并價於儉學之資者，乃兼工以濟學。其與豆腐公司諸君，雖有偏重於學及偏重於工之殊，而其為工學兼營則一也。繼豆腐公司而起者，有地狹泊（人造赫）

厥諸君人數漸增，範圍漸廣。於是李廣安張秀波齊雲卿諸君，按實定名，而有勤工儉學會之組織。由此勤於工作而儉以求學之主義，益確實而昭彰矣。

李石什君又有見於勤工儉學會之舉，由來已久，而其間著名之學者，各具有複雜之歷史不朽之精神，類皆足以資吾人之則效，而鼓吾人之興會，爰採取而演述之，以爲勤工儉學傳，月刊一冊，華法對照，俾前者於修養德性之餘，兼得研尋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僅據事直書，而且於心跡障蔽之間，觀察異同之點，悉之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證明之，使勤工儉學之本義，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誤，意至善也。余既讀其所述樊克林數來爾盧梭諸傳，甚贊同之，因以所見述勤工儉學會之緣起及其主義以爲之序。時民國四年十月三十日也。蔡元培（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

蔡元培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僞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作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紀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

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容易多了。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纔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源；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現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為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遵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迹，便是從老子到韓非，古人畫分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著

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廢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蔡子民先生書行錄）

當代
名人
新文選
中卷

青年與工具

吳敬恒

坐吾於一室之中，悠然四顧，惟吾此身，與相對之一貓，及窗前之樹，爲天然品；餘則上榻下席，筆硯几案，衣飾櫥屨，藉藉之極，支樹之概，皆非天然所能有，概稱之曰人爲品；蓋莫不一一皆造自人也。苟其無人，則此榻此席，此筆硯此几案，此衣飾櫥屨，與夫此褥此楹，皆無從出現；貓則藉草，樹則枕石，皆在山川雲物邇邇回盪之中，生活於天造之草昧而已；縱亦有黠鼠之穴，鳥築之巢，蜂成之窠，蟻聚之垤，稍與大造爭別異之觀，亦止點綴於天然品之間；非能相對爲物，有兩大之勢，有如今日人爲品之聳塔於高峯，建市於平原，連橋於巨川，經軌於大陸，一若山川雲物，必待城郭舟車，共組而爲世界也。然則吾人言人事，所可表異於天然之界者，惟此世界相待以爲組織成分之人爲品而已。

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之一人，惟認物質文明爲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發揮，則堅信無疑。幸福者果何物乎？幕吾以天，席吾以地，纏籐葉於吾身，坐山石之上，歌聲出金石，固何歡乎精神完固之我，而不認

爲有一種高尚之幸福；但此種幸福，皆在物質備具，充養吾之精神，已使演進而有餘，而後偶任吾個體之返本自適，遂有若天地甚寬，其樂反未央耳。若真在簾葉纏身之世，共暮於天，共席於地之同胞，皆苦饑寒之不供，吾纏吾身，懷實卽罪，殺身之慘，可以區區章身之簾葉，安在而能如戒約完具，盜賊屏遠之人境，有晏然之山石可坐，卽非出於人與人之相害，以簾葉自纏，苟焉生活之人功，豈能使蛇龍咒虎，斂迹深林，而多乾淨可坐之山石；而且歌則有思，哭則有懷，縱原人亦自有嗚嗚之天趣，然安在所謂盤出金石者，而崇簡冊不富，標緇不具之人類，足生吾人代爲設想之繁感；是則吾人理想中高尚之幸福，一若全發揮於精神者，亦幾幾乎實由物質文明伸縮之區域，爲其發揮弛張之區域耳。且認識幸福於自身，由儼然不敢備物之天德，覺與物質文明之進退無關；倘推舉吾爲幸福之製造家，則吾將造蛇龍咒虎交相騰躍之山石，而坐吾同胞於上，爲盡職乎？抑將張羅設阱，驅蛇龍咒虎而遠行，潔災害不生之山石以坐之乎？循此以推，將使終年露坐於山石之上，與嚴霜畏日，爭烈於朝暮乎？抑將斂之編茅伐竹，蔽山石之半，俾可朝坐而暮息，晴出而雨休乎？一一備物無休，而物質文明，遂與人類幸福，相驅而並進，於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巨大成分之物質文明；吾視整然吾榻，潔然吾席，對精良之筆硯，馮堅適之几案，

衣輪播屨，莫不周體，備藉藉於褥，瘦樹扶於楸，吾草此文於其中，穿風雨之瀟瀟，而吾晏如，鄰之人方車夫，家大風吹折其樹枝，破椽瓦而去，雨水漬床前，坐三足椅上，扶破桌，身著單衣，颯颯寒戰，磨金不換於盤底，執大蒜頭筆，伸表心紙作書，乞貧鄉人，彼此之情狀，製造幸福家，厚吾抑厚彼，若謂所予之幸福，果分厚薄，無非備物以貽吾兩人者，周與不周耳。是則物質之文明，決未可於人類之幸福，有所震視。

物質又明者何？人為品而已；人為品者何？手製品而已；故夫手也者，一切人為品之產母也。生類萬物之造作，其工具以角以口以足，角與口足之外，更無別種之工具，人之初祖，立其兩後足，使能支持其全體，乃以前足轉變為手，自有手而生類最良之工具，因以出世，何也？惟手之為工具，能產生他工具，若角若口若足，皆不能，攀枝而為杖，拾石而成斧，此產生最初簡單之他工具，手能繫繫或引日以取火，若角若口若足又不能，火之利用，薄杖且僕焉為矛，斧且僕焉有刃，由乎產生之簡單他工具，又產生較繁複之他工具，於是網罟耒耜弓矢舟車，以漸而備，自書契以來，經六千年之演進，於百年前十八世紀之末，尤繁複之工具，所謂蒸汽機者產生焉，蒸汽機既產生，不惟蒸汽機自身為工具，千萬倍於手之作用也；即有所謂機轉之刨床者焉，他環所不能削者，刨床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鑽臺焉，他環所不能鑽者，

鑽臺能之；又有所謂機轉之鋸座焉，他器所不能鋸者，鋸座能之；不惟能刨能鑽能鋸，擴張無限之力量而已。而且由刨床鑽臺鋸座之所刨且鑽且鋸者，能得千分萬分之一之精密，決非手之所能爲功也。此類之刨床之鑽臺之鋸座，僅有號爲機轉，不過有機焉，可手搖足踏，非必盡轉以汽機；惟此床此臺此座，能具精密之機件，可手搖足踏，而功用繁富，其所具之機件，固必造自汽機；所以自汽機之產生，汽機自身，固突然而爲古來未有之工具，由彼產生之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亦皆爲古來未有之工具，蓋由此等工具，皆能產生若斧若槩若擗若括無數能力皆備之工具，以佐吾手之不能也。

吾今卑之無甚高論，以今東方不能備物之民，與西方備物甚富之民較，固無異由人力車夫家之短垣，以窺吾室，備物周與不周而已，其備物不周之故，推想於物之所以備，卽工具短缺是矣。工具短缺之情形，普通皆有覺悟，如所謂主張推廣機器製造也，所謂傳布實業主義也，所謂注重科學教育也，無非同接直接，亦望增多其工具。雖然，如不能成真正工具之嗜好，普及於青年間，則所謂機器製造，所謂實業主義，所謂科學教育，皆如隔雲霧而談天際也。古之青年，負篋於外，略具自治之能力者，其篋中必有小剪，有盤針，有脗脚刀，或有鑿鏗，今之青年則有縫，於上數者之外，又有裁紙削筆之刀，有開簪之釵，有

起釘之鑿，甚而至於有刺孔之螺鑽，此人人認爲與時辰表寒暑計畫圖規尺，爲青年之所必備；嗟呼，此真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西國郵務，卽眼前品物而比較文明野蠻者，以吾所聞凡三：一曰國之文野，可以肥皂店多寡分之。二曰國之文野，可以硫酸製造所多寡分之。三曰國之文野，可以工具發售處多寡分之。三者各有其持論之目的，吾以爲工具發售處尤爲其母親，肥皂之廠，硫酸之器，皆從極便利極精密之工具，得保有廉價，保有良果，始能以發達，正如甲生播有小剪縫針，方不至足穿裂縫之襪，裾曳垂落之紐；如乙丙各生之去家方遠，常露其窘態也；吾國昔年除張小全王麻子之外，曾否有正式之工具店，大匠之器具，百工之所爲備，或專有一匠，爲特別行業，鑄造於陰巷，或就普通鍛鐵所，由求者口講手畫以指製，所可適市而求者，不出乎小剪縫針脩腳刀鐵鏈而已；間或有裁紙之刀，所謂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刺孔之螺鑽，必於洋貨舖，求他物於洋貨舖，吾所不忍提議；惟就洋貨舖而得工具，能得其製造之母親，得之而久之可以不復更得，此正所謂借矛攻盾者也。然中國之洋貨舖，能求得機轉之舖床否？能求得機轉之鑽臺否？能求得機轉之鋸座否？吾恐吾之青年，既未見其製，或且未聞其名，有之，在上海鬧市，方用於廣東寧波

之工匠者，確有無論何種青年，當備於其家中自脩之室，而乃概賤之爲機器，不曰工人所用，即曰機匠所需，與社會普通青年無關，有所關涉，亦工科之青年而已。嗟呼，此真中國之青年，欲知他國青年之生活，正在夢中。

幸而世界事業演進之發達，循自然而推，暨年來工具之輸入，有所謂五金店者，月推而日盛，苟其吾之青年，能聯合全國青年，開一歡迎五金店之大會，而中國青年之生活，必開一新紀元；其故無他，吾所謂機轉之刨床者，五金店固可以求之，所謂機轉之鑽臺，機轉之鋸座，五金店且盡可以求之；節縮青年製裘觀劇會食，種種銷耗無益之資，先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置於家中自脩室中，閉其手匣，有小剪縫針脩脚刀鐵錘裁紙刨筆之刀，開瓶之鑽，起釘之鑿，刺孔之螺鑽，無不畢備；酒其衣袋，時辰表寒暑計畫圖尺規亦無不具；於是燒蒸水之玻璃瓶，蓄電氣之積累機，與所謂普通斧鑿若樞若括之支架，相位置於刨床鑽臺鋸座之間，復有六經三史圖譜哲學，互相點綴；此等青年，方爲文明之青年，此正如古人稱養之青年，其父兄跨龍永給子孫之驕馬，無所用其手足，遂任天生之工具，萎縮而不用；今共知以驕馬廣其手足，緩急之苦累無窮，所以今日無倫家富驕馬者，亦主張有相當運動，發展其天所賦予之工具；

推而進之，今日開明人類，知欲充吾天然之工具，至於相當者，不必發高論；而普通之所謂機械品，宜人附於天然工具之一手，皆求而有之，而後充一普通人之能力乃完；故吾不與青年爲偉人，僅與青年爲普通人，當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

吾略據英國之青年爲報告，其十二三以下之青年，其自脩室中，大部有玩具 (Toy) 所謂刨床鑽臺鋸座，皆刻以木，或製以馬口鐵，運動之以火酒，此意焉而已；而尋常之鋸鑽刨鑿，皆有歲時即求備於鄰近之五金店，十三四至二十以外之青年，遂有模型 (Model) 模型之爲物，則影響大矣；鼓吹此等模型之報，邑有十數，交換此等模型之古物店，市有百數，製造此等模型之工廠，資本達數十百萬者，亦以千百數，此等模型之館力，所謂刨床鑽臺鋸座之類者，能連結於五六匹馬力十數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動；而廣東寧波工匠得之，能設機器巨肆於虹口洋涇浜之間，皆常出現於彼中青年家屋內自脩之室也；即借此刨床鑽臺鋸座之能力，自製一半匹馬力至兩三匹馬力之汽機油機馬達，以自牽其刨床鑽臺鋸座，不僅僅倚恃於手足，亦每日下午放假以後，聚議於公園球架之旁，至尋常也。所以去吾鄰里之半里，有中校焉，爲生徒者七百，其中三百人，家中皆有可用機力牽引之刨床，有正式製造小物之

體力自軍火立部以來，所謂愛國之青年，皆思出少力以助公家，於是於星六及星日，此三百青年者，各領鎗子二百，兩日中就其自宿舍之創床而竟功焉。蓋一中校游戲工具之所助，乃週助六萬『必馬』，以青年不幸而造殺人具，此別一問題，自當特別研究，至就工作之本題能力而言，吾青年僅藏小剪縫針鐵錘而罷者，方如具有工具之人類，與止有若角若口若足者相比例矣。然而英之社會，自戰事發生以來，猶痛詬其青年，以為工具之教育，遠不如日耳曼。日耳曼即一車夫之家，皆有一工場，(Work Shop) 惟用 Work Shop) 表意乃顯，譯曰工場，嫌太廣，曰工作所，又嫌太狹，所謂 (Work Shop) 即種種工具，如牽機之汽機油機馬達，作工之創床鑽臺鋸座等，無不格外具備，工作可以完善。工場何物，我之青年必對曰在蓋信昌及製造局，豈曾夢見自修室中有之乎？

故吾決非崇拜物質文明者也，如稍有一毫不能打破備物以為幸福之理論，請吾青年視其手，又視文明之工具，決非工科青年，方當注重於工具者也。(新青年)

進化新論

抗辛齋

易者，進化之書也；進化者何？隨時變易以從道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有天地以來，氣運之遷移，

積無日不變，無時不變，但變之微者，人不自覺，積微成著，閱時已千百年，人之壽又不能待，是以世之人恒不能睹其變之迹，而窮變通久，非微之歷史，無以見焉。世界之有史，莫古於中國，而中國之書，又莫古於易，觀繫傳制器尚象之十三卦，由游牧（以佃以漁取諸離）而進於農商（耒耨取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由穴居野處而進於宮室，由衣薪葬野而進於棺槨，由結繩爲治而進於書契，上古進化之迹，固歷歷可考焉。西儒達爾文氏著世界進化論，乃謂世界萬物皆由漸而進化，皆由簡而進於繁，由劣而進於優，天地生物之始，祇如爬蟲類之下等動物，逐漸進化，而至於高等動物，高等動物如猿猴猩猩類者，已略具人形，或能人言，又進化即爲人，故猿猴猩猩乃人類之初祖。（按達氏原說與此少異，當另詳之梅九注）嗚呼，此雷言也，乃西俗好奇而喜新，率爲名言，赫氏天演論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說，又從而和之，靡然從風，歐美政俗爲之一變，餘波盪漾，且及東亞，二十年來，一因朝鮮，而釀日俄之大戰，再因塞爾維亞，而釀成聯邦與協約國之互爭，勞師遠千萬，血戰經五年，名城爲墟，白骨蔽野，洗毒幾徧於全球，損失數難以億計，皆此不經之學說階之厲也。近日歐美學者有悟其非而改正之者矣，而我國青年，尙有執十年前以前之譯本，而矜爲創論，以互相傳習者，是又烏可以不辯哉。夫物之進化，固物之理也，孔

子之繁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夫既有類有羣，故其進化也，自有其類別限度，不能越也，不相紊也；禽不可進爲獸，獸不能進爲人也，故物之同一類者，可進而及者也，如同一棗也，實之小者，味之酸者，因栽培培養之得宜，小者使大，酸者使甘，此可能者也，卽棗之進化也；若欲使棗進而爲桃爲李，此決不能者也；以棗與桃李，非同類也。如同一羊也，南方之羊恒肉瘦而毛薄，且羣乳不繁；若改良其種，而注意其飼育，使其茁壯而繁息，毛厚而柔，如北方之羊，或如美利諾之羊，亦事之可能者也；卽羊之進化也；若欲使羊而進爲牛爲馬，此決不能者也；以羊之與牛馬非同類也。夫棗不能進而爲桃李，羊不能進而爲牛馬，豈有猿猴猩猩，能進而爲人之理乎？果猴與猩猩，能變爲人，則溯自有人類以迄於今，至少亦將一萬年矣；則猿猴猩猩，應早已變化淨盡，無復遺跡，何以至今日，猿猴自猿猴，猩猩自猩猩，仍於人類之外，而別爲一類乎？且以達氏之例充類言之，則太古初生之青苔，經此萬年千年之進化，至今日當盡化爲蔬菜百穀矣；太古所生之蒲柳，經此萬年千年之進化，至今日當盡化爲松柏樅楠矣；其他蟲豸與無血無脊，踏下等動物，經此萬年千年之進化，至今日亦當盡化爲高等之動物矣；乃何以青苔如故也，蒲柳如故也，蟲豸踏下等動物，亦悉如故也；此其說之不經，亦確然而可見矣。然則人類既非猿猴猩猩所進化，果

何自而來乎？其如舊史所稱女媧氏搏黃土而爲之乎？抑如西教所謂天主造人，先造一男，又折男之膏，膏爲女而配之乎？曰：非也。天地初分之始，盈天地之間者，氣而已矣。氣勝於形，故盈天地間之萬物，無不以氣化而成形者也。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是也。造物既成形，則氣爲形奪，氣化不勝於形化，形有陰陽，自相匹偶，生生不已。孔子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迨於今日，形化雖勝，而氣化之物，亦仍不絕於世，但祇化生纖細之蟲，觀其賦形較巨者，則悉爲形化矣。或曰：今日雖尙有氣化之物，但與形化者迥不相侔，又安見形化之人類，最初悉出於氣化乎？曰：形化之繼乎氣化，非理想之詞，今日之氣化雖微，然其開形化之先，以成物之始者，爲例正多，不勝枚舉也。空庭積雨，苔蘚生焉；淨水貯器，子又育焉；皆非有其種而飄蕩者也。皆氣化也。速苔蘚又生苔蘚，子又成蚊，遺子又生子子，則繼氣化而形化矣。人生之蟻，水中之魚蝦螺蛤亦然。可想天地生物之初，萬物之忽自無而有也。亦若是而已矣。蓋物無鉅細，皆成天地絪縕之氣以生，而氣分五行，又各有其清濁厚薄之殊，故秉其氣以成形者，自各有大小靈蠢之異，惟人類則備乎五氣之全，故獨靈於萬物。天地之氣，得人而通，萬物之用，得人而彰，此理之昭然而莫可違者。佛氏之說，與易旨略同，可證達氏進化論之妄矣。至赫氏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與天演淘汰，惟適

者存等說，達氏意似差圓滿，近世學者等之爲天演之公例，講易者或引爲適者存一語，以爲與易之當位者，相互證者，其實望道未見，其蔽與達氏等爾，皆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所貴爲人者，以其異於萬物也；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固不僅以其知覺運動之靈於萬物也，實有其所以爲人者在，古今中外聖賢之立教立政，與發明種種之學說，凡皆以爲人也，非以爲物也；又懼人之不能自立，而墮落其人格以儕於物，故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人禽之界，相去一間，操舍存亡，不可稍忽，故易於乾之三爻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以此爻爲六十四卦入爻之始，特於此發其義也；達赫二氏之誤，在混人物面一之謂，人之競爭，等於物之競爭；人之優劣，等於物之優劣；是以自絕滅其人道，無怪弱肉強食，卒之有強權而無公理，安得不陷人類於慘境，遺世界以荼毒哉。吾作易之聖人，在距今七千年以前，憂天下後世，必有生齒日繁，非爭不能自存之一日，故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陰陽而立卦，發揮剛柔，窮理盡性，乘示易象，以樹之準，以立萬世精神上之憲法，使強權無可恃之道，而公理有必伸之日，使弱肉強食之禍，不能蔓延於世界，而天下萬事，皆莫能違其則焉。文王當殷紂暴虐之世，演易明道以救之，首曰：乾元亨利貞；孔子當春秋衰亂之日，復著十翼以闡明之，首

以四德釋元亨利貞，以明立人之道，與今日歐美崇奉之救世箴言，所謂博愛自由平等者，隱然不謀而合也。夫元者善之長，仁也，博愛則近乎仁矣；尊重自由，不使他人之自由，則協乎禮矣；平等則寢多益寡，稱物平施，事無不當，而合於義矣。具此三者，則貞固幹事，自綽乎有餘裕矣。故博愛自由平等，與文王元亨利貞，孔子立仁與義之旨，均異地而同情，殊塗而同歸，均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以維持人類以不蔽者也。是以變化莫備於易，天地間萬事萬物，由變化而進化之理，亦莫備於易，易之進化，各有其類，而不相越，各合其時，而不相違，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一卦不變，無一爻不變，而卦有類爻有等變，有時象無定而有定，數可測而不可測，理無在而無不在，氣無至而無不至，雖萬變而不離其宗，是非深明夫乾元廣大之義者。未足與語也。今後世界之人，若甘心蔑其人格，自侶於物類，則競物之競擇物之擇，以取精用弘，兼弱侮亡爲優勝，以縱恣情欲，擴張物質爲進化，虎炳豹蔚，汝汝以終，吾易誠無能爲之筮，果不願自絕於天，則良知自在，頓覺頓悟，應知吾人之身，除肉體精神而外，必有超乎肉體精神之上，而爲肉體精神之主，所以特殊於萬物，特靈於萬物者，果安在哉？反而求之，存養而擴充之，庶乎人類之真進化可期，所謂優勝劣敗者，更不在物說，而在人之不競，不在天擇，而在人之不自擇耳！（民覺）

造邦

章士釗

近來談政治的不論南北，不論新舊，不論那派，不論當局不當局，都說沒有辦法。有人問我，我亦隨口說沒有辦法；即如聯邦論，今已成熟，究竟如何行法？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擬得一個方法來。咳！究竟偌大一個國家，就聽他葬送在「沒辦法」三個字中間嗎？

我細細想想，這都是執着，被現象束縛住，伸不出頭來。何以呢？凡百事情，都有兩方面，一方面積極，一方面消極，有時候積極方面沒有法子，消極方面未必無法子。常言道：「以不了了之。」這句話不可輕易放過。於今許多人說沒辦法，不過是沒積極辦法，難道說消極辦法也沒有嗎？天地間現象，不是有即是，無，假若沒有「有」，難道沒有「無」嗎？

把「不了」和「無」看做消極方法，乃是為通俗便於講解起見；若深一層說起來，「不了」和「無」簡直是積極的方法，並不消極。何以呢？我們說以不了了之，是所求的在「了」，不在「不了」。於今認定不了了之的唯一好方法，細看「不了」兩個字裏面，含有多少文章，決不是輕輕巧巧，平平穩穩，閉眼一睡，閉眼就達到「了」的時期了。稍稍研究過哲學的，知道「無」決不是空，「無」字裏面，儘可把一部實在

臉裝得下去。但是這話，恐怕講得太遠，我的意思祇要說明消極中間大有事在罷了。

於今講得最熱鬧的，不是統一嗎？廢督嗎？裁兵嗎？借債嗎？辦選舉嗎？依我的見解，這些都是多餘的事；照政府這樣辦法，能夠統一嗎？軍閥這樣的跋扈，能夠廢督裁兵嗎？新銀行團條件那樣的嚴酷，外債借得成嗎？就借得成，不過私人的荷包充滿一點，和國家人民還有甚麼益處？大局這樣的混亂，選舉能夠辦得好嗎？明明看見是幾件辦不到的事，何必去辦呢？

積極的事，既不要辦；那末消極的方案，我請開幾條出來。

第一：中央不養兵，向來隸屬陸軍部由部發餉的軍隊，都以省為界，交與該省督軍管轄，就地籌餉。

第二：各省能養若干軍隊，應養若干軍隊，餉項從那裏出，中央政府一概不問；由各省民意機關和該省軍民長官協定。

第三：各省編製各省的預算，訂立各省的憲法，中央及他省不加干涉；各省的憲法，依照本省的情形，編訂出來，不必一律。某省有督，某省廢督，某省養十萬兵，某省養一千兵或竟無兵，祇要本省答應，都無不可。

第四：候各省的人民和本省的軍民長官打架，打出一個自治基礎來；和他們算帳，算出一部預算案；然後由各省用該省合宜的方式選出代表，在北京或其他相當地點，開聯省會議，議定中央官制，編製中央預算，那時中央政府，纔依據新官制新預算行使職權。

第五：從今日到上條所開的行使職權的過渡時期，中央政府無須辦甚麼統一，忙甚麼選舉，任命甚麼官吏；內閣各部，可廢除的廢除，可歸併的歸併，可縮小的縮小，所有各都司員，至少可以裁去三分之一，叫他們各回本省和本省的軍民長官打架算帳！去幹點正經事，不必在北京吃閒飯，受閒氣。如此辦法，所有中央的行政費，就不必十分著急了，何必借債？

照上看來，中央政府所應行的政策，是不統一，不借債，不敷衍軍人，不……不……叫做三不，或幾不主義。假使有人見的透，硬把這種主義實行起來，中間經過幾次有條理騷擾；不統一自然會統一；不借債自然會有錢用；不敷衍軍人軍人自然會上軌道走。若是無人提倡，久而久之，變亂亦會變亂到這一點，不過國家多受些損失，人民多受些痛苦罷了！

民國三四年，我在東京倡聯邦論，許多人反對，以為聯邦是一不祥的東西，殊不知到了今日，並聯邦

也辨不到。就現在的形勢而論，祇好說邦聯，我仔細想想，邦聯恐怕也還太早，不如爽爽快快說造邦。上面所說的幾條，就是造邦的準備，由造邦而邦聯，由邦聯而聯邦，由聯邦而統一（統一和單一不同，不可誤會），層次萬不可亂。若曉得這個道理，於今唱言統一的，不過一種夢想，可以醒了！可以醒了！

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

林好

名曰古文，蓋文藝中之一，似無關於政治；然有時國家之夷險，係彼一言，如陸宣公之制誥是也；無涉於倫紀，然有時足以動人忠孝之思，如李密之陳情，武侯之出師表是也；然不能望之於人人，即古人得一稱心之作，亦不易睹，文之盛莫如唐，然全唐文，余已閱至大半，四傑唯子安爲最厚，燕許則裁爲漢京，力學典引，而思力不及，獨孤常州較有法而多懈，權文公則寢慮必具衣冠矣，李白蕭穎士，皆近六朝，然穎士之淵雅，似較李白爲重，故李華終身長穎士也；其餘李贛諸人，皆貌爲盧蔣其中，昌黎一出，覺日光霞采，照耀四隅，柳州則珠玉琳琅，不能與之論價，於是廢其下不觀。以鄙魯論之晚唐之羅江東及皮陸，尙有作法，視初唐之陳子昂張曲江，滋味尙多；至宋文，則學派異而說理之文夥，以陳同甫之豪，葉冰心之高，亦稍染習氣；蘇氏父子張文潛晁無咎黃魯直陸務觀秦湛潘耒諸人，似人家分築小園，一草一木，各

有位置，開之包羅萬有，余亦不敢信其詣力即能至是也。歐公不主博而主精，讀書不如原父兄弟而起訖作止，得韓之真，且一改其壁壘，與荆公相較，荆公有韓處多，猶楊西亭之逐石谷，終身髣髴石谷，終身不脫石谷窠臼矣。故宋文以歐爲上，而獨不近柳，曾子固是發源於更生，有時骨幹堅卓處，乃能爲柳，讀此三數家文，以深潛之眼力觀之，脈絡筋節，精細處均似遠左氏史公之法程，有時能變化而脫去之，斯異有本領矣。元時如姚燧諸人，以多爲貴，且以野戰爲長，虞伯生較有先民槩，然少周津者，至明，則兩漢之途大闢，人人爭趨，案擲八家如狗狗，憑恒笑以爲品花寶鑑，學紅樓夢者也。紅樓夢多貴族手筆，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織造，上用之物，靡不週悉，作品花寶鑑者，特一秀才，雖極寫華公子之富，觀其令廚娘煮粥，親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紅樓夢中則一婢之口吻耳。須知漢時古書尙多，而國之氣脈亦厚，所以于其相如以鴻龐之筆，橫絕一世，此卽紅樓夢中之寫樓臺衣服及飲食起居，諸事一無差儉之態，明人之學漢，但有略襲其字眼，謾襲其音吐，假飾其步履，今試問在伯玉諸人，有一篇文字能使人涵泳不去手否？淵始儻而終悟，故晚年文字，較清醒可人意，李滄海則否，震川翦老靈氣，但抱一史記，而於史記中，尤精於外戚傳，所以敘家庭瑣事，入細入微，而順序則無一篇可讀者，由作善

序多，手腕過滑，故贈序近流走而不凝斂；桐城諸家，卽奉震川爲圭臬，情抱能脫身自拔，望溪質而不顯，故木然有死氣；曾文正尊號，初無一路及方也，但讀情抱之泰山記，卽知爲桐城之傑，而能承其法乳者，惟梅郎中及吳南屏，梅之山水遊記，直趨柳州，林之幽雅處，仍是歐公家法，此等桐城派之文字，方不至儻儻如病人。實則文無所謂派，有提倡之人，人人咸從而靡，不察者卽指爲派，余則但知其有佳文，並不分別其爲派，禪子居李申者張惠言三家，謂之讀書種子則有餘，謂足壓倒桐城，吾亦不敢許諾；不過庶乾之盛，文人輩出，亦關氣運而然，道咸以下，卽寥寥矣，間有提倡者，才力亦薄，病在脫去八股而就古文，拘局如裹足之婦，一旦授以圓履，終欠自如，然猶知有古文之一道，至白話一興，則喧天之鬧，人人爭掀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話，其始但行白話報，憶庚子客杭州，林萬里汪叔明爲白話日報，余爲作白話道情，頗風行一時，已而余匆匆入都，此報遂停，滬上亦間有爲白話相詰難者，從未聞盡棄古文，行以白話者，今官文書及往來函札，何嘗盡用古文，一談古文，則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屬摩消燼滅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其曰廢古文用白話者，亦正不知所謂古文也，但聞人言韓愈爲古文大家，則罵之，此亦韓愈之報應，何以言之，榜嚴華嚴之奇妙，而文公並不寓目，大呼跳叫，以鑼鼓鐘鼓爲佛，而榜嚴華嚴之

妙處，一不之管，一陳蒲罵爲快，於是遂有貽誤紛紛者。見遂昌黎罵之於千載之後；蒼白話家之不知韓，蒼白話家之不知佛也；然今日斥白話家爲不通，而白話家決不之服，明知口衆我寡，不必再辯；且古文一道，幽高而和少，宜宗白話者之不能知也。昌黎與裴晉公，堂屬也，晉公亦自命能文，其視昌黎之文，恒以爲怪，元邁之白香山亦自命能文，乃平淺不如昌黎之道，道既不同，則不免騰其口說，故淮西一碑，聽人引倒，而晉公並不一言，羅隱猶爲石孝忠立傳，似此碑之文字，應仆而不留者，夫羅隱於古文，尙窺維樊，且不知昌黎，况晉公之文，本與昌黎異趣，能信之耶？故白話家之罵昌黎，吾不一辯白，蓋昌黎與蒼附序兩門，其所附神權鬼藏，不可方物，孰能知之，吾讀昌黎與胡生書，及香嚴下第序，送浮屠文暢師及塵道士序，將近海獮，猶不釋手，其中似有魔鬼弄我，正如今日包世傑君，譏我爲孔子之鬼，引入死地者，確哉，蓋古文之不能爲普通文字，宜尊之爲夏鼎商彝，方稱耳，其說則又不然，至道不得至，文亦萬不傳，古文家固推昌黎，然亦有非昌黎而亦傳者，如忠臣義士，從血誠流出文字，則萬古不可漫滅，坊本刻謝疊山御聘書，乃林爾仲節本，原文長沈極矣，然不害爲疊山文字，總之能讀書閱世，方能爲文，如以虛構之書，不特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白話至水滸紅樓二書，選者亦不爲錯，然其精影繪聲之筆，其

得一宵字之缺，但以武松之鬚卷揮言之，先置朴刀於廚次，此第一路安頓法也，其次登樓，所謂揷虱五指前向，右手執刀即防樓上知狀將物下擲，揷指，正所以備之也，此第二路之寫真，登樓後見兩三枝燈燭，三數處月光，則窗間月入，人慘酒闌，專候二人之捷音，此二路寫法也，既殺三人，灑血書壁，踉蹌酒器，然後下樓，於簾影模糊中殺人，刀鈍莫入，寫向月而視凜凜有鬼氣，及疾趨廚次取朴刀時，則倏忽駭怪，神蘊如生，此非史記而何，試問不讀史記，而作水滸，能狀出爾許神情耶？史記寶皇后傳，叙寶廣國兄弟，家常瑣語，處處入情，而隋書獨孤氏傳曰，苦桃帖云云，何嘗非欲跨過史記，然不類矣，故冬烘先生言文字須有根柢，即謂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近人創爲白話一門，自街其特見，不知林萬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爲矣。即如紅樓一書，口吻之犀利，聞之愾然，而近人學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癡癡欲死何也？須知賈母之言趣而得要，鳳姐之言辣而有權，寶釵之言馴而含僞，黛玉之言酸而帶刺，探春之言簡而當理，襲人之言貼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無理，趙姨娘之言賤而多怨，唯寶玉所言，純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盤針，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隨地熨貼。今使盡以白話道之，吾恐浙江安徽之白話，固不如直隸之佳也。實則此種教法，萬無能成之理，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

拭目俟之。(文藝叢刊)

論短篇小說

胡適

(一)什麼叫做「短篇小說」?

中國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說」是什麼東西。現在的報紙雜誌裏面，凡是筆記雜纂，不成其篇的小說，都可叫做「短篇小說」。所以現在那些「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一日遊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爛調小說，居然都稱為「短篇小說」。其實這是大錯的。西方的「短篇小說」，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學上有一定的範圍，有特別的性質，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為「短篇小說」的。

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

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注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說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纔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一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邦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面剪影」(Silhouette)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道是某人。(此種剪像曾風行一時，今雖有照像術，尚有人爲之。)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形容「經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須要不可增減，不可塗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濟」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作章回小說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短篇小說」，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決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歷一八七〇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後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纔能講和；這一次戰爭，在歷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戰，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爭的詳情，下尋戰與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裏，便用最經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 Daudot 和 Maupassant 兩個人爲例。Daudot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會譯出一種叫做「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 全篇用法國割給普魯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的口氣寫，割地之後，普魯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文的「最後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還有一種，叫做「柏林之圍」(Le Siege de Berlin) 寫的是法皇拿破崙第三出兵攻普魯士時，有一個住在拿破崙第一麾下的老兵官，以爲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凱旋門邊，準備着看法兵「

亂旋」的大典。後來這老兵官病了，他的孫女兒天天假造法兵得勝了新聞去哄他。那時普國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進城之日，總老人家聽見軍樂聲，還以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凱班師呢！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耻，兩兩相形，真可動人。

Maupassant 所做普法之戰的小說也有多種，我曾譯他的『二漁夫』Doux amis，寫巴黎被圍的情形，却都從兩個酒鬼身上着想。還有許多篇，如 M. et M. 之類，或寫一個妓女被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或寫法國內地村鄉裏面的光棍，乘普國亂，設立『軍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狀……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後的種種狀態。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二) 中國短篇小說的歷史

『短篇小說』的定義既已說明了，如今且略述中國短篇小說的小史。

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自然要數先秦諸子的寓言了；莊子，列子，韓非子，呂覽諸書所載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結構可嘗『短篇小說』之稱的。今舉二例：第一例見於列子湯問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溼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髫，墾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這篇大有小說風味。第一，因為他要說「至誠可動天地」，却平空假造一段，太形王屋兩山的歷史。第二，這段歷史之中，處處用人名地名，用直接會話，寫細事小物，即寫天神，也用「操蛇之神」，「夸娥氏二子」等私名，所以寫來好像真有此事。這兩層都是小說家的家數。現在的人一開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會懂得做小說A, B, C。第二例見於莊子徐無鬼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

郢人鑿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垺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謂惠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這一篇寫「知己之感」，從古至今，無人能及。看他寫「鑿漫其鼻端，若蠅翼」，寫「匠石運斤成風」，都好像真有其事，所以有文學的價值。看他寥寥七十個字，看盡無限感慨，是何等「經濟的」手腕！Maupassant 有一篇短篇，叫做 An Artist，與莊子這一篇的用意，有點相像。但他用了幾千字，寫來

還不如莊子的七十個字。這可見「經濟」之中，也還有個高下的分別。

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了許多「雜記」體的書，却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最下流的如神仙傳和搜神記之類，不用說了。最高的如世說新語，其中所記，有許多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却没有「短篇小說」的組織。如下舉的例：

(一)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

(二)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此等記載，都是揀取人生極精采的一小段，用來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說世說很有「短篇小說」的意味。只是世說所記都是事實，或是傳聞的事實，雖有剪裁，却無結構，故不能稱做「短篇小說」。

比較說來，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這篇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此外便須到韻文中去找短篇小說了。韻文中，孔雀東南飛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說，記事言情，面面都到；但是比較起來，還不如木蘭辭更爲「經濟」。木蘭辭，記木蘭的戰功，只用「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個字；記木蘭歸家的那一天，却用了一百多字。十個字記十年的事不爲少，一百多字記一天的事不爲多。這便是文學的「經濟」；但是比較起來，木蘭辭還不如古詩上山採蘼蕪更爲神妙。那詩道：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纈緯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織素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首詩有許多妙處。第一，他用八十個字，寫出那家夫婦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憐那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沒有心肝，想盡着老婆發財的「故夫」。第二，他寫那人棄妻娶妻的罪，却不用從頭說起，不用說「某某某處人，娶妻某氏，甚賢，已而別有所欲，遂棄前妻而娶新歡……」他只從這三個人

的歷史中挑出那日從山上採野菜回來遇着故夫的幾分鐘，是何等，「經濟的手腕」是何等，「精采的片段」第三，他只用「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十個字，便可寫出這婦人是一個棄婦，被棄之後，非常貧苦，只得挑野菜度日。這是何等神妙手段！懂得這首詩的好處，方才可談「短篇小說」的好處。到了唐朝，韻文散文中都有很妙的短篇小說。韻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絕妙的例。那詩道：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隱隱聞，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首詩寫天寶之亂，只寫一個過路投宿的客人，夜裏偷聽得的事，不插一句議論，能使人覺得那時代徵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壯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橫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孫兒的祖老太，別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中，儘有很好的短篇小說，最妙的是新豐折臂翁一首；看他寫「是時翁年

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使人不得不發生「荷政猛於虎」的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可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白居易的短處，只因為他有點迂腐氣，所以處處要把做詩的「本意」來做結尾，即如新豐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一段，便沒有趣味了；又如長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見楊貴妃，帶來信物一件事作主體；白居易雖做了這詩，心中却不信道士見楊妃的神話，所以他不但說楊妃所在的仙山在虛無縹緲中，還要先說楊妃死時「花細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這竟直說後來「天上」帶來的「鈿合金釵」是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說來便不聽叫人深信；人說趙子昂畫馬先要伏地作種種馬相，做小說的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書中人物設身處地，隱貼入微，做「短篇小說」的人，格外應該如此。為什麼呢？因為「短篇小說」要把所挑出的「最精采的一段」作主體，纔可有全神貫注的妙處。若帶點迂氣，處處把「本意」點破，便是把書中事實作一種假設的附屬品，便沒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好的却實在不多。我看來看去，只有張說的虬髯客傳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說」，虬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異人之興，非英雄所冀」。他却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

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帶裝而來」，遂使那位野心豪傑絕心於國事，另去海外開闢新國。這種立意布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長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做「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却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全用歷史的事實，便成了「演義」體，如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沒有真正「小說」的價值。（三國所以稍有小說價值者，全據其能於歷史事實之外加入許多小說的材料耳。）若違背了歷史的事實，如說岳傳使岳飛的兒子掛帥印打平金國，雖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却又不成「歷史的」小說了。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却又不要違背歷史的事實。如法國大仲馬的俠隱記（商務出版譯者君朔不知是何人，吾以為近年譯西洋小說當以君朔所譯諸書為第一，君朔所用白話全非鈔襲舊小說的白話乃是一種特創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其價值高出林紆百倍，可惜世人不曾賞識）寫英國暴君查理第一世為克林威爾所囚時，有幾個俠士出了死力，百計思想把他救出來，每次都到將成功時忽又失敗，寫來極關熱動人，令人急煞，却終不能救免查理第一世斷頭之利，故不違背歷史的事實。又如水滸傳所記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實，水滸傳所寫宋江

在潯陽江上吟反詩，寫武松打虎，寫魯智深大鬧和尚寺……等事，處處關照，卻終不達歷史的事實。（蕩寇志便背離歷史事實了。）虬髯客傳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如李靖劉文靜唐太宗之類）和「非歷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紅拂是）穿插夾混，叫人看了覺得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然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第二層長處。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敘事，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虬髯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風度；這種「寫生」手段，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

宋朝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如宣和遺事和五代史平話等書，都是後世「章回小說」的始祖。宣和遺事中配楊志賣刀殺人，晁蓋八路口切生辰綱，宋江殺閻婆媳諸段，便是施耐庵水滸傳的稿本。從宣和遺事變成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進步。但宋朝是「雜記小說」極盛的時代，故宣和遺事等書，總脫不了「雜記體」的性質，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沒有結構布局的。宋朝的「雜記小說」

頗多好的，但都不配稱做「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有結構局勢的，是用全副精神氣力貫注到一段最精采的事實上的。『雜記小說』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題，全無局勢結構的，這個區別，不可忘記。

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可分白話與文言兩種。白話的『短篇小說』可用今古奇觀作代表，今古奇觀是明末的書，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筆。（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極多，還不如賣油郎，似出兩人手筆。）書中共有四十篇小說，大要可分兩派：一是演述舊作的，一是自己創作的。如『吳保安家家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吳保安傳，不過添了一些瑣屑節目罷了；但是這些加添的瑣屑節目，便是文學的進步。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從唐人的吳保安，變成今古奇觀的吳保安；從唐人李汧公，變成今古奇觀的李汧公；從漢人的伯牙子期，變成今古奇觀的伯牙子期；這都是文學由賤而貴，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的進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創議的小說，如賣油郎，如洞庭紅，如喬太守，如念親恩孝女藏兒，都可稱很好的『短篇小說』。依我看來，今古奇觀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喬太守為最工，寫生以賣油郎為最工，喬太守一

需用一個李都督做全篇的線索，是有意安排的結構；賣油郎一篇寫秦鍾，花魁娘子，九媽，四媽，各到好處。今古奇觀中雖有狠平常的小說，（如三孝廉與保安羊角）良籍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說，已大有進步了。唐人的小說，最好的莫如虬髯客傳；但虬髯客傳寫的是英雄豪傑，容易見長；今古奇觀中大多數的小說，寫的都是些瑣細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得好。唐人的小說大都屬於理想主義，（如虬髯客傳、紅拂、聶隱娘諸篇）今古奇觀中如賣油郎、徐老僕、喬太守、孝女藏兒，便近於寫實主義了。至於由文言的唐人小說，變成白話的今古奇觀，寫物寫情，都更能曲折詳盡，那更是一大進步了。

只可惜白話的短篇小說發達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約有兩層：第一，因為白話的「章回小說」發達了，做小說的人往往把許多短篇，略加組織，合成長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鑑名為長篇的「章回小說」其實都是許多短篇湊來的；這種雜湊的長篇小說的結果，反阻礙了白話短篇小說的發達了；第二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文人，狠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等書裏面，很有幾篇可讀的小說；比較看來，還該把聊齋志異來代表這兩朝的文言小說；聊齋裏面，如顏黃梁，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為「短篇小說」；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

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着分寫實的性質，這實在是他的長處；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後來，那些學聊齋的小說，更不值得提起了。

(三) 結論

最近世界文學的趨勢，都是由長趨短，由繁多趨簡要——「簡」與「略」不同，故這句話與上文說「由略而詳」的進步，並無衝突。——詩的一方面，所重的在於「寫情短詩」(Lyric poetry) (或譯抒情詩)像 Homer Milton Dante 那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幾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十九世紀尙多此種)也很少人讀了。戲劇一方面，莎士比亞的戲，有時竟長到五齣二十幕，(此所指乃 Hamlet 也)後來變到五齣五幕，又漸漸變成三齣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獨幕戲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來，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如 Tolstoy 的「戰爭與和平」，竟是絕無而僅有的了。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真情短詩」，「獨幕劇」，「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原因，不止一種：(一)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

『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
文學自身的進步，與文學的『經濟』有密切關係。斯賓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言萬語，只是『經濟』
一件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有此兩種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學都趨向這三種『
最經濟的』體裁。今日中國的文學，最不講『經濟』，那些古文家和那『聊齋濫調』的小說家，只會
記『某時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板，毫不懂狀物寫情是全靠瑣屑節目的；那些長篇小說家又
只會做那無窮無極，九尾龜一類的小說，連體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說文學的經濟了。若要救這兩種
大錯，不可不提倡那最經濟的體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說』。（新青年）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胡適

(1)

我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狠
有價值的討論，居然受了許多狠可使人樂觀的響應。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
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

的文學哪，江西派的詩哪，夢窗派的詞哪，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他們所以還能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廢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貢獻我對於建設新文學的意見。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

-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 三、不用典。
- 四、不用套語爛調。
- 五、不重對偶——文須熨貼，詩須廢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倣古人。

八、不避俗話俗字。

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是這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一筆表述，且說正文。

(11)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纔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纔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爲什麼愛讀冰爾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爲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爲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爲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爲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爲『活文學』呢？因爲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會說凡是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產出肉蒲團。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原道』或『擬陸士衡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爲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字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得妙，表情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

有了感情，却須把這感情譯爲幾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却須說「陽關三疊」，「一曲灑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却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傳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適意表情呢？既不得達意，既不得表情，那裏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裏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這都因為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裏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爲什麼呢？因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纔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做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上所說，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說：「若要用國語做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我說，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初聽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細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雖是狠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這些白話文學的勢力，比什麼字典教科書都還大幾百倍。字典說「這」字該讀「魚吞反」，我們偏讀他做「者個」的者字；字典說「麼」字是「細小」，我們偏把他作用「什麼」那麼的麼字；字典說

的「沒」字是「沈也」，「差也」，我們偏用他做「無有」的無字，解字典說「的」字有許多意義，我們偏把他用來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爾，縱縱爾」的「爾」字……總而言之，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我們今日要想重新規定一種「標準國語」，還須先選無數國語的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夠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這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

我這種議論並不是「喬壁虛造」的。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門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我且舉幾條例為證：

一、意大利 五百年前，歐洲各國但有方言，沒有『國語』。歐洲最早的國語是意大利文，那時歐洲各國的人多用拉丁文著書通信；到了十四世紀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學家Boccaccio極力主張用意大利話來代拉丁文，他說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國俗話的優美；所以他自己的傑作『喜劇』全用『Tulany』（意大利北的那一邦）的俗話，這部『喜劇』風行一世，人都稱他做『神聖喜劇』。那『神聖喜劇』的白話後來便成了意大利的標準國語。後來的文豪家Dante（1265-1321）和Lorenzo de' Medici 諸人也都用白話作文學，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國語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國 英倫雖只是一個小島國，却有無數方言；現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還只是倫敦附近一帶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話』。當十四世紀時，各處的方言都有人用來做書；後來到了十四世紀的末年，出了兩位大文學家：一個是Chaucer（1340-1400）一個是Wycliffe（1320-1384）Chaucer 做了許多詩歌散文，都用這『中部土話』；Wycliffe 把耶穌教的舊約新約也都譯成『中部土話』；有了這兩個人的文筆，便把這『中部土話』變成英國的標準國語。後來到了十五世紀，印刷術輸入英國，所印的書，多用這『中部土話』；國語的標準更確定了。到十六十七兩世紀，Shakespeare

和「伊里沙白時代」的無數文學大家，都用國語創造文學。從此以後，這一部分的「中部土語」不但成了英國的標準國語，幾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語了！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大都是這樣發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學的力量纔能變成標準的國語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細說了。

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為什麼呢？因為歐洲西部北部的新國，如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他們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遠了，所以他們漸漸的用國語著作文學，還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當年羅馬帝國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鄉，各處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代漢文，有同樣的艱難；所以英法德各國語，一經文學發達以後，便不知不覺的成爲國語了；在意大利却不然，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有意的主張，（最有力量的是 Dante 和 Albort 兩個人。）又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纔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

我常問我自己道：「自從施耐庵以來，限有了些極風行的白話文學，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曾有一種標準的國語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千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膽的主張用白話爲中國的「文學的國語」。有時陸放翁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詞；有時朱晦菴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札記；有時施耐庵與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篇白話的小說。這都是不知不覺的自然出產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會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爲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會成爲標準國語。

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爲「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

(四)

上文所說，「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乃是我們的根本主張。如今且說要實行做到這個根本主

張，應該怎樣進行？

我以為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約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前兩步是預備，第三步纔是實行創造新文學。

(一)工具。古人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寫字的要筆好，殺豬的要刀快。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造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預備的方法，約有兩種：

(甲)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例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宋儒語錄，白話信札，元人戲曲，明清傳奇的說白，唐宋的白話詩詞，也該選讀。

(乙)用白話作各種文學。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作文；無論通信，做詩，譯書做筆記，做報館文章，編學堂講義，替死人作墓誌，替活人上條陳……都該用白話來做；我們從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養成了一種文言的習慣，所以雖是活人，只會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勁，若不用點苦工夫，決不能使用白話圓轉如意。若單在新青年裏面做白話文字，此外

還依舊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決不能磨鍊成白話的文學家。

不但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應該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對白話文學的人，我也奉勸他們用白話來做文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若不能做白話文字，便不配反對白話文學；譬如那些不認得中國字的中國人，若主張廢漢文，我一定罵他們不配開口；若是我的朋友錢玄同要主張廢漢文，我決不敢說他不配開口了；那些不會做白話文字的人來反對白話文學，便和那些不懂漢文的人要廢漢文，是一樣的荒謬；所以我勸他們多做些白話文字，多做些白話詩歌，試試白話是否有文學的價值；如果試了幾年，還覺得白話不如文言，那時再來攻擊我們，也還不遲。

還有一層，有些人說，「做白話裏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這是因爲中毒太深之過，受病深了，更宜趕緊醫治，否則真不可救了；其實做白話並不難，我有一個姪兒，今年纔十五歲，一向在徽州不曾出過門，今年他用白話寫信來，居然寫得極好；我們徽州話和官話差得狠遠，我的姪兒不過看了一些白話小說，便會做白話文字了。這可見做白話並不是難事。不過人性懶惰的居多數，捨不得拋「高文典冊」的死文字罷了。

(二)方法。我以為中國近來文學所以這樣腐敗，大半雖由於沒有適用的「工具」，但是單有「工具」，沒有方法，也還不能造新文學。做木匠的人，單有鋸鑿鑽鏨，沒有規矩師法，決不能造成木器，文學也是如此；若單摹白話便可造本文學，難道把鄭孝胥陳三立的詩翻成了白話，就可算得新文學了嗎？難道那些用白話做的新華春夢記，九尾龜，也可算作新文學嗎？我以為現在國內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沒有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且舉小說一門為例。現在的少說，（單指中國人自己著的）看來看去，只有兩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學聊齋志異的割記小說，篇篇都是「某生，某處人，生有異稟，下筆千言……一日於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為情死」或是「某地某生，遊某地，嘗某妓，情好甚篤，遂訂白頭之約……而大婦妬甚，不能相容，女抑鬱以死……生撫尸一撫幾絕」……此類文字，只可抹鼻子，固不值一駁。還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學儒林外史或是學官場現形記的白話小說，上等的如廣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龜；這一派小說只學了儒林外史的壞處，却不會學得他的好處；儒林外史的壞處在於體裁結構太不緊嚴，全篇是雜湊起來的，例如婁府一羣人，自成一一段，杜府兩公子自成一一段，馬二先生又成一一段，虎博士又成一一段，蘆雲仙鄭孝子又各自成一一段，分出來，可

成無數割配小說；接下去，可長至無窮無極，官場現形記便是這樣；如今的章回小說，大都犯這個沒有結構，沒有布局的懶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學價值者，全靠一副寫人物的畫工本領；我十年不曾讀這書了，但是我閉了眼睛，還覺得書中的人物，如嚴貢生，如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權勿用；……一個個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讀水滸的人，過了二三十年，還不會忘記魯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請問列位讀過廣陵潮和九尾龜的人，過了兩三個月，心目中除了一個「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還記得幾個活靈活現的書中人物？——所以說我現在的「新小說」，全是不懂得文學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只做成了許多又長又臭的文字；只配與報紙的第二張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學上佔一個位置。——小說在中國近年，比較的說來，要算文學中最發達的一門了；小說尙且如此，別種文學，如詩歌戲曲，更不用說了。

如今且說什麼叫做「文學的方法」呢？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況且又不是這篇文章的本題，我且約略說幾句。

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當代名人新文選 中卷

(一) 集收材料的方法。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纂註，舊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因此他們不得不做那些極無聊的「漢高帝斬丁公論」，「漢文帝唐太宗優劣論」，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留學生，女學生可以作小說材料者，亦附此類。）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 推廣材料的區域。官場妓院與醜陋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小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和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 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毫精采，真

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柢。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固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這兩件；例如施耐庵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經驗的，所觀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 (Imagination) 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9) 結構的方法。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剪裁和布局兩步：

(甲) 剪裁。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這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應做小說呢？還是做戲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

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布局。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把那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苦痛，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一篇，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却不徒「某入娶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得充分滿意；這也是神品的布局工夫。——近來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樣造得出有價值的新文學呢！

(8)描寫的方法。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一)寫人

(二)寫境

(三)寫事

(四)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遊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裏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裏的家庭。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如今且回到本文。我上文說的：創造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剛才說。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

的種種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我這個主張，有兩層理由：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即以體裁而論，散文只有短篇，設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只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曾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於最精采之「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範的價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帥的小說，風花雪月，塗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字，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至於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面」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範。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 Bacon 和法國的 Montaigne 至於像 Plato 的「王客禮」，Huxley 等的科學文學，Boswell 和 Morley 等的長篇傳記，Mill，Franklin，Goldon 等的「自傳」，Taine 和 Buckle 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

構的工夫，描寫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 Shakespeare 和 Moliere 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寄託戲」(Symbolic Drama) 專以美術的手腕，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今天梅蘭芳正在唱新編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豈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爾琿呢！我也不往下數了。——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確，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討論之透切……真是美不勝收；至於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而蘊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鍊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以上所說，大旨只在約略表示西洋文學方法的完備，因為西洋文學具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範的好處，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擬幾條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

辦法如下：

(1) 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為國內真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應該開一會議，公共選定若干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數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為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期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並一一為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選；詩歌一類，不易翻譯，只可從緩。

(2) 全書自話語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廉橋大學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又如林琴南把 *Shakespeare* 的戲曲譯成了記鼓體的古文，這真是 *Shakespeare* 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上。

(三) 創造。上面所說工具與方法兩項，都只是創造新文學的預備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

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至於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爲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新青年）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胡適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啓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鈔襲；其完全鈔襲者，決不成爲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爲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至於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爲何物，則全係於吾輩之眼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惟愚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以爲白話之文學種子，已伏於唐人之小詩短詞，及宋而踏鍊體大盛，詩詞亦多有白話者（放翁之七律七絕多白話體，宋詞用白話者，更不可勝計，南宋學者往往用白話通信，又不但以白話作語錄也）。元代之小說戲曲，則更不待論矣。此白話文學之趨勢，雖爲明代所截斷，而實不曾截斷。語錄之體，明清之宋學家多沿用之。詞曲爲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雜劇之通俗矣；然崑曲卒至廢絕，而今之

俗劇（吾儕之「徽調」與今日「京調」「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後之戲劇，或將全廢唱本而歸於說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趨勢於白話之一例也。小說則明清之有名小說皆白話也；近人之小說其可以傳後者亦皆白話也。（筆記短篇如聊齋志異之類不在此例。）故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逃聲譽，不列於文學之「正宗」，而卒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然此但是一個假設之前提；在文學史上，雖已有許多證據，如上所云；而今後之文學之果出於此與否，則猶有待於今後文學家之實地證明；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為吾國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則吾儕今日之紛紛議論，皆屬枉廢精力，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然則吾輩又何必攻古文家乎？曰是亦有故；吾輩主張「歷史的文學觀念」，而古文家則反對此觀念也。吾輩以為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而古文家則以為今人作文，必法馬班韓柳；其不法馬班韓柳者，皆非文學之「正宗」也。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家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

文，此說不敏，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爲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爲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於是則吾國將永無以全副精神實地試驗白話文學之日。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穫，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膽力能以全力爲之耳。

吾輩既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則亦不可不以歷史的眼光論古文家。記曰：「生平今之世，反古之道，戡必及乎身。」（朱熹曰反復也）此言復古者之惡，雖孔聖人亦不贊成也；古文家之罪正坐「生平今之世，反古之道」。古文家盛稱馬班，不知馬班之文已非古文，使馬班皆作盛唐大語，清廟生民之文，則馬班決不能千古矣。古文家又盛稱韓柳，不知韓柳在當時皆爲文學革命之人，彼以六朝駢儷之文爲常廢，故改而趨於較合文法，較近自然之文體；其時白話之文未興，故韓柳之文在當日皆爲「新文學」。韓柳皆未嘗自稱「古文」，古文乃後人稱之之辭耳；此如七言歌行，本非「古體」，六朝人作之者數人而已。至唐而大盛，李杜之歌行，皆可謂創作，後之妄人，乃謂之曰「古五」「七古」，不知五古作於漢代，七言尤不得爲古，其起與律詩同時，（律詩起於六朝，謝靈運江淹之詩皆爲駢偶之體矣，則

雖謂律詩先於七古可也。若周頌商頌則真「古詩」耳。故李杜作「今詩」而後人謂之「古詩」；韓柳作「今文」而後人謂之「古文」；不知韓柳但擇當時文體中之最近於文言之自然者而作之耳。故韓柳之爲韓柳，未可厚非也。及白話之文體既興，語錄用於講壇，而小說傳於窮巷，當此之時，「今文」之勢趨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於漢魏以上，則罪不容辭矣；歸方劉琬之志與七子同，特不敢遂學周秦，但欲近規韓柳歐曾而已，此其異也。吾故謂古文家亦未可一概抹煞，分別言之，則馬班自作漢人之文，韓柳自作唐代之文，其作文之時，言文之分，尙不成一問題，正如歐洲中古之學者，人人以拉丁文著書，而不知其所用爲「死文字」也。宋代之文人，北宋如歐蘇，皆常以白話入詞，而作散文則必用文言，南宋如陸放翁，常以白話作律詩，而其文案皆用文言；朱晦庵以白話作書寫信，而作「規矩文字」則皆用文言；此皆過渡時代之不得已，如十六七世紀歐洲學者作書，往往並用已國俚語與拉丁兩種文字。（狄卡兒之「方法論」用法文，其「精思錄」則用拉丁文，倍根之「雜論」有英文拉丁文兩種，倍根自信其拉丁文書勝於其英文書，然今罕有讀其拉丁文「雜論」者矣。）不得概以古文家寬之也。惟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居心在於遏抑通俗文學，而以漢魏唐宋代之此

種人乃可謂真正「古文家」，吾輩所攻擊者，亦僅限於此一種「生於今之世反古之道」之真正「古文家」。(新青年)

國語的進化

胡適

(一)

現在國語的運動總算傳播得很快很遠了。但是全國的人對於國語的價值，還不會有明瞭正確的見解；最錯誤的見解，就是誤認白話爲文言的退化；這種見解是最危險的阻力。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既認某種制度文物爲退化，決沒有還肯採用那種制度文物的道理；如果白話真是文言的退化，我們就該仍舊用文言，不該用這退化的白話。所以這個問題——「白話是文言的進化呢？還是文言的退化呢？」——是國語運動的生死關頭！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國語文與國語文學的價值便不能確定；這是我所以要做這篇文章的理由。

我且先引那些誤認白話爲文言的退化的人的議論；近來有一班留學生出了一種週刊，第一期便登出某君的一篇「平新舊文學之爭」；這篇文章的根本主張，我不願意討論，因爲這兩年的雜誌報

紙上早已有許多人討論過了，我只引他論白話退化的一段：

「以吾國現今之文言與白話較，其優美之度，相差甚遠；常謂吾國文字，至今日雖未甚退化，亦未大退化，若白話則反是。蓋數千年來，國內聰明才智之士，雖未嘗致力於他途，對於文字卻尙著專研究，未嘗或輟；至於白話，則語言一科不講者久，其鄉曲愚夫，閭巷婦稚，謔言俚語，粗鄙不堪入耳者，無輪矣；即在士夫，其執筆爲文亦尙雅潔可觀，而聽其出言則鄙俗可哂，不聽者幾不辨其爲斯文中人……以是入文，不惟將文學價值掃地以盡，且將爲各國所非笑。」

這一段說文言「雖未甚退化，亦未大退化」，白話卻大退化了。

我再引孫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第一卷第三章的一段：

「中國文言殊非一致，文字之原本出於言語，而言語每隨時代以變遷，至於爲文雖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離言語而俱化……始所歧者甚僅，而分道各馳久且相距愈遠；語言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所以中國言語爲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爲文而拙於用語言者也，亦惟文字可傳久遠，故古

人所作，模仿匪難；至於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於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託，隨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抑歐洲文字基於音韻，音韻即表音，音韻有變，文字即可隨之；中華製字以象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要之，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闕於文字，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蓋中國文字成爲一種藝術，能文者直美術專門名家，既有天才，復以其終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詣自不易及。……」

孫先生直說「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他的理由大致也與某君相同；某君說文言因為有許多文人專心研究，故不會退步；白話因為沒有學者研究，故退步了。孫先生也說文言所以進步，全靠文學專家的終身研究；他又說：中國文字是象形會意的，沒有字母的幫助，故可以傳授古人的文章，但不能紀載那隨時代變遷的言語；語言但有變遷，沒有進化，文字雖沒有變遷，但用法更「精研」了。

我對於孫先生的孫文學說曾有很歡迎的介紹（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但是我對於這一段議論不能不下一點批評；因為孫先生說的話未免太籠統了，不像是細心研究的結果。即如他說「言語

有變遷而無進化，試問他可曾研究言語的「變遷」是朝什麼方向變的這種「變遷」何以不能說是「進化」？試問我們該用什麼標準來定那一種「變遷」為「進化的」，那一種「變遷」為「無進化的」？若不會細心研究古文變為白話的歷史，若不知道古文和白話不同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若不先定一個「進化」「退化」的標準，請問我們如何可說白話有變遷而無進化呢？如何可說「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呢？

某君用的標準是「優美」和「鄙俗」；文言是「優美」的，故不會退化；白話是「鄙俗可賤」的，故退化了。但是請問我們又拿什麼標準來分別「優美」與「鄙俗」呢？某君說：「即在士夫，其執筆為文亦尚雅潔可觀，而聽其出言則鄙俗可賤，不識者幾不辨其為斯文中人。」請問「斯文中人」的話又應該是怎樣說法？難道我們都該把我字改作子字，他字改作其字，滿口「雅潔可觀」的之乎者也，方才可算作「優美」嗎？「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固可算是美，「衣裏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又何嘗不美！「別時言語在心頭，那一句依他到底」完全是白話，又何嘗不美！嘗說王衍少時，山濤稱贊他道：「何物老嫗，生事孽兒！」後來不通的文人把「孽兒」當作一個古典。

用，以爲很「雅」，很「美」；其實「寧馨」卽是現在蘇州上海人的「那哼」，但是這班不通的文人一定說「那哼」就「鄙俗可厭」了。王衍傳又說王衍的妻郭氏把錢綸床下，衍早晨起來見錢，對婢女說，「舉阿堵物去。」後來的不通的文人又把「阿堵物」用作一個古典，以爲很「雅」很「美」；其實「阿堵」卽是蘇州人說的「阿篤」，官話說的「那些」；但是這班不通文人一定說「阿篤」「那些」都是「鄙俗可厭」了！

所以我說，「優美」還須要一個標準，「鄙俗」也須要一個標準。某君自己做的文言未必盡「優美」，我們做的白話未必盡「鄙俗可厭」；拿那沒有標準的「優美」「鄙俗」來定白話的進化退化，便是籠統，便是糊塗。

某君和孫先生都說文人因爲有許多文人終身研究，故不會退化；反過來說，白話因爲文人都不注意，全靠那些「鄉曲愚夫，閭巷婦稚」自由改變，所以漸漸退步，變成「粗鄙不堪入耳」的俗話了。這種見解是根本錯誤的。稍稍研究言語學的人都該知道，文學家的文學只可定一時的標準，決不能定百世的標準；若推崇一個時代的文學太過了，奉爲永久的標準，那就一定要阻礙文字的進化，進化的

生纔被一個時代的標準阻礙住了，那種文字就漸漸乾枯，變成死文字或半死的文字；文字枯死了，幸虧那些「鄉曲愚夫，閭巷婦稚」的白話還不會死，仍舊隨時變遷；變遷便是活的表示。不變遷便是死的表示。稍稍研究言語學的人都該知道：一種文字枯死或麻木之後，一線生機全在那些「鄉曲愚夫，閭巷婦稚」的白話；白話的變遷，因為不受那些「斯文中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却有一個條理次序可尋；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都是改良，都是進化！

簡單一句話，一個時代的大文學家至多只能把那個時代的現成語言，結晶成文學的著作；他們只能把那個時代的語言的進步，作一個小小的結束；他們是語言進步的產兒，並不是語言進步的原動力；有時他們的勢力還能阻礙文字的自由發達。至於民間日用的白話，正因為文人學者不去干涉，故反能自由變遷，自由進化。

(11)

本篇的宗旨只是要證明上節末段所說的話，要證明白話的變遷並非退步，乃是進化。

立論之前，我們應該定一個標準；怎樣變遷才算是進化？怎麼變遷才算是退步？

這個問題太大，我們不能詳細討論，現在只能簡單說個大概。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應用的。因為有某種需要，故發明某種器物，故創造某種制度；應用的能力增加，便是進步；應用的能力減少，便是退步。例如車船兩物都是應付人類交通運輸的需要的；路狹的地方有單輪的小車，路闊的地方有雙輪的騾車；內河有小船，江澤有大船。後來陸地交通有了人力車，馬車，火車，汽車，電車；水路交通有了汽船，人類的交通運輸更方便了，更穩當了，更快捷了；我們說小車騾車變為汽車火車電車是大進步，帆船撐船船變為汽船也是大進步，都只是因為應用的能力增加了。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如此。

語言文字也是應用的。語言文字的用處極多，簡單說來，（一）是表情達意，（二）是記載人類生活的過去經驗，（三）是教育的工具，（四）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我們研究言語文字的退化進化，應該根據這幾種用處，定一個標準：「表情達意的能力增加嗎？記載人類經驗更正確明白嗎？還可以做教育的利器嗎？還可以作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嗎？」這幾種用處增加了，便是進步；減少了，便是退化。

現在先泛論中國文言的退化。(1) 文言達意表情的功用久已減少至很低的程度了。禪們的語錄，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宋元以來的小說，都是文言久已不能達意表情的證據。(2) 至於記載過去的歷史，文言更不夠用；文言的史書傳記只能記一點極簡略極不完備的大概，為什麼只能記一點大概呢？因為文言自身太簡單了，太不完備了，決不能有詳細寫實的記載只好借「古文義法」做一個極短的託詞。我們若要知道某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詳細記載，只好向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書裏尋去。(3) 至於教育一層，這二十年的教育經驗更可以證明文言的絕對不夠用了；二十年前，教育是極少數人的特殊權利，故文言的缺點還不大覺得；二十年來，教育變成了人人有的權利，變成了人人義務，故文言的不夠用，漸漸成爲全國教育界公認的常識；今年全國教育會的國語教科書的議案，便是這種公認的表示。(4) 至於作社會共同生活的媒介物，文言更不中用了；從前官府的告示，「專諭」一類的訓諭，為什麼要用白話呢？不是因為文言不能使人懂得嗎？現在的國官做到會場演說，摸出一篇古文或駢文或韻文的文章，唸了一遍，一個人都聽不懂；明天登在報上，多數人看了還是不懂；再看我們的社會生活，——在學校聽講，教授演說，命令僕役，叫車子，打電話，談天，辯駁，——那一件是

用文言的，我們還是「新文中人」，尙且不能用文言作共同生活的媒介，何況大多數的平民呢！

以上說語言文字的四種用處，文言竟沒有一方面不是退化的。上文所說，同時又都可證明白話在這四方面沒有一方面的應用能力不是比文言更大得多。

總括一句話，文言的種種應用能力久已減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白話的種種應用能力不但不會減少，反增加發達了，故是進化的。

現在反對白話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只好承認白話的用處，於是分出「應用文」與「美文」兩種以爲「應用文」可用白話，但是「美文」還應該用文言。這種區別含有兩層意義。第一，他承認白話的應用能力，但不承認白話可以作「美文」。白話不能作「美文」，是我們不能承認的。但是這個問題和本文無關，姑且不談。第二，他承認文言沒有應用的能力，只可以拿來做無用的美文。即此一端，便是文言報喪的訃聞，便是文言死刑判決書的主文！

天下的器物制度決沒有無用的進化，也決沒有用處更大的退化！

(11)

上節說文言的退化和白話的進化，都是泛論的。現在我要說明白話的應用能力是怎樣增加的，——就是要說明白話怎樣進化。上文我曾說：「白話的變遷，因為不受文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却有個條理次序可尋；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都是改良，都是進化！」本節所說，只是要證明這一段話。

從古代的文言，變為近代的白話，這一大段歷史有兩個大方向可以看得出：（一）該變繁的都漸漸變繁了。（二）該變簡的都變簡了。

（一）該變繁的都變繁了。變繁的例很多，我只能舉幾條重要的趨向。

第一，單音字變為複音字。中國文中，同音的字太多了，故容易混亂；古代的字，尾音除了韻母之外，還有 p, k, t, m, n, ng, h, 等等，故區別還不很難；後來只剩得韻母和 n, ng, h, 幾種尾音，更容易彼此互混了；後來「聲母」到處都增加起來，如輕唇重唇的分開，如舌頭舌上的分開，等等，也只是不知不覺的要補救這種容易混亂的缺點。最重要的補救方法還是把單音字變為複音字，例如師，禪，詩，尸，司，私，起，絲，八個字，有許多地方的人讀成一個音，沒有分別；有些地方的人分作「尸」（師禪詩尸）「△」（私司思

絲)兩個音,也還沒有什麼分別;但是說話時,這幾個字都變成了複音字:師傅,禪子,死尸,尸首,偏私,私通,驗碼,思想,黨絲;故不覺得困難。所以我們可以說,單音字變成複音字,乃是中國語言的一大變化。這種變化的趨勢起得很早,左傳裏的隱論文已有許多複音字,如「散離我兄弟,携航我同盟,傾覆我國家」;「傾覆我社稷,帥我靈賊,以來蕩播我邊疆」。漢代的文章用複音字更多,可見這種趨勢在文官本身已有了起點,不過還不十分自由發達。白話因為有會話的需要,故複音字也最多。複音字的造成,約有幾種方法:

(1)同義的字併成一字。例如規矩,法律,刑罰,名字,心思,頭腦,師傅,……

(2)本字後加「子」,「兒」等語尾。例如兒子,妻子,女子,椅子,桌子,盆兒,瓶兒,……這種語尾,如英文之 *John's*, *John's* 最初都有變小和親熱的意味。

(3)類名上加區別字。例如木匠,石匠,工人,軍人,會館,旅館,學堂,浴室,……

(4)重字。例如太太,奶奶,慢慢,快快,……

(5)其他方法,不能遍舉。

這種變遷有極大的重要；現在的白話所以能應付我們會話講演的需要，所以能做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全靠單音字減少，複音字加多，現在注音字母所以能有用，也只是因為這個緣故；將來中國語言所以能有採用字母的希望，也只是因為這個緣故。

第二，字數增加。許多反對白話的人都說白話的字不夠用，這話是大錯的；其實白話的字數比文言多得多；我們試拿紅樓夢用的字和一部正續古文辭類纂用的字相比較，便可知道、文、言、裏的字實在不夠用；我們做大學教授的人，在飯館裏開一個菜單，都開不完全，却還要說白話字少，這豈不是大笑話嗎？白話裏已寫定的字也就不少了，還有無數沒有寫定的字，將來都可用注音字母寫出來。此外文言裏的字，除了一些完全死了的字之外，都可儘量收入；複音的文言字，如法律，國民，方法，科學，教育，……等字，自不消說了，有許多單音字，如詩，飯，米，茶，水，火，……等字，都是文言白話共同可用的。將來做字典的人，把白話小說裏用的字和各種商業工藝通用的專門術語，搜集起來，再加上文言裏可以收用的字和新學術的術語，一定比文言常用的字要多好幾十倍。（文言裏有許多字久已完全無用了，一部說文裏可刪的字也不知多少。）

以上舉了兩條由簡變繁的例。變繁的例很多，如動詞的變化，如形容詞和狀詞的增加……我們不能一一列舉了。章太炎先生說：

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而世欲更文辭以從鄙語，冀人人可以理解則文化易流，斯則左矣。今言「道」「義」其旨固殊也；農牧之言「道」則曰「道理」其言「義」亦曰「道理」；今言「仁人」「善人」其旨亦有辨也；農牧之言「仁人」則曰「好人」其言「善人」亦曰「好人」；更文辭而從之，當何以為別矣？夫里閭恒言，大體不具；以是教授，是使真意澆殺，安得理解也？

(章氏叢書檢論五)

這話也不是細心研究的結果。文言裏有許多字的意思最含混，最紛歧；章先生所舉的「道」「義」等字，便是最普通的例。試問文言中的「道」字有多少種意義？白話用「道」字的許多意義，每個各有分別。例如「道路」「道理」「法子」等等。「義」字也是如此；白話用「義氣」「意義」「意思」等詞來分別「義」字的許多意義；白話用「道理」來代「義」字時，必是「義不容辭」一類的句子，因為「義」字這樣用法與「理」字本無分別，故白話也不加分別了。即此一端，可見白話對於文言應該分別的

地方都細細分別；對於文言不必分別的地方，便不分別了；白話用「好人」代「仁人」「善人」也只是因為平常人說「仁人君子」本來和「善人」沒有分別，至於經書裏說的「仁人」本不是平常人所常見的，（如「惟仁人放流之」等例），如何能怪俗話裏沒有這個分別呢？總之，文言有含混的地方，應該細細分別的，白話都細細分別出來，比文言細密得多。上文章先生所舉的幾個例，不但不能證明白話的「大體不具」，反而可以證明白話的變繁變簡都是有理由的進化。

（二）試、變、簡的都、變、簡了。上文說白話比文言更繁密，更豐富，都是很顯而易見的變遷；如複音字的便利，如字數的加多，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現在我要說文言裏有許多應該變簡的地方，白話裏都變簡了；這種變遷，平常人都不大留意，故不覺得這都是進化的變遷；我且舉這條最容易明白的例。

第一，義、義、義一切無用的區別，都廢除了。文言裏有許多極無道理的區別。說文家都說，豕生三月叫做「豨」，一歲叫做「豮」，二歲叫做「豳」，三歲叫做「豻」，又牝豕叫做「豳」，牡豕叫做「豻」。馬部說，馬二歲叫做「駒」，三歲叫做「騊」，八歲叫做「馭」，又馬高六尺為「駮」，七尺為「駮」，八尺為「龍」，牡馬為「騊」，牝馬為「駮」。羊部說，牡羊為「羴」，牝羊為「羴」，又羴羊化曰「羴」。

「夏羊牡曰『羖』，牛都說，二歲牛爲『犗』，三歲牛爲『犗』，四歲牛爲『犗』。這些區別都是沒有用處的區別。當太古畜牧的時代，入同家畜很接近，故有這些繁瑣的區別。後來的人，離開畜牧生活日遠了，難道能記得這些麻煩的區別？故後來這些字都死去了，只剩得一個『駒』字代一切小馬，一個『羔』字代一切小羊，一個『犢』字代一切小牛。這還是不容易記的區別，所以白話裏又把『駒』、『犢』等字廢去了，直用一個『類名加區別字』的普通公式，如『小馬』、『小牛』、『公豬』、『母豬』、『公牛』、『母牛』之類，那就更容易記了。三歲的牛直叫做『三歲的牛』，六尺的馬直叫做『六尺的馬』，也是變爲『類名加區別字』的公式。從前要配無數煩雜的特別名詞，現在只須配得這一個公式就夠用了。這不是一大進化嗎？（這一類的例極多，不能遍舉了。）

第二，繁雜不整齊的文法變化，多變爲簡易畫一的變化了。我們可舉代名詞的變化爲例，古代的名詞很有一些麻煩的變化，例如：

(1) 吾我之別。『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汝上矣。』又『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今者吾喪我。』可見吾字該用在主位，我字該用在目的位。

(2)爾汝之別。「……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無罪歟？」可見名詞之前的形容代詞（主物位，白話的「你的」）應該用「爾」。

(3)彼之其之別。上文的兩種區別後來都是漸漸的失掉了；只有第三身的代名詞，在文言裏至今還不會改變，「之」字必須用在目的位，決不可用在主位；「其」字必須用在主物位。

這些區別，在文言裏不但沒有廢除干淨，並且添上了「余，予，僕，卿，伊，渠……」等字，更麻煩了，但是白話把這些無謂的區別廢除了，變成一副很整齊的代名詞：

第一身，我，我們，我們的，

第二身，你，你們，你們的，

第三身，他，他們，他們的，

看這表，便可知白話的代名詞把古代剩下的主位和目的位的區別一齊掃去了；主物位雖然分出來，但是加上「的」字語尾，把「形容詞」的性質更表示出來，並且三身有同樣的變化，也更容易記得了。不但國語如此，就是各地土話用的代名詞雖然不同，文法的變化都大致相同。這樣把繁雜不整

齊的變化，變爲簡易畫一的變化，確是白話的一大進化。

這樣的例，舉不勝舉，古文「承接代詞」有「者」「所」兩字，一個是主位，一個是目的位；現在都變成一個「的」字了。

(1) 古文(主位)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目的位)播州非人所居。

(2) 白話(主位)做這詩的是誰？

(目的位)播州不是人住的。

又如古文的「詢問代詞」有誰，孰，何，奚，曷，胡，焉，安，等字；這幾個字的用法很複雜，(看馬氏文通二之五)很不整齊；白話的詢問代詞只有一個「誰」問人，一個「什麼」問物；無論主位，目的位，注物位，都可通用。這也是一條同類的例。

我舉這幾條例來證明文言裏許多繁複不整齊的文法變化在白話裏都變簡易畫一了。

第三，許多不必有的句法變格，都變成容易的正格了。中國句法的正格是：

(1) 棄物。狗吠。

(格) 主詞——動詞。

(2) 子見商子。

(格) 主詞——外動詞——止詞。

但是文言中有許多句子是用變格的。我且舉幾個重要的例：

(1) 否定的外動詞的止詞若是代名詞，當放在否定詞與動詞之間。

(例) 真我知也夫！不作「真知我。」

吾不之知。不作「不知之。」

吾不汝貸。不作「不貸汝。」

(格) 主詞——否定詞——止詞——外動詞。

白話覺得這種格是很不方便的，並且沒有理由，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白話遇着這樣的句子，都改

修正格：

(例)我不認識他。

我不救你，沒有人知道我。

(2)動詞代詞用作止詞時(目的位)都放在動詞之前：

(例)吾羅款客何好客何能

聞威笑事？

(格)主詞——止詞——外動詞。

這也是變格；白話也不承認這種變格是有存在的理由的，故也把他改過來，變成正格：

(例)我款羅你愛什麼你能做什麼？

(格)主詞——外動詞——止詞。

這樣一變，就更容易記得了。

(3)承接代詞「所」字是一個止詞(目的位)常放在動詞之前：

(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當代名人新文選 中卷

天所立大單于。

(格)主詞—止詞—動詞。

白話覺得這種倒裝句法也沒有保存的必要，所以也把他倒過來，變成正格：

(例)你自己不要的，也不要給人。

天立的大單于。

(格)主詞—動詞—止詞。

這樣一變，更方便了。

以上舉出的三種變格的句法，在實用上自然很不方便，不容易懂得，又不容易記得。但是因為古文相傳下來是這樣倒裝的，故那些「聰明才智」的文學專門名家都只能依樣畫葫蘆，雖然莫名其妙，只好依舊着古文大家的「義法」做去。這些「文學專門名家」因為全靠機械的熟讀，不懂得文法的道理，故往往鬧出大笑話來。但是他們決沒有改革的能力，所以中國文字在他們的手裏實在沒有什麼進步。中國語言的逐漸改良，逐漸進步，如上文舉出的許多例，都是靠那些

無量數的「鄉曲愚夫，閭巷婦稚」的功勞！

最可怪的，那些沒有學問的「鄉曲愚夫，閭巷婦稚」雖然不知不覺的做這種大膽的改革事業，却並不是糊裏糊塗的一味貪圖方便，不顧文法上的需要。最可怪的，就是他們對於什麼地方應該改變，什麼地方不應該改變，都極有斟酌，極有分寸。就拿倒裝句法來說，有一種變格的句法，他們絲毫不會改變：

（例）殺人者，知命者。

（格）勸詞——止詞——主詞。

這種句法，把主詞放在最末，表示「者」字是一個承接代詞。白話也是這樣倒裝的：

（例）殺人的，算命的，打虎的。

這種句法，白話也會想改變過來，變成正格：

（例）誰殺人，誰該死。誰不來，誰不是好漢。誰愛聽，儘管來聽。

但是這種變法，總不是舊式倒裝法的方便，況且有許多地方仍舊是變不過來：

當代名人新文選 中卷

八三

（例）殺人的是我。這句若變爲「誰殺人是我」，上半便成疑問句了。

（又）打虎的武松是他的叔叔。這句決不能變爲「誰打虎武松是他的叔叔」

因此白話雖然覺得這種變格很不方便，但是他又知道變爲正格更多不便，到不如不變了罷。

以下所說，都只是要證明白話的變遷，無論是變繁密了或是變簡易了，都是很有理由的變遷。該變繁的，都變繁了；該變簡的，都變簡了；就是那些該變而不會變的，也都有一個不能改變的理由。改變的動機是實用上的困難，改變的目的是要補救這種實用上的困難，改變的結果是應用能力的加多。這是中國國語的進化小史。

這一段國語進化小史的大教訓，莫要看輕了那些無量數的「鄉曲愚夫，閭巷婦稚」！他們能做那些文學專門名家所不能做又不敢做的革新事業！（新青年）

自覺與盲從

梅光迪

近日京滬各埠，新出版物十餘種，類多自命覺悟，以順應「世界潮流」爲職志。其所謂「世界潮流」者，大約不外大同主義，平民主義，社會主義，諸說就其表面觀之，一若吾國青年忽同時具得歐美名

師之指示，或讀盡歐美現行之書報，得知世界思潮之趨勢，而又與本國之文化與社會制度，澈底研究，瞭然於其病源之所在，今乃得一海外之萬靈良方以救之者。夫作者亦一青年，亦當負友歐美，略聞世界思潮之趨勢，又當默察吾國舊文明與社會制度之病源，而以改造之業，自勉者；對於吾國青年之覺悟，尤誠宜歡呼自壯，慶吾運之不衰，努力爲此「新文化運動」隊中之前驅。然作者愛吾國青年之覺悟，尤愛真理。於此革新聲浪中，人方以泰光始啓，而已獨絕隱憂，以爲搜漫長夜之將至，欲於可愛之青年前，進一警告逆耳之言，非作者之好爲立異。然時真理有獨存之價值，不以衆人之好惡爲是非；作者只認真理，其言論之趨時與否，迎合當世之心理與否，則所不計也。

吾國人素以守舊著於世者也；然近二十年來，與西洋文化接，相形見拙。又屢經喪師失地之餘，他人且挾其威權，強以其文化輸達於我；故國人一面爲世界大勢所統迫，一面對於本國文明有不滿意之省悟；於是改革之聲，始由機械槍砲，而進爲政治；繼由政治而進爲教育社會；今則且及於文學美術矣。蓋兩種文明相觸，其最初引人注目者，必顯而易見之處，如物質文明是也；積久而後及於隱而難測之精神文明；以吾國近二十年之歷史觀之，國民性之變遷速度，洵遠過於尋常，雖事實與思想懸絕，彼之

事實，吾國物質文明之不振如故，而思想上國人早已超越改革物質文明之時代，從事於精神文明之改革矣。今日吾國思想界之領袖，若謂其變遷性勝於保守性，非過言也。然惟其以此短促之時間，經如許之變遷，其思想之淺陋不精，亦為理勢上所必然；兼以吾國之所謂西洋思想，多販自日本，不免間接之弊。近雖留學西洋者漸多，戰勝語言文字之阻隔，為直接之研究；然留學西洋者，大率多年少而學未成之士。其於西洋思想，能實激會通者，有幾人耶？其於西洋學術有評判取舍之能，何者為適用於吾國，何者為不適用於吾國，又有幾人耶？然有人焉，挾其留學西洋之資格，（國之信仰西洋留學生，亦其崇拜歐化現象之一種）出其猖駁不純似是而非之學，以號於衆曰：此西洋思想也；更巧其詞以迎合現今吾國人之變遷好新性，以號於衆曰：此西洋最新思想也；國之青年，乃靡然從風，以順應其學說，為順應世界潮流。作者不敏，竊益三疑問於此，以期與吾國青年界討論焉。

（一）現時吾國人之所謂世界潮流者，果非真正之世界潮流耶？近代西洋思想界之複雜，已臻極端，政治經濟哲學文學美術各科，均派別紛出，莫衷一是。任指定何科之何派，謂其最占優勝，有左右世界之勢力，乃大難事。凡吾國人所盛稱之各種主義，奉之為「世界潮流」者，不過西洋一部分人之主張，

其視之漠然不足介意，或大聲以張反對之幟者，實占多數；此等思想界之現象，稍顧歐美現行之書報者，類能道之。

(二)吾國人對於所樂道之各種主義，果能了解其實在價值，有取舍之能力耶？凡一思想之發生也，必經多時多人之討論，反對與贊同者，各盡其詞，而後其實在價值乃現。如吾國人所盛稱之各種主義，其發生於西洋，皆在百年前或至數百年前，演變變化，費盡幾許學者之腦筋，至今始占一部份之勢力。蓋研究學術，首重獨立，不倚傍他人，西洋學者所奉為金科玉律者，曰獨立之研究，(Independent research)曰勿附和宗師，(Goutfellow authorities)其對於一種之思想，必待積久之自行探討，往復斟酌，其真偽是非，確有心得，而後定最終之取舍。吾國學者則不然，一新思想之發生，只要其倡之者，挾一西洋博士頭銜，或盤踞學術界之要津，登高一呼，其思想之流行也，可嗚嗚而待。夫學問家無獨立精神，而惟他人或宗師之是賴，其弊將至不肯吃苦以自用其腦筋，於學問上之造就，不期精深，終其身為門外漢；於是學術之真偽是非，皆不能辨，只知盲從，相因相襲，以最流行最趨時之學術為學術，而學術上之標準全失矣。作者非謂吾國今日學術界，已陷此境；然其趨勢顯然如是，無可諱言者，不然，何以倡所謂

「新潮」與「白話文學」等說者，未及數年，而附和者之衆乃如許，吾觀京滬之新出版物，大抵陳陳相因，讀之惟覺其雷同寡味，求其有真知灼見，對於其所主張，有精到之發揮者，蓋罕見也。至於求其有分析與判決之眼光，不爲籠統與完全之贊同，則難之又難矣。

(三)現在吾國所流行之各種主義，果適用於吾國今日之社會乎？近世西洋各種主義之發生，皆有其特殊之社會制度爲之因；例如有資本主義之弊害，而後能發生社會主義；有帝國軍國主義之弊害，而後能發生大同主義；吾國工商業始萌芽，正苦無資本以振興之；吾國地削權喪外患方劇，正宜整頓軍備，（吾國現在之武人政治，只可謂之少數武人專制，與近世西洋之軍國主義，絕無相同之處。）以鞏固邦國之不保，而視言大同，其害有二：（一）國防廢弛，與帝國軍國主義之國而畜志謀我者以良權也。（二）示人以無自衛之力，而夢想人類改換心腸發大慈悲，易其強權兼并之術，爲博愛互助之術也。況西洋資本之弊害，非社會主義所能救正；西洋帝國軍國主義之弊害，非大同主義所能救正；西洋學者，類能言之，乃吾國人好作無病之呻吟，又欲取不對症之藥，以治想像中之病，此真作者所大惑不解者也。（民心週報）

我之愛國主義

陳博

伊古以來所謂爲愛國者，(Patriot)多指爲國捐軀之烈士，其所行事，可泣可歌，此算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然我之愛國主義則異於是。

何以言之？世之所重於愛國者何哉？豈非以大好河山，祖宗丘墓之所在，子孫食息之所資，晝地而守一羣之所託命，此而不愛，非屬豈管，即欲效齊太公流離異國，威逼任人已耳，故強敵侵入之時，則執戈禦侮；獨夫亂政之際，則血染義旗；衛國保民，此獻身之烈士所以可貴也。今日之中國，外迫於強敵，內逼於獨夫，(茲之所關獨浩者，非但專制君主及總統，凡國中之選權，而不植輿論之執政皆然。)非吾人困苦艱難，要求精血烈士爲國獻身之時代乎？然自我觀中國之危，固已迫於獨夫與強敵，而所以迫於獨夫強敵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墮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爲救本塞源之計，雖有少數難能可貴之愛國烈士，非徒無救於國之亡，行見吾種之滅也。世有疑吾言者乎？試觀中國現象，若武人之亂政，若府庫之空虛，若產業之凋零，若社會之腐敗，若人格之墮落，若官吏之貪墨，若游民盜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癘之流行，凡此種種，無一不爲國亡種滅之根源，又無一不爲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之

運浮吾族，而實爲吾人不能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家。」曰：「游民乞丐國。」曰：「賄賂爲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容。」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僞。」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又無一而爲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退化，如此墮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顏面有何權利，生存於世界？一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以上者，一時遭逢獨夫強敵，國家瀕於危亡，得獻身爲國之烈士而救之，足濟於難；若其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以下者，則自侮自伐，其招致強敵獨夫也，如磁石之引針，其國家無時不在滅亡之數，其亡自亡也，其滅自滅也，即幸不遭逢強敵獨夫，而其國之不幸，乃在遭逢強敵獨夫以上，反以遭逢強敵獨夫，促其覺悟，爲國之大幸。夫所貴乎愛國烈士者，救其國之危亡也；否則，何取焉？今其國之危亡也，亡之者雖將爲強敵爲獨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國民之行爲與性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爲之改善，視所需乎爲國獻身之烈士，其量尤廣，其勢尤迫。故我之愛國主義，不在爲國捐軀，而在篤行自好之士，爲國家惜名譽，爲國家弭亂源，爲國家培實力；我愛國蓋青年乎！爲國捐軀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會當其時，願諸君決然爲之無所籌顧。

然此種愛國行爲乃一時而非持續的，乃治標的，而非治本的，吾之所謂持續的治本的愛國主義者。

曰勸。傳曰：民生在勤，勸則不匱。今日西洋各國國力之發展，無不視經濟力爲標準，而經濟學之生產三要素曰土地，曰人力，曰資本，夫資本之初源，仍出於土地與人力，土地而不施以人力，仍不得視爲財產，如石田，豈是也。故人力應視爲最重要之生產要素。一社會之人力至者，其社會之經濟力必強，一個人之人力至者，其個人之生計，必不至匱乏，此可斷言者也。智族之勤勉，半由於靈魂之強，半由於習慣之善。吾華情民，卽不終朝閒散，亦不解時間上之經濟爲何事，可貴有限之光陰，擲之閒談而不惜焉，擲之博奕而不惜焉，擲之睡眠宴飲而不惜焉。西人之與人約會也，恒以何分爲期，華人則往往約日相見，西人之行路也，恆一往無前，華人則往往瞻顧徘徊於中道，若無所事事。勞動神聖，智族之格言，美譽，優，吾華之風尚，中人之家，亦往往僕婢盈室，游民逼國，乞丐載途，美好丈夫，往往四體不動，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乃社會有體面者所羞爲，寧甘厚顏以仰權門之餘瀝。嗚呼！人力廢而產業衰，產業衰而國力墜，愛國君子，必尚乎勤。

曰儉。奢侈之爲害，自個人言之，貪食漁色，戕害其生，奢以傷廉，墮落人格，吾見夫世之倒行逆施者，

非必嘗喪心病狂，僅以生活習於奢華，不得不稍昧心，自趨陷穽。自國家社會言之，俗尚奢侈，國力虛耗，在昔羅馬西班牙之末路，可爲殷鑒。消費之額，不可超過生產，已爲經濟學之定則；況近世工商業興，以機械代人力，資本之功用，卓越前世，國民而無貯蓄心，浪費資財於不生產之用途，則產業凋敝，國力衰微，可立而俟。吾華之貧，字內僅有，國民生事所需，多仰外品，谷之賄款國債，每歲正貨流田，窮於計算；若再事奢侈，不啻滴盡吾民之膏血，以爲外國工商業紀功之碑，增加高度。人人節衣縮食，以爲國民興產殖業之基金，愛國君子，何忍而不此？

曰：嗚呼！金錢罪惡，萬方同慨；然中國人之金錢罪惡，與歐美人之金錢罪惡不同，而罪惡尤甚。以中國人專以造罪惡而得金錢，復以金錢造成罪惡也；但有錢可圖，便無惡不作；古人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惟死，則天下治矣。不圖今之武官，既怕死又復愛錢，若龍濟光張勳輩，豈異有何異志與共和爲敵，祇以擴張軍餉數百萬，聚斂者不肯輕棄，遂不惜倒行逆施耳！袁氏叛國，爲之奔走盡力者遍天下，豈有一概其爲人，或真以帝制足以救國者，豈悉爲黃金所驅使？（嚴復明白宣言曰：余非帝制派，惟有錢而無不與耳。）袁氏叛，其子變於白晝衆目之下，悉悉悉物以法，覓覓覓守邊郡，務覓覓者，益無忌憚矣。

夫借債造路，莫失利權，爲何等痛心之事，祇以圖便交通，器而用此，乃竟有路未寸成，而借款數千萬悉入私囊者，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又若金州畫界、膠州畫界，利敵贈金，蒙蔽盜與，其罪惡更有甚焉。至於革命乃何等高尚之事功，革命黨爲何等富於犧牲精神之人物，宜不類乎貪吏矣，而恃其師旅之衆，強取橫鄉，滿載而歸者，所在多有。此外文武官吏，及假口創辦實業之奸人，盜取多金，榮歸鄉里，儼然以巨紳自居者，不可勝數，社會亦優容之而不以爲怪。甚至以尊孔尙德之輩人自居者，亦復貪靡載道，嗚呼！「貪」之一字，幾爲吾人之通病，此而不知悔改，更有何愛國之可言？

曰潔。西洋人稱世界不潔之民族，印度人、朝鮮人，與吾華船足面三。華人足跡所至，無不遭受侮辱，非盡顯國勢之衰微，其不潔之習慣與夫污穢可憎之辨髮與衣冠，吾人所之良心而言，亦實足招尤取侮。公共衛生，固無定制，痰唾無禁，糞穢載途，沐浴不勤，臭惡視西人所畜犬馬加甚，廚竈不治，遠不若歐美場所之清潔，試立通衢，觀彼行來，衣冠整潔者，百不獲一，觸目皆因言垢面，污穢逼人，雖在本國人，有不望而厭之者，必其同調，欲求尚潔之哲人，不加輕度，本非人情。然此猶屬外觀之污穢，而其內心之不潔，尤令人言之恐怖，經數千年之專制政治，自秦政以迄洪憲皇帝，無不以利祿奔走天下，吾國民途

沈迷於利祿而不自覺，卑鄙齷齪之國民性，由此養成。吾人無宗教信仰心，有之則做官耳！殆若歐美人之信耶穌，日本人之尊天皇，爲同一之迷信；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榮辱，以此爲衡，婢膝奴顏，以爲至樂。食力創業，乃至高尚至清潔適於國民實力伸張之美德，而視爲天下之至賤，不屑爲也。農桑賦畝以充廩稅，工商業其行業以謀差委，士業其學以求官，驅天下生利之有業者，而爲無業分利之游民，皆利祿之見爲之也。聞今之北京求官謀事者，數至二十萬衆，此二十萬衆中，其多數本已養成無業游民之資格，吾知其少數中，未必無富有學識經驗之人，可以自力經營相當之事業者；而必欲投身官海，自附於搖尾噬頭之列，毋亦利祿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創業爲可貴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創業者，自絕生利之途；民權由之流落，國力由之衰微，此於一羣之進化，關係匪輕。是以愛國志士，宜使身心俱潔。

曰：誠，浮詞誇語，立言之不誠也；居喪守節，道錫之不誠也；時亡而在拜，喪人之不誠也；吾人習於不誠也久矣。以近事言之，袁氏之稱帝也，始終表裏堅持贊成反對者，吾皆敬其爲人，乃有分明心懷反對者也，而表面重附贊成之列，朝酒馳進，夕奉義旗，袁氏不鑑，因應受此挪揄，而國民之詐僞不誠，則已完

全暴露，其上焉者謂爲從權以伺隙，其下焉者詭曰逢惡以遂其亡，吾心固反對帝制者也，不知若賂迷論心，卽籌安六人，去稽劉外，何嘗有一人誠心贊成帝制，惟其非誠心贊成而贊成之者，其人格遠在誠心贊成而贊成之者之下，明知故犯，其罪加等，此何等事，而云從權逢惡，則一旦強敵壓境奪國，不知其從權逢惡也，更演何醜態，作何罪孽。此外人所以謂法蘭西革命，爲悲劇的革命，而華人革命，乃滑稽劇也，若張勳，倪嗣冲，陳宦，湯壽潛，龍濟光，張作霖，王占元輩，本誠心贊成帝制者也，乃袁氏一去，或叛袁獨立，或仍就共和政府之軍職，視昔之稱揚帝制痛罵共和也，前後竟若兩人，孫毓筠非供奉洪憲皇帝之御容，稱以今上聖主萬壽者乎？乃帝制取消時，與其友畫，竟有袁逆之稱，其他請願勸進之妄人，今又復正襟厲色以言民權共和者，滔滔皆是，反覆變詐，一至於斯，誠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嗚乎，不誠之民族，爲善不終，爲惡亦不終，吾見夫國中多樂於爲惡之人，吾未見有始終爲惡之硬漢，詐僞圓滑，人格何存，吾願愛國之士，無論維新守舊，帝黨共和，皆本諸良心之至誠，慎厥終始，以存國民一線之人格。

曰僑人而無信，不獨爲道德之羞，亦且爲經濟之累，政府無信，則紙幣不行，內債難得，其最大之惡果，爲無人民信託之國家銀行，金融大權，操諸外人之手，人民無信，則非獨資無由創業，當此工商發達

時代，非資本集合，必不適於營業競爭；而吾國人之視集資創業也，不啻爲驅錢之別名；由是全國資金，皆成死物，絕無流通生長之機緣；以視歐美人之資財，衣食之餘，悉貯之銀行經營產業，息惠流通遞加生長也，其社會金融之日就枯竭，殆與人之身血不流行，坐待衰萎以死，同一現象，是故民信不立，國之金融，決無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債而存，人民以盜竊而活，由貧而弱，由弱而亡，詎不滋痛。

之數德者，固老生之常談，實救國之要道；人或以爲視獻身義烈爲迂遠，吾獨以此爲持續的治本的真正愛國之行爲。蓋今世列強并立，皆挾其全國國民之德智力以相角，與亡之數，不待戰爭而決；其與也有故，其亡也有由，唯其亡之已有由矣，雖有爲國獻身之烈士，亦莫之能救。故今世愛國之說，與古不同，欲愛其國使立於不亡之地，非視其國之亡始愛而殉之也。夫亡國身殉，其義烈固自可風，若嚴格論之，自古以身殉國者，未必人人皆無製造亡國原因之罪，故愛其國使立於不亡之地，愛國之義，莫隆於斯。（新青年）

實行民治的基礎

陳獨秀

民治是什麼？難道就是北京民治日報所說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義的原素爲四種：

(一) 政治的民治主義 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類。

(二) 民權的民治主義 就是注重人民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

(三) 社會的民治主義 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 生計的民治主義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縮平貧富的階級之類。

前二種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民治主義，後二種是關於社會經濟方面的民治主義。原來「民治主義」(Democracy) 歐洲古代單是用做「自由民」(對奴隸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和「專制政治」(Autocracy) 相反；後來人智日漸進步，民治主義的意思也就日漸擴張；不但拿他來反對專制帝王，無論政治，社會，道德，經濟，文學，思想，凡是反對專制的，特權的，逼人間一切生活，幾乎沒有一處不豎起民治主義的旗幟。所以杜威博士列舉民治主義的原素，不限於政治一方面。

我們現在所盼望的實行民治，自然也不限於政治一方面。而且我個人的意思：覺得「社會生活向上」是我們的目標，政治，道德，經濟，的進步，不過是達到這目標的各種工具；政治雖是重要的工具，總

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說若要改良政治，別忘了政治是一種工具，別拿工具當目的，才可以改良出來適合我們目的的工具；我敢說最進步的政治，必是把社會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閒文。因此我們所主張的民治，是照著杜威博士所舉的四種原素，把政治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民治主義，當做達到我們目的——社會生活向上的——兩大工具。

在這兩種工具當中，又是應該置重社會經濟方面的；我以為關於社會經濟的設施，應當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基礎。

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至於他關於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覺得還有點不徹底；我們既然是個「自由民」不是奴隸，言論，出版，信仰，居住，集會，這幾種自由權，不用說都是生活必須品；憲法我們也是要的，代議制也不能盡廢；但是單靠「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恐怕我們生活必須的幾種自由權，還是握在人家手裏，不算歸我們所有。我們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是由人民直接議定。

憲法，用憲法規定權限，用代表制照憲法的規定執行民意；換一句話說，就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的階級，人民自身同時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實說，就是消極的不要被動的官治，積極的實行自動的人民自治；必須到了這個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們中國社會經濟的民治，自然還沒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却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國的藥，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藥；「政治的民治主義」這七個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還不大順眼。但是我決不因此灰心短氣，因為有三個緣故：一是中國創造共和的歲月，比起歐美亦還是太淺，陳年老病那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國社會史上的現象，真算得與衆不同；上面是極專制的政府，下面是極放任的人民，除了訴訟和納稅以外，政府和人民幾乎不生關係，這種極放任不和政府生關係的人民，自己却有種種類乎自治團體的聯合：鄉村有宗祠，有神廟，有團練，都會有會館，有各種善堂，（育嬰，養老，施診，施藥，積穀，救火之類。）有義學，有各種工商業的公所，豫這些各種聯合，雖然和我們理想的民治隔得遠遠，却不能說中國人的民治制度，沒有歷史上的基礎。三是中國人工商業不進化和國家觀念不發達，從讓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因此物質文明不進

步，因此國民沒有一致團結力；從好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却因此沒有造成像歐洲那樣的資產階級和軍國主義；而且自古以來，就有許行的「並耕」孔子的「均無貧」種種高遠理想，「限田」的討論，是我們歷史上很熱鬧的問題；「自食其力」是無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證明我們的國民性裏面，確實含着許多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的成分。我因為有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義和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將來都可以在中國大大的發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氣，所以我不抱悲觀。

現在政象不佳，沒有實行民治主義的緣故，也有好幾層：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們從前把建設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傳民治主義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軍全由軍人主動，一般國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擁護共和的進步國民兩黨人，都不懂得民治主義的真相，都以為政府萬能，把全國精神用在憲法問題，國會問題，內閣問題，省制問題，全國的水利交通問題，至於民治的基礎——人民的自治與聯合——反來無人過問；五，是少數提倡地方自治的人，雖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舊迷信大規模的省自治和縣自治，其實這種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府的分治，是畫分行政區域和地方長官權限的問題，仍舊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礎——人民直接的實際自治與聯合——截然是兩

件事。我們現在要實行民主主義，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堅實基礎，必須把上面說的二、三、四、五這幾層毛病通通除去，多幹實事，少出風頭，把大偉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運動家大愛國者的架子收將起來，低下頭在那小規模的極不威風的堅實的民治基礎——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上做工夫；不然，無論北洋軍人執政也罷，西南軍人執政也罷，直系得勢也罷，北方的安福部得勢也罷，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學會）得勢也罷，進步黨的內閣也罷，國民黨的內閣也罷，復官僚的內閣也罷，我可以斷定中國的民治，仍舊是北京民治日報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講「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的民治。我不是說不要憲法，不要國會，不要好內閣，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國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對省自治，縣自治，我以為這些事業，必須建築在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充分發展；大規模的民治制度，必須建築在小組織的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實現；基礎不堅固的建築，像那沙上層樓，自然容易崩壞；沒有堅固基礎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裝飾得如此堂皇，實質上畢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決不會實現，各種事業也不會充分發展。社會經濟的民主主義，那一國都還沒有實行；政治的民主主義，英美兩國比較其餘的國家，總算是發達的了。他們所以發達的由來，乃是經許多歲月，由許多小組織的地方自

治團體和各種同業聯合，合攏起來，才能夠發揮今天這樣大規模的民治主義；好像一個生物體，不是把散沙，也不是一塊整物，乃無數細胞組織，器官組織，合攏起來，才能夠成就全體的作用。他們的民治主義，不是由中央政府頒布一部憲法幾條法令，就會馬上湧現出來的，乃是他們全體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創造出來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中說道：「美國是一個聯邦的國家，當初移民的時候，每到一處，便造成一個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國。小小的一個鄉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說道：「美國的聯邦是由那些有獨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併起來的，歷史上的進化是由一村一村聯合起來的。美國的百姓是為我自由而來的，所以他們當初祇要自治不要國家，後來因有國家的需要，所以才組成聯邦。」

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是要注意政治經濟兩方面，是應當在民治的堅實基礎上做工夫，是應當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創造這基礎，這基礎是什麼？就是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這種聯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間接的；是要實際去做公共生活緊要的事務，不是掛起招牌就算完事。這種聯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兩

現在有許多人的心理，以為時局如此紛亂，政府那裏顧得到地方自治的問題；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還未經正式國會詳細規定出來，我們怎樣着手？至於同業聯合的組織法，政府國會都還未曾想到，更是無從組織。我想這種見解是大錯而特錯，是有兩個根本上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以為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夠實現。我以為這種從上面提倡的自治聯合，就是能夠實現。也只是被動的官式的假民治，我們不要；我們所要的，是從底下創造發達起來的，人民自動的真民治。第二個錯誤，是以為法律能夠產生事實，事實不能夠產生法律。我的見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對，我以為法律產生事實的力量小，事實產生法律的力量大，社會上先有一種已成的事實，政府承認他的「當然」就是法律，學者說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學說。一切法律和學說，大概都從已成的事實產生出來的。譬如英美兩國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們的人民創造出來這種事實，後來才由政府編成法典，學者演成學說；並不是先由政府頒布法典，學者創出學說，他們人民才去照辦的。所以我覺得時局紛亂不紛亂，政府提倡不提倡，國會有沒有議決法案，都和我们人民組織地方自治同業聯合不生關係。

我所說的同業聯合，和那由店東組織的各業公所及歐洲古時同業協會（Guild）不同，和歐洲此時由工人組織的職工聯合（僑譯工聯 Trade Union）及其他各種勞動組合也不同；因為此時中國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漢口幾個大工廠和各處鐵路礦山的督辦總辦，都是閩老官，當然不能和職工們平起平坐；其餘一般商界的店東店員，工界的老板夥計，地位都相差不遠，純粹資本作用和勞力沒有發生顯然的衝突以前，凡是親身從事業務的，都可以在一個聯合。關於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種種的學說，制度，非常之多；至於詳細的辦法，一時更說不盡；我現在單只就中國社會狀態的需要而且可以實行的，舉出幾條原則，免得失了直接的實際的精神，就會發生僵死，渙散，空洞，利用，壟斷，腐敗，種種不可救藥的老毛病。

最小範圍的組織 鄉間的地方自治，從一村一鎮著手，不可急急去辦那一鄉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馬路或是警察的分區，分做許多小自治區域，先從這小區域著手，不可急急去辦那城區自治。同業聯合是要拿一個地方的一種職業做範圍，譬如一個碼頭的水手，船戶，搬運夫，一個礦山的礦夫，一條鐵路的職工，一個城市的學校教職員，新聞記者，律師，醫生，木匠，瓦匠，車夫，轿夫，鐵

工，紡織工，漆工，裁縫，刺繡匠，排印工人，竈蓋，牌夫，等，各辦各的同業聯合，商業的店東管事和店員，在小城市裏便歸在一個聯合，在大城市裏，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業或馬路分辦各的同業聯合，萬萬不可急於組織那籠統空洞的什麼「工會」，廣大無邊的什麼「上海商界聯合會」什麼「全國工人聯合會」。凡是籠統空洞沒有小組織做基礎的大組織，等於沒有組織，這種沒有組織的大組織，消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多數人冷淡，渙散，放棄責任，積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人人都有直接議決權。這種小組織的地方團體和同業團體，人數都必然不多，團體內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會直接議決事務，無須採用代表制度。若是一團體的事務，各個分子都有直接參與的權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極方面，可以免得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多數人的組織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業上盡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觀團體渙散。中國現在的地方自治辦不好，就是因為大家讓少數的神董盤踞在那裏作惡，同業聯合沒有好效果，就是因為現在各業公所的組織，只是店東管事獨霸的機關，與多數的職工店員無涉，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就是因為小組織的人少，便於全體直接參與，一掃從前神董，店東，工頭，少數人把持的積弊，又可

以磨練多數人辦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數的教育程度不夠，還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上的話來回答：「民治主義何以好呢？因為他自身就是一種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過問的。人民不問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會發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對於政治有很大的責任，然後自然能養成一種政治人才。美國的浩雷斯曼說：「我們的主張不是說人生下來就配干預政治，不過總要叫他配干預才是。」這就是民治主義的教育。從前美國的選舉，也有財產教育男女的限制，現在才把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後，從沒聽人說過那個人不會選舉，可見得政治的才能是學得的，不是生來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為男女應該有同等權利的理論，姑且不提，單就事實上說，女子加入的壞處，我一時想不出；我却想出許多女子加入的好處，女子的和平、穩靜、精細，有秩序，顧名譽，富於同情心等，可以使團體凝結的性質，都比男子好；牠們第一美點，就是不利用團體去貪權官做。

執行董事不宜專權久任 執行團體議決事務的董事，由團體全體投票選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都不應當有教育財產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數宜多，任期宜短，不能連任，每半年改選三分之一，滿期迭任的次第，抽籤預定。無論大會或是董事會，都只設臨時主席，取合議制，不設會長總董。這都是防備少數人盤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團體自身生活的實際需要 地方自治應該注重的是：教育（小學校及圖書館社）、選舉（國會議員議會及城鄉自治會）、道路、公共衛生、鄉村的地方，加上積穀、水利、害蟲、三件事。同業聯合應該注重的是：教育（補習夜學、閱書報社、通俗講演）、儲蓄、公共衛生、相互救濟（疾病、老死、失業等事）、消費公社、職業介紹、公共娛樂、勞工待遇等事。上海工業界現在有許多同業的聯合會發生，我們十分歡迎；但是我們也有十分擔心的兩個疑問：（一）是否僅僅爲了外交的感觸？還是另有團體本身生活上實際需要的覺悟？（二）是否店東管事們在那裏包辦？上海各馬路的商界聯合會，頗和我主張的小組織相同，但我們不能滿意的地方：（一）到會的會員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是全體，並沒有過半數。（二）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東管事，沒有店員的分。（三）本身的組織和實際生活需要的問題，都沒有談起，請了許多事外的人來演說，發些救國搭商的空套議論，這是做什麼！我盼望社會

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為我所注重的實際生活需要討價過低，說我主張不徹底，我相信照中國現社會的狀況，只有這種小組織，注重這種實際生活的需要，乃是民主主義堅實的基礎，乃是政治經濟徹底改造必經的門路。我盼望官場中神經過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馬上就聯想到破壞統一；不要提起同業聯合，馬上就聯想到社會革命。我主張的這種小組織，實在平易可行，實在是共和國家政治經濟的實際需要，實在說不上什麼破壞統一，什麼社會革命；這種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們政權無涉，於你們官與多礙；就是這種小組織的同業聯合所注重的實際需要，也是在現社會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動，并非什麼過激的辦法，不但比不上法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那樣徹底，就是比英國的工聯（Trade Union）還要和平簡陋得多。

斷絕軍人官僚政客的關係 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國的三害，無論北洋軍人，西南軍人，老官僚，新官僚，舊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已未系，政學會，可以總批他「明搶暗奪誤國殃民」八個大字；一定要說那哪个好那歹，都是一偏之見，缺少閱歷。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望就是許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衝出這三害的重圍，另造一種新世界，這新世界的指南針，就是喚醒老百姓，都是

起腳來同走「實行民治」這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的基礎上最後要留意的，就是別讓三隻鬼溜進來，伸開他背上的那隻醜態的黑手，把我們的一線光明遮住了。蠅營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慣會看風頭，乘機竊取起來，更是眼明腿快，我們要格外嚴防，別讓他利用我們潔白的勞動工人和青年學生，來辦什麼政黨什麼勞動黨，做他當總長的敲門磚；最好是各種小組織的事務所，都貼上「小心扒竊」，好叫大眾留神。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堅實的基礎，也是故意擺出矮戶低窗的景象，好叫這班國人恐怕碰壞了紗帽翅，不來光顧才好。（新青年）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

陳獨秀

本誌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有人說我輩青年，重在修養學識，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甚麼政治呢？有人說本誌曾宣言志在輔導青年，不談時政，現在何必談甚麼政治惹出事來呢？呀！這些話却都說錯了，我以為談政治的人當分為三種：一種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職業；他所談的多半是政治中瑣碎行政問題，與我輩青年所談的政治不同。一種是官場以外他種職業的人，凡是有參政權的國民，一切政治問題行政問題，都應該談談。一種是修學時代之青年，行政問題，本可以不去理

會；至於政治問題，往往關於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該裝聾推啞呢？

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

第一，當排斥武力政治。以理論言，單獨武力，決不能建設現代的國家；以事實言，袁世凱張勳相繼以武力政策，都歸失敗；不但其自己失敗，國家也因之到了破產地位；倘有繼之者，其效果也可想而知。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現象，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爲惡因中之根本惡因；無論何人，一旦有槍在手，便莽殺淫掠，無所不爲，國法人言，無所顧忌；尙復成何世界！此種武力政治倘不廢除，不但共和是個虛名，就是復辟立君也沒有辦法；不但憲政不能實行，就是專制皇帝，也沒有臉面坐在金鑾殿上發號施令。所以我們中國要想政象清爽，當首先排斥武力政治，無論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勸他們把這有用的武力，用着對外，不許用着對內；必定這一層辦得到，然後才配開口說到什麼政治問題。否則將是無論北洋武人執政也好，西南武人執政也好，終久是個「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

有什麼政治法律之談呢？（日本楠瀬中將說道：）中國目前最要者，與其謂爲南北妥協，實在改革舊軍政治，若不改革，即聘百顧問，亦終難改善國政。）這話可算說得切中要害。

第二，當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現在世界各國中，保德意志雖說是以普魯士爲中心勢力統一聯邦，像日本雖說是以薩長軍閥爲中心勢力統一三島；但是德意志各聯邦，也不是專尊普魯士的鼻息；德日各政黨發露之國會，都有絕大的威權，也非普魯士及薩長軍人可以任意指揮隨便破壞的；況且近年以來，普魯士及薩長軍閥的威權，也都有日漸收縮之勢了。試問我們中國那一黨人那一派人，配說有普魯士或薩長軍閥的勤勞和實力呢？袁世凱以數十年的辛苦經營，尚且不能以一派勢力統一國家，其餘各黨各派的内容，都是四分五裂，本身尙不能統一，如何當作統一全國的中心勢力呢？這種迷夢鈞不破，各派人都想拿自己之勢力來統一中國，而各派都統一不成，即使一時成功，也斷斷不能持久；互爭政權，爭奪不休，必至外國人來統一而後已。所以我始終主張北洋國民進步三黨平分政權的辦法，又變成一黨組織內閣的夢想，我們中國人無論何黨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實在缺乏的很。老實說一句，一碗飯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獨吃，勢必大家

爭奪，將飯碗打破，一個人也吃不成。

第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種，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若是決計守舊，一切都應該採用中國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麼留學生，辦什麼學校，來研究西洋學問。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譬如既然想改用立憲共和制度，就應該尊重民權，法治，平等的精神；什麼大權政治，什麼天神，什麼聖王，都應該拋棄。若覺得神權君權爲無上治術，那共和立憲，便不值一文；又如相信世間萬事有神靈主宰，那西洋科學，便根本破壞，一無足取。若相信科學是發明真理的指南針，像那和科學相反的鬼神，靈魂，鍊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風水，陰陽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說，萬萬不足相信的。因爲新舊兩種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斷然不能相容，要想兩樣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馬，一糶不成。中國目下一方面既採用立憲共和政體，一方面又採唱尊君的孔教，夢想大權政治，反對民權；一方面設立科學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唱非科學的紀天，信鬼，修德，扶乩，的邪說；

一方面提倡西洋實驗的醫學，一方面又相信三焦、丹田、靜坐、運氣、的衛生；我國民的神經顛倒錯亂，怎樣到了這等地步！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

國家現象，往往隨學說為轉移。我們中國，已經被歷代悖謬的學說敗壞得不成樣子了。目下政治上社會上種種暗雲密布，也都有幾種悖謬學說在那裏作祟。慢說一班老腐敗了，就是頭腦不清的青年，也往往為悖謬學說所惑，我所以放膽一言，以促我青年之猛醒（新青年）。

抵抗力

陳獨秀

一、抵抗力之謂何？

天道遠，人道邈，天道惡，人道善，吾人眼前之正路，取徑乎邇而不迷其遠，盡力乎善以制其惡而已。宇宙間，一切生滅現象，吾人覺性之所能知，能力之所可及，此人道也。其生滅之本源，吾人所未知也，自然也。此天道也。老聃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天道，其事雖邈，其意則遠；循乎自然，萬物並處而日相親，雨水就下而蝕地，風日剝木而變衰，雷霆為殄，衆生相殺，孰主張是。此老氏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

狗也。故曰：天道惡，衆星各葆有其離力，而不相並；萬物各驅除其災害，而圖生存；人類以技術征服自然，利用以爲進化之助；人力勝天，事例最顯。其間意志之運用，雖爲自然進動之所苞；然以人證物，各從其意志之欲求，以與自然相抗，而成敗別焉。故曰：人道善，茲所謂人道者，非專爲人類而言，人類四大之身，亦在自然之列；惟其避害禦侮，自我生存之意志，萬類所同，此別於自然者也。自然每趨於毀壞，萬物各求其生存，一存一毀，此不得不需於抵抗力矣。抵抗力者，萬物各執着其避害禦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與天道自然相戰之謂也。

二、抵抗力之價值。

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爲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一切有生無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無抵抗力；此不獨人類爲然也，行星而無抵抗力，已爲太陽所吸收，植物而無抵抗力，則將先秋而零落，禽獸而無抵抗力，將何以堪；此無宮室衣裳之生活，人類之生事愈繁，所需於抵抗力者尤巨；自生理言之，所受自然之疾病，無日無時無之，治於醫藥者，祇十之二三，治於自身抵抗力者，恆十之七八。自政治言之，對外面無抵抗力，必爲異族所兼併；對內而無抵抗力，恆爲強暴所劫持。抵抗

力薄弱之人民，雖堯舜之君，將化爲桀村；而抵抗力強毅之民族，雖路易拿破之梟傑，亦不得不勉爲華
嚴頓；否則，身毀爲天下笑耳。自社會言之：羣衆意識，每覺從同，惡德汚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惡，視爲
其羣道德之精華，非有先覺哲人，力抗羣言，獨標異見，則社會莫由進化。自道德言之：人乘自然，貪殘成
性，卽有好善利羣之知識，而無抵抗實行之毅力，亦將隨波逐流，莫由自拔；矧食色根諸天性，強言不欲，
非僞卽癡；然縱之失當，每爲青年墮落之源，使抗欲無力，一切操行，一切習慣，悉難趨諸向上之途；而羣
己之樂利，胥因以破壞。審是人生行徑，無時無事，不在劇烈戰鬥之中，一旦喪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滅
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進化。蓋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抗力，求爲走肉
行尸，且不可得也。

三、抵抗力與吾國民性。

吾國衰亡之現象，何只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爲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縮苟安，鎔爲民性，屢笑萬國，東
鄰尤肆其惡評；最近義勇青年雜誌所載「支那之民族性與社會組織」文中，有言曰：

彼等但求生命財產之安全，其國土之附屬何國，非所注意；其國爲歷代易姓革命之國也，其國

王之爲劉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無所容心，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言，最足表示彼等之性格。彼等所願者，租稅少，課役稀，文法不繁而已。數千年來所謂爲政者，設種種文法，奪百姓之錢，以肥私腹；而百姓之利害休戚，不置眼中，終至官賊同視。彼等於個人眼前利益以外，決不喜爲之；政治上之抗爭，甯目爲妨害產業之絕大非行；政治之良否是非，一般人民絕不聞問；地等但屈從強有勢力者而已。（中略）支那今日之醒覺，不過一部分外國留學生；而一般國民，深以政爭妨害自身產業，爲彼等心中第一難堪之痛苦。若夫矚世界之潮流，促醒其迷夢，使知國家爲何物，民權爲何物，自由爲何物，其日尙遠也。

曰人此言，強半屬於知識問題者，猶可爲國人恕；惟其屈從強有勢力者一言，國人其何以忍受；然微諸吾人根性，又何能強顏不承。嗚呼國人！倘拋置抵抗力，惟強有勢力者是從，世界強有勢力者多矣！盜賊外人，將非所擇，厚顏苟安，真堪痛哭矣！嗚呼國人！須知奮鬥乃人生之職，苟安爲召亂之媒，兼弱攻昧，弱肉強食，中外古今，罕無異說，國人而拋置抵抗力，卽不啻自署奴券，置身弱昧之林也。舉凡吾之歷史，吾之政治，吾之社會，吾之家庭，無一非暗雲所籠罩，欲一一除舊布新，而不爲並世強盛之民所斃所攻。

所食，固非復萬險排萬難，莫由律致，以積重難返之勢，處競爭劇烈之秋，吾人所需抵抗力之量，較諸全日之歐戰，理當無法有增，而事象所呈，適得其反，愚昧無知者無論矣，卽由學下流，合污遠禍，毀節求容者，亦尙不足深責，吾人所第一痛心者，乃在抵抗力薄弱之賢人君子，其始也未嘗無推倒一時之概，澄濟天下之心，然一遇艱難，輒自阻喪，上者憤世自殺，次者厭世逃禪，又其次者，嫉俗隱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此四者，皆吾民之頹德名流，而如此消極，如此脆弱，如此退意，如此頹唐，馴致小人得長，君子道消，天地易位，而亡國賤奴，根性薄弱，其乃鐵案如山矣，或謂今俗澆薄，固如此也，而徵之在昔，耦耕之徒，目孔墨爲多事，漢明之滅，或歸罪於黨人，歷代國變，義烈之士，亦不過慷慨悲歌，閉門自殺而已，楊雄蔡邕，文學蓋世，而貶節於王莽，誰周馥道，士林所不齒也，而少年操行，俱見重於鄉黨，洪承疇初未嘗無殉國之志，而卒爲清廷厚祿美色所動，曹操秦檜之爲巨奸大惡，婦孺所知也，而操相濟南，檜爲御史時，不可謂非正人君子，由是而知吾國惡潮流勢力之偉大，與夫個人抵抗此惡潮流勢力之薄弱，相習成風，靡恥道喪，正義消亡，乃以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意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嗚呼悲哉！亡國滅種之病根，端在斯矣！

四、國人抵抗力薄弱之原因及救濟法。

披荆斬棘，拓此宏疆；吾人之祖先，若絕無抵抗力，則已爲羣蠻所并吞，而釀成今日之罷弱現象者，其原因蓋有三焉：一曰學說之爲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禮讓。佛說空無，義俠偉人，稱以大盜；貞直之士，謂爲粗橫；充塞吾民精神界者，無一強梁敢進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一曰專制君主之流毒也；全國人民，以君主之愛憎爲善惡，以君主之教訓爲良知，生死予奪，惟一人之意是從；人格喪亡，異議杜絕，所謂綱常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民德民志，民氣掃地盡矣。一曰統一之爲害也；列邦並立，各自爭存，智勇兼強，猶爭受推重，政權統一，則天下同風，民賊獨夫，益無忌憚，庸儒無論矣，卽所謂智勇兼強，非自毀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撻，奉令惟謹，別無生路，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至此則萬物類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爲不祥之物矣；並此三因，造成今果。吾人而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國賤奴自處也，計惟以熱血盪滌此三因，以造成將來之善果而已；拿破崙有言曰：「難」字「不能」字，惟恐入字典中有之，法蘭西人所不知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蕭爾孫曰：吾不識世間有可畏之事，乃木希典有言曰：訓練青年，當使身心悉如鋼鐵；卡內基有言曰：遇難而退，遇苦而悲者，皆無能之

人也。若崎氏者，以窮漢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也，臥病數十日，未嘗一出呻吟之聲，美利堅力戰八年而獨立，法蘭西流血數十載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師資，幸福軍功，莫由倖致，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門，一息尚存，決無逃避苟安之餘地，處順境而厲，遭逆境而毅者，皆非豪傑之士也，外境之降虜已耳。（青年雜誌）

新青年

陳獨秀

青年何爲而云新青年乎？以別夫舊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舊之別安在？自年齡言之，新舊青年固無以異，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與舊青年，固有絕對之鴻溝，是不可不指陳其大別，以促吾青年之警覺，慎勿以年齡在青年時代，遂妄自以爲取得青年之資格也。

自生理言之，白面書生，爲吾國青年稱美之名詞，民族衰微，卽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質，全國青年，悉乘蒲柳之資，絕無桓武之態，艱難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墮落，壯無能爲，此非吾國今日之現象乎！且青年體弱又不講衛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淺化之民，勢所必至，倘有精確之統計，示以年表，其必驚心悚目也無疑，世界各國青年死亡之病，因德國以結核性爲最多，然據一九二二年之統計，較三十年前減

少年數，英國以呼吸器病爲最多，據今統計，較之十餘年前，減少四分之一；日本青年之死，以腦神經系之疾爲最多，而最近調查，較十年前，減少六分之一；錫之立教，體育殊重，民力大強，數十年來青年死亡率之銳減，列國無與比倫，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強武有力相尚，競舟角力之會，野球遠足之遊，靡無虛日，其重視也，不在讀書授業之下，故其青年之壯健活潑，國民之進取有爲，良有以也；而我之青年，則何如乎？甚者縱慾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面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暈齒豁之期，登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人者，竟若鳳毛麟角，人字吾爲東方病夫國，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幾無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將何以圖存？吾可愛可敬之青年諸君乎！倘自認爲二十世紀之新青年，首應於生理上完成其青年之資格，慎勿以年齡上之僞青年自滿也。

更進而一論心理上之新青年，何以別夫舊青年乎？充滿吾人之神經，填塞吾人之骨髓，雖屍解魂消，焚其骨，揚其灰，用顯微鏡點點驗之，皆各有「做官發財」四大字；做官以張其威，發財以逞其慾，一若做官發財爲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間種種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犧牲之而無所顧惜，人間種種罪

羣，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無所忌憚；此等卑劣思惟，乃逆祖以來歷世遺傳之缺點。（此門卽有干祿之學）與夫社會之惡習，相演而日深；無倫若何讀書明理之青年，發憤維新之志士，一旦與世周旋，做官發財思想之觸發，無不與日俱深，濁流滔滔，雖有健者，莫之能禦，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賤種」卽曰：「卑劣無恥」；將忍此而終古乎？蓋將一掃此恥乎？此責任不得不加諸未嘗墮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諸君之雙肩，彼老者壯者及比諸老者壯者，腐敗墮落之青年均無論矣。吾可敬可愛之青年諸君，倘自認爲二十世紀之新青年，頭腦中必斬盡蕪絕彼老者壯者及比諸老者壯者腐敗墮落諸青年之做官發財思想，精神上別構真實新鮮之信仰，始得謂爲新青年而非舊青年，始得謂爲真青年而非僞青年，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舊布新之大革命。第一當明人生歸宿問題；人生數子寒暑耳，樂天者蕩，厭世者儻，惟知於此可貴之數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當之人物爲歸宿者得之，準此以行，則不得不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其羣，歲不我與，時不再來，計功之期，屈指可埃，一切未來之責任，畢生之光榮，又皆於此數十寒暑中之青年時代十數寒暑間植其大本；前瞻古人，後念來者，此身將爲何如人，自不應僅以做官求榮爲歸宿也。第二當明人生幸福問題；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當然之

天則；英人邊沁氏幸福論者之泰斗也，舉人生樂事凡十餘，而財富之樂居其一；舉人生之痛苦亦十餘事，而處分財富之難，卽列諸拙劣痛苦之內；審是金錢雖有萬能之現象，而幸福與財富，絕不可視爲一物也明矣。幸福之爲物，既必準快樂與痛苦以爲度，又必兼個人與社會以爲量，以個人發財主義爲幸福主義者，是不知幸福之爲何物也。吾青年之於人生幸福問題，應有五種觀念：一曰舉生幸福，悉於青年時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內容，以強健之身體正當之職業稱實之名譽爲最要，而發財不與焉。三曰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四曰自身幸福，應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賴他人。五曰不以現在暫時之幸福，易將來永久之痛苦。信能識此五者，則幸福之追求，未嘗非青年正當之信仰。若夫沈迷於社會家庭之惡習，以發財與幸福并爲一談，則異日立身處世，羞以賤己，實以賊人，其爲害於個人及社會國家者，寧有紀極；夫發財本非惡事，個人及社會之生存與發展，且以生產殖業爲重要之條件，惟中國式之發財方法，不出於生產殖業，而出於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爲發財之捷徑，蠶官摸金，餘爲國民之常識，爲害國家，莫此爲甚；發財固非惡事，卽做官亦非惡事，幸福更非惡事，惟吾人合做官發財享幸福三者以一貫之精神，遂至大盜逼於國中，人間種種至可恐怖之罪惡多由此造成，國將由此滅，種將由此削，吾可

敬可愛之青年！倘留此醒醒思想些微於頭腦，則新青年之資格，喪失無餘，因其精神上之醜態下流，與後腐敗陳腐之舊青年無以異也。

予於國中之老者壯者，與夫比諸老者壯者之青年，無論屬何社會，隸何黨派，於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懷抱悲觀；即自身亦在詛咒之列，幸有一縷光明者，時時微聞無數健全潔白之新青年，自絕望顛沈中喚予以興起，用敢作此最後之哀鳴。（新青年）

敬告青年

陳獨秀

竊以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勸之辭也；此亦東西民族涉想不同現象趨異之一端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硯，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閒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充塞細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嗚呼！韋斯以談，吾國之社會，其隆盛耶抑將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陳腐朽敗之分子，一聽其天然之淘

汰，雅不願以如流之歲月，與之說短道長，希冀其脫胎換骨也；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隣，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隨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髮，釋其容，直其膈，廣其胸，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思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鮮活潑，而為陳腐朽敗分子所陶冶者有之；羨假而畏陳腐朽敗分子勢力之龐大，瞻顧依回，不敢明目張膽，作頑很之抗鬥者有之；充塞社會之空氣，無往而非陳腐朽敗焉，求些少之新鮮活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香不可得；循斯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吾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為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留置於腦，羸利刃斷截，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審之。

一 自主而非奴隸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於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爲「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豈自認爲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隸之道也。（德國大哲尼采（Nietzsche）別道德爲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Morality of Slave）輕刑薄賦，奴隸之幸福也；稱頌功德，奴隸之文章也；拜爵賜第，奴隸之光榮也；豐碑高墓，奴隸之紀念物也；以其是非榮辱，聽命他人，不以自身爲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消滅無存，其一切善惡行爲，勢不能訴之自身意志而課以功過，謂之奴隸，雖曰不宜，立德立功，首當辨此。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進則退，中國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創造進化論（L'Évolution ou Créatrice）所以風靡一世也。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存亡之數，可以逆睹。矧在吾國，大夢未覺，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無一不相形醜拙，而可與當世爭衡；舉凡殘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訓，而不可謂誣；謬種流傳，豈自今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持較舊種之所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遲，幾及千載；尊重廿四朝之歷史性，而不作改進之圖，則驅吾民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說哉！於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為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於今世，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也。嗚呼！巴比倫人往矣！其文明尙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世界進化，駁駁未有已焉，其不能善變而與之俱進者，將見其不適環境之爭存，而退歸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 進取的面非退隱的

當此惡流奔進之時，得一二自好之士，潔身引退，豈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請於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夫生存競爭，勢所不免，一息尚存，即無守退安隱之餘地，排萬難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職，以善意解之，退隱爲高人出世之行，以惡意解之，退隱爲弱者不達競爭之現象，歐俗以橫厲無前爲上德，亞洲以閑逸恬淡爲美風，東西民族強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隱主義之根本缺點也。若夫吾國之俗，習爲委靡，苟取利祿者，不在倫列之數，自好之士，希聲隱淪，食粟衣帛，無益於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實與游惰無擇也，人心穢濁，不以此輩而有所補救，而國民抗往之風，植產之習，於焉以斬。人之生也，應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爲惡社會所征服，應超出惡社會，進冒險苦鬥之兵，而不可逃避惡社會，作逃避安閑之想，嗚呼！歐羅巴鐵騎，入汝室矣！將高臥白雲何處也。吾願青年之爲孔墨，而不願其爲巢由，吾願青年之爲托爾斯泰與達曷爾（St. Theodor，印度隱遁詩人）不若其爲哥倫布與安重根。

四 世界的而非鐵國的

並吾國而存立於大地者，大小凡四十餘國，強半與吾有通商往來之誼，加之海陸交通，朝夕千里，古

之所謂絕區，今視之若在戶庭，舉凡一國之經濟政治狀態有所變更，其影響率被於世界，不啻牽一髮而動全身也；立國於今之世，其興廢存亡，視其國之內政者半，影響於國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國近事證之：日本勃興，以促吾革命維新之局；歐洲戰起，日本乃有對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國於世界潮流之中，篤奮者固速其危亡，善變者反因以說進；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禍管，至今猶在八股垂髮時代，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利，萬邦並立，勳輒相聞，無論其國若何富強，亦不能漠視外情，自爲風氣，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遠；於此而執特別歷史國情之說，以冀抗此潮流，是猶有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智識；國民而無世界智識，其國將何以顯存於世界之中？語云：閉戶造車，出門未必合轍；今之造車者，不但閉戶，且欲以周禮考工之制，行之歐美康莊，其患將不止不合轍已也。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自約翰彌爾 (J. S. Mill) 實利主義唱道於英，孔特 (Comte) 之實驗哲學唱道於法，歐洲社會

之制度人心之思想，爲之一變；最近德意志科學大輿物質文明，造乎其極，制度人心，爲之再變，舉凡政
治之所營，教育之所期，文學技術之所風尚，萬馬奔馳，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
無裨於現實生活者，吐棄殆盡；當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cf. Engel) 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
以現時物質文明爲美備，咸揭發生活 (英文曰 Life，德文曰 Leben，法文曰 La Vie) 問題，爲立
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夫利用厚生，
崇實際而薄虛玄，本吾國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會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漢兩代而來，周禮崇尚虛文，
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倘不改
技而更張之，則國力將莫由昭蘇，社會永無寧日，祀天神而拯水旱，備孝經以退黃巾，人非盎督，知其妄
也；物之不切於實用者，雖金玉圭瓊，不布粟糞土若，事之無利於個人或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也，既
人之事也；詎人之事，雖祖宗之所遺留，善賢之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學的面非想像的。

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想像者何？既

起脫客觀之現象，復拋棄主觀之理性，憑空構造，有假定而無實證，不可以人間已有之智識，明其理由道其法則者也；在昔蒙昧之世，當今淺化之民，有想像而無科學，宗教美文，皆想像時代之產物；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云爲，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差爲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士不知科學，故喪陰陽家符籙五行之說，遺世誣民，地氣風水之談，乞靈枯骨，農不知科學，故無擇種去蟲之術，工不知科學，故貨棄於地，戰鬥生事之所繫，一一仰給於異國；商不知科學，故惟讎罔取近利，未來之騰鶩，無容心焉；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就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於力士，孫流之術，試逼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爲何物也；凡此無常識之思惟，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學；夫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較之想像武斷之所爲，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實地，不若懷想空飛者之終無寸進也；宇宙間之事理無窮，科學領土內之膏腴待闢者，正

自廣圖；青年勉乎哉！（新青年）

共和國與青年之自覺

高一編

青年自覺之道，首在練志，志者，根諸心，發諸已，非可見奪於他人，而亦非他人所能奪者，以他人之志，強奪吾志，及用他人之志，以代吾志者，皆屬橫暴之事。練志之方，第一即在打破此種橫暴障礙，以還我本來之自由，而後志乃可立。曰吾志被人劫奪，曰吾志被人強代者，皆庸庸碌碌，懦夫奴性之流，聊以解嘲而已。果爲志士，其動也必隨心而之，吾志暫時不行或有之，若奪云代云，必吾先有易奪易代之弱點，動入輕視之念，或先露可奪可代之破綻，予人可乘之機，不然已不被奪，已不甘使人代，又誰能奪之代之。夫國家者由吾人之志而成，政策者，合吾人之志，同心戮力，以向一定之方向而之者也，故國家建築於人民意志之上，主權發見於人民意志之中，無志則國已無基，奚由而越？主權無主，奚由而生？世人勸曰，吾非不欲立志，特強橫暴我，時勢迫我，境遇苦我，故俾我頹喪至於斯極，不知所謂志者，正在捨此強橫，創造時勢，戰勝境遇，而後志之名稱乃稱，志之能事乃完，志之實力，乃予人以可見，否則皆謂之無志，待時會之來，乘之以自見於世者，因緣際會而已，非志也；仰他人之勢力，利之以顯吾身者，微倖成功而

已，亦非志也。吾所云志，乃預定其當然之理，排除萬難，撥開障礙，而循軌赴的以求之，設已然之事，而不與吾當然之理合，則立除其已然者，而求合乎吾所謂當然；若徒歎其不然，聽其自然，或待其將然，幸其或然者，舉非吾人志內之事，志士絕不爲也。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不爲天演所淘汰者，正以負有此志，可以人力勝天，行能勝物，而不爲物勝；先定一當然之方針，因之以求其將然之歸宿，而幸福、安寧、自由、權利，乃可獲得，乃可常保，此則立志之用也。

天下萬事，凡理之所在，卽爲事實之始基，初不必旁徵故例，以相質證；然卽欲明證其例，亦自非遠今爲簡單便利計，諸引法蘭西史以明之。邁爾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論法蘭西革命之原因，首謂由其君主之專橫兇暴，妄用其權，人民之生命財產，得以任意處置，人民被囚，往往不識身犯何罪；而暴征苛斂，又皆唯所欲爲；以不佞所聞，法自路易十四以來，屢行暴政，賦稅之擔負，至貧民而益重，強制公債，濫發無垠，不良泉幣，遍布於市，貧富相懸，益不可以道里計；握特權者，窮奢極慾，而耕農苦力，至貧無立錫；至千七百八十九年，國債山積，國家財政幾於破產，嗚呼！何其危也；及觀其革命既成而後，建設共和，實施憲政，人民之生命自由，舉爲憲法所保障，人權宣言之大旨：一曰，自由平等，根於天生；二曰，國

家主權完全在民；三曰，法律主於人民總意，一視同仁。（見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ug. 26, 1789.）至其賦稅，不得人民許諾，即不得增加一錢；自脫去革命厄運，以迄於今，其享受自由幸福，在世界民族中爲第一，嗚呼！又何其幸耶！當其暴政橫行，國勢累卵，舉國志士，絕不苟安旦夕，自取滅亡，而乃怒髮衝冠，捐軀殞命，血灑膏臍，礮震肉飛，雖其間幾經挫折，共和方成，專制旋復，而憤其義勇，絕不運回，前者覆亡，後者又起，此其故何哉！志在共和，共和未得，故身可捐而志不可運也；彼知不犧牲今日之身家，即無由致國家於安寧鞏固之域，而有以保護其神聖之自由也。志之所指，險阻立化爲坦途，危亡立轉爲安泰，法蘭西國民知之，法蘭西國民行之，此正有志之效也。

青年自覺之道，又在練膽；夫志者，理義既明，定其正鵠，以爲趨赴之的者也。膽者，本此正鵠，鼓其豪興，以赴前途，無所於懼，無所於恐者也。志爲心之所之，膽爲行之所主；太平之世，因故襲常，循例以行，罔有所阻；當此之時，瑟縮怯懦之夫，亦得濫竽其列，而吾所謂膽乃退處於無權，及一旦天地裂，雷震風號，獅象在前，猛虎踞後，國勢岌危，千鈞一髮，覆亡之慘，懸諸目前，瑟縮怯懦之夫，汗顏咋舌，儀仗退避，而不知所爲，吾所謂膽，乃於是脫膽而去，故膽之爲用，專在危急存亡之秋，過此以往，將無用武之地；今者吾

兩險象，迭見環生，爲有史以來所未見，時之所以鍛鍊玉成吾人之膽者，委曲周至，吾人須知魔力橫生，強鄰虎視，在在皆爲吾人試膽之時；語曰：英雄造時勢，時勢何以造，以膽造之；青年第一秘訣，要以時勢危急，爲吾人練膽之資，不得因時局垂危遂生喪膽之象，故自今以往，吾國時勢，誠爲吾人練膽之第一好機會也。

彼法蘭西自革命以後，制度破壞，秩序蕩然，迨入於恐怖時代（Reign of Terror），激烈黨之互運殘戮者，不下百萬；外而列國王侯，又以革命影響，將不利於己，從英俄之提倡，聯結諸邦，合兵攻法，四境敵兵，長驅深入，血戰不利，至千七百九十九年一敗塗地，國勢之不絕者，直如縷耳。然法人求共和之心，謀自由之志，未嘗因是而止也；其後拿破崙以一世之雄，駕狗法人從事遠略，歐洲列強，莫不爲其鐵馬金戈所踐踏，對外如此，對內其又奚言，共和既翻，帝政旋始，生殺與奪，從其一心，然法人求共和之心，謀自由之志，未嘗因是而止也；云其危急，其有過於四面楚歌，聲聲相逼，外兵既臨城下，而國內黨爭，尙自相水火者乎？云其壓迫，其有過於蓋世魔王，手操兵柄，長驅肯澳之郊，籠如入無人之境，況或少懷顧忌於新羅民憲，長氣者乎？何法人迫於黨爭而不懼，迫於聯軍而不懼，迫於一世魔王之摧殘而不懼，而必斷

始善終，求所謂共和，求所謂自由者乎？曰：勝爲之也。惟其膽略之壯，故能成此撼天撼地之殊勳，爲民族而戰，爲國家而戰，爲世界之人道而戰，而無所恐怖也；此又練膽之功也。

吾年自覺之道，又在於練識，識者，御事以理，判案以律，推其原因，而有以知其結果者也。故識之本在學，學者，猶其因果公例，用以數往知來，見其然而必推其所以然者也；如見日而知其朝昇東海，夕沈西山，見木葉之入水而知其浮，見金石之入水而知其沉，此但知其然，非所以之爲學也；若見太陽之西向而走，如識爲地球東西運轉之結果，知地球之迴繞太陽，爲由引力作用之所致，見木葉金石之浮沈，卽理解其從比重之法則而然，此乃謂之科學，非依據律令，不得以臆擅斷之，學之真乃於是見。夫求科學之道，不外於萬殊物理之中，歸納其統一會通之則，執此統一會通之則，以斷萬殊之事，以斷未然之機；前者謂之歸納，後者謂之演繹，前者用以讀書，後者用以應事，其所以求此之法，應分三種：一曰試驗，試驗者，見一物之既然，因以求同此物者之皆然，所得者事實也。次曰推證，就其事實，謹慎研求，以尋其當然之例，當然之例若何？曰：因同者，果真不同是也。再次曰推概，推概者，既得物理之當然，著爲公例，用以逆視未形者是也。（語本嚴復名學淺說）如化學家分驗雜質，合煉原素，執因求果，凡顯見之象，變

化之節，均如所期者，謂之試驗，由此試驗，而求某實之所以顯某象者。因於某理；某原素之所以呈某變化者，因於某故；由其然而推其所以然者，謂推證；至於推概，則執此所以然之例，以逆未然；就紛然萬殊之物，以簡其同然合理之原，吾見雖或然有涯，而吾例則統攝萬有，於是歸納之事盡矣；明同因同果之法，則知凡因確同，果必無異，他人以甲法強國者，苟其因確與吾同，則吾用甲法，亦必強國；他人用乙法爭得自由者，苟其因亦與吾合，則吾用乙法，亦必爭得自由；故華盧梭自由平等來自天生之例，則可知吾既爲人，亦應享受天然之自由平等，或有障礙，皆爲外緣，吾得排而去之也；華盧梭主權爲人民總意所成之例，則可知吾國主權，既無物質，亦應由吾人人民總意發之；非然者即爲偽造主權，與吾人無與；凡此皆物理人事，例有相通者也。

總之練志練膽練識，三者互相爲用，不可缺一以志言，則膽與識所以定志者也；以膽言，則志與識所以壯膽者也；以識言，則志與膽所以致識於用者也；志何以不遂？有膽有識以定之故不遂；膽何以不怯？有志有識以壯之故不怯；識何以能行？有志有膽以致之於用則行；吾輩丁茲國運，第一戒在抱悲觀，第二戒在圖自了，一抱悲觀，則灰心頹氣，而不存猛勇奮進之心；一圖自了，則朝不謀夕，而不存任重道遠

之念，境由心造，心神強壯，則雖殘山剩水，亦爲我動心忍性之資；心志頹唐，卽版壯進圖，反增我戚嗟涼之恨。至欲圖自了，則今日更非其時，若吾身昨年已死，自了之願，固可告終，苟吾之死，應在明年，則今年尙爲吾奮鬪之期，而非吾告終之日，非特明年然也，卽吾之死在次月次日次時次刻，而吾之奮鬪，尙當於此月此日此時此刻行之，急起直追，至死乃止，則主人之責已盡，而吾懷乃可少安，吾心乃可明，豈天下後世，此所以當共和告別之頃，而殷殷然對我青年，爲此臨歧握手，各自珍重之最後一言也歟！

（青年雜誌）

什麼是教育的出產品？

蔣夢麟

我們以前聽了俾士麥說，德國的強盛，是小學教育的功，所以我們也來辦小學，以爲小學堂辦幾千個，中國就強了。後來聽說日本的強盛，也從小學教育得來的，所以我們大家都信小學教育，好像一瓶萬應如意油，一粒百病消散丸，靈驗無比，吃了就百病消散。小學學生現在也有三百多萬了，那知道屢台腐敗，比前一樣，國勢衰弱，比前一樣，這是什麼緣故呢？

第一是人數太少，中國四萬萬人，若以五分之一入小學計算，須有八千萬人，這三百多萬，只能占百

分之四還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兒童沒有受教育，那裏能夠收小學教育的效果呢？第二是教育根本思想的誤謬，我常常聽見人說：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若是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誰是中國的奴隸呢？教育不是養成主人翁的；又有人說：教育是救國的方法；所以要小學生成知道中國的危險，激發他們的愛國心，痛哭流涕的對小學生說：中國要亡了；這班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也不知中國是什麼東西，只聽得大人說「不好了，要亡了」這些話，也就悲哀起來；弄得正在萌芽，生氣勃勃的小孩子，變成枯落的秋草！

「主人翁」枯落的秋草，兩件東西，可算是我國辦教育的出產品。

我國向來的教育宗旨。本來是養成主人翁的，俗語說：「秀才，宰相之根苗；」向來最普通的小學教科書神童詩說：「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們又常常說：「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個個秀才都要做宰相，個個田舍郎都想登天子堂，你看那裏有這須多位置呢？

我國向來教育的宗旨，確是要把活潑潑的人做成枯落的秋草；科舉的功效，把天下人才都入了穀中，釀膏的結果，把有用的人都變成書獃子，這不像枯落的秋草麼？

這人翁，和枯槁的秋草，本來是舊教育的出產品，也是新教育的出產品，不過方法不同罷了。

若以高一層論，讀書是學做聖賢，王陽明幼時對先生說：「讀書是學做聖賢。」若個個讀書的人要做聖賢，國中要這許多聖人賢人做什麼？我們現在的教育，還趕不上說到這一層咧。

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教育的宗旨；到了後來，「規行矩步」「東身自好」算修身；「父爲子綱」「夫爲婦綱」「三從四德」等等算齊家；愚民的「仁政」算治國。你看身那裏能修，家那裏能齊，國那裏能治呢？

現在要講修身，要養成活潑的個人；要講齊家，要夫婦平等，爸爸不要把兒子視作附屬品；兒子不要把爸爸做子孫的牛馬；要講治國，先要打破改民政策，採個民主主義。

並要把個人和家的關係改變過，創造一個進化的社會出來；個人是社會的分子；不是但在家庭之中，做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母親的女兒，女兒的母親，老婆的丈夫，丈夫的婆子；把家庭國家，認作社會的兩個機關，來發展個人和社會的幸福；不要用家庭國家，來吞沒個人毀壞社會。

我們講教育的，要把教育的出產品，明明白白，定個標準。預定要產什麼物品，然後來造一個製造廠。

不要拿來一架機器，就隨隨便便的來造物品；據我個人的觀念，我們以前所產的『主人翁』、『枯草』和所要產的宰相聖賢，都是不對；我們所要產的物品，是備三個條件的人。

(一)活潑潑地個人 一個小孩子，本來是活潑潑的；他會笑，會跳，會跑，會玩；近山就會上山去採花捕蝶；近水就會去撈水草，拾蚌壳，捕小魚；近田就會去捕蝗蟲，青蛙；他對於環境，有很多與會。他的手耐不住的要摸這個，玩那個；脚耐不住的要跑到這裏，奔到那裏；眼耐不住的要聽這個，那個；口關不住的要說這樣，那樣；你看如何活潑，我們辦學校的，偏要把他捉將起來，關在無山，無水，無蟲，無花，無鳥的學校裏；把他的手脚綁起來，使他坐在椅上不能動；把他的眼遮起來，使他看不出四面關住的一個課堂以外；要他的口來念『天地元黃，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種種沒意義的句；現在改了『一隻豬』、『一隻貓』，『哥哥讀書，妹妹寫字』這些話，就算是新式教科書了；還有講歷史的時候，說什麼『黃帝擒蚩尤』這些話，小孩子本不識誰是黃帝，更不識誰是蚩尤，孩兒聽了，好像火星裏打來的一個電報。還有叫他唱什麼『陀，來，米，發，索，拉，西』的歌；叫他聽『喇喇嗚嗚』響的風琴；不如小孩兒素來所唱的『螢火蟲，夜夜紅，給我做盞小燈籠』，好得多；二十五塊錢的塹風琴，不如幾毛錢的笛和胡琴

好得多。小兒的生長，要靠着在適當的現象裏活動；現在我們把他送入牢監裏索縛起來，他如何能生長？明代王陽明也見到這個道理，他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非，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萎瘁。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牢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可得乎哉？」（訓蒙大意）德國福祿培創教養兒童自然的法兒，他設了一個學校，用各種方法，使兒童自然發長；他不知道叫這個學校做什麼？一日他在山中遊玩，看見許多花木，都發達的了不得；他就叫他的學校做幼稚園，*in dergarten Kinder* 是兒童。Garten 是花園，幼稚園的意思是「兒童的花園」；可惜後來失了意義，把「兒童的花園」漸漸變爲「兒童的監獄」。我們把兒童拿到學校裏來，只想他得些知識，忘記了他是在活潑潑地一個小孩子，就是知識一方面，也不過識幾個字罷了。

無論在小學裏，或在中學裏，我們要認定學生是本來是活的，他們的體力，腦力，官覺，感情，自一天一

天的發展；不要用死書來把他們的生長方壓住；我們都知道現在中學畢業的學生，很多近了，背多曲了。學紙進一年，生氣也減一年；這是我們中國的教育出產品！

(二)能改良社會的個人 個人生在世，終逃不了社會，所以社會不良，和個人的幸福很有關係。若我把個人發展，忘却了社會，個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中國辦學的一個難處，就是社會腐敗；這腐敗社會的惡習，多少終帶些入學校裏來；所以學校裏的團體，終免不了社會上一種流行的惡習，不過比較的好些罷了；學校是社會的鏡子，在這鏡子裏面瞧一瞧，可以見得社會上幾分的惡現象。

不過學校裏的生活，終比社會上高一層，所以學生可以有改良社會的一個機會；學生須利用這個機會，養成學生改良社會的能力。普通父母送子弟入學校的用意，是有兩種希望：一種是為家庭增資；以為「我的兒子」入學校念了書，將來可以立身，為家增一個有用的分子。一種是為國家求富強；以為「我的兒子」求了學，將來可為「拯世救民」的人才。第一種是家屬主義的餘蔭，第二種是仁政主義的「餘蔭」。學校的宗旨，雖不與此兩種希望相反對，但不是一個注重點；學校的宗旨，是在養成社會良好的分子，為社會求進化；社會怎樣才進化呢？個人怎樣來參加社會進化的運動呢？這兩

個問題，是學校應該問的；社會怎樣才進化？這個問題，我們可暫時不講，個人怎樣來參加謀社會進化的運動，是我們今晚應該研究的；我想要學生將來參加改良社會的運動，要從參加改良學校社會的運動做起；我講到此，不得不提起學生自治問題了；學生自治，可算是一個習練改良學校社會的機會。我們現在講改良社會，不是主張有一二個人，立在社會之上，操了大權，來把社會改良；這種仍舊是改良制度，將來的結果是狠危險的，教育未發達以前，或可權宜用這個方法，如山西閻伯川的用民政治；但這個辦法，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不是根本的辦法；江蘇南通將來的危險也在這裏；所以我們贊許閻伯川的治晉是比較的，不是單獨的；若以單獨的講起來，這種用民政治仍是一種「仁政主義」；「牧民政策」；我是很佩服閻伯川的，我並不是批評他，但我希望他一面「用民」，一面不要忘了還是權宜之計，將來終要漸漸兒改到民治方面去才好。我常常對人說：江浙兩省，是江南富庶之地，兄弟之邦，得了兩個兄弟省長，為何不照閻伯川的辦法來幹一幹呢？這種事情不幹，如浙江的齊省長，沒有事做，看了學生的一篇文章，倒來小題大做；我想一省的省長，那裏有這種空功夫。

學生自治，是養成青年各個的能力，來改良學校社會，他們是以社會分子的資格來改良社會，大家

互助，來求社會的進化；不是治人，不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務；學生自治的詳細解說和方法，將來可參看新教育第二卷第二第三兩期，今晚不談了。有人說：學生自治會裏面，自己搗亂，所以自治會是不行的，我想自治會裏邊起衝突，是不能免的，這是一定要經過的階級；況且與其是學校裏無自治，將來在社會上搗亂，不如在學校中經過這個試驗，比較的少費些時。

(三)能生產的個人 以前的教育，講救國，講做中國的主人翁，講濟世救民；最好的結果，不過養成迷信救民政策的人才；不好的結果，自己做了主人翁，把國民做奴隸；不來救國，來賣國；不來濟世救民，來魚肉百姓；到了後來，「只准做官的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今後的教育，要講生產，要講服務，要知道勞工神聖。為什麼要講勞工神聖呢？因為社會的生產都靠着各個人勢力的結果，各個人能勢力，社會的生產自然就豐富了；假如大多數的人都是「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社會怎樣能生存呢？又如杜威先生說：希臘文化很發達，科學的思想也很發達，何以希臘沒有物質的科學呢？何以物質科學到十九世紀才發展起來呢？因為希臘人瞧不起做工的人，瞧不起做工，就不會做試驗，不會做試驗，就沒有物質科學了。我們中國，素來把政治道德兩樣合起來，做立國的中心，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而應星拱之。」如孟子說的「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都是道德和政治並提；我們的學校，也不外政治道德四個字，如孟子說：「立庠序之教，所以明人倫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幾千年來的教育的宗旨，由是一個「拯世救民」，仁政主義，牧民政策；今天以百姓當羊，來牧他；明天羊肥了，就來吃他；你看中國幾千年的「一治一亂」不是羊瘦牧羊，羊肥吃羊的結果麼？現在我們假設百姓是羊，我們要羊自己有能力來尋草吃，不要人來牧；那麼羊雖肥，不怕人來吃他的肉；這講句笑話罷了，我們那裏可當百姓作羊？百姓都是活潑潑地人。我們把百姓能力增高起來，使他們有獨力生產的能力，那要人來施仁政，來牧他們？

要能獨立生產，要先會做工，要知道勞工神聖；美國教員聯合會現在已加入勞動聯合會；這是全國教師，承認教書也是勞工。凡有一種職業，為社會生產的，都是勞工。勞心勞力是一樣的；「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這兩句話，實在有分階級的意思在裏面，未免把勞力的人看得太輕了，把以上的話總括說一句，教育要定出產品的標準，這標準就是——活潑潑的，能改良社會的，能生產的個人。（新教育）

當代名人新文選 中卷

一四六

當代名人新文選中卷終

當代名人新文選 下卷

現在與將來

張東蓀

羅素先生說：「吾到俄國，即相信自己亦爲一共產黨人，然與一班深信共產主義之人來往後，我之疑念轉加一千倍，不惟不信共產主義，即凡人類所最崇拜，與困苦而求之一切信條，吾亦不敢相信。」他又說：「……則吾深幸西方人之有懷疑態度。」我自聽了羅素先生這些議論以後，我本來潛伏在心中的懷疑態度便發了出來。我在時事新報上撰了一個時評，表示我的懷疑點，但是對於實行上懷疑不涉於原理大旨和羅素先生在京的演說，說我暫不以社會主義贈中國，因為中國現在即實行社會主義，必沒好結果，相同。於是許多朋友，就寫信來問我究竟是甚麼意思。我想一一答復却很麻煩，不如做一篇文章罷。

我這篇就是提出幾個問題而求其解答。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現狀是甚麼？第二個問題是從現狀的潛伏趨勢推測未來呈何狀？第三個問題是我們的使命是甚麼？

先從現狀來講，有普遍的要素幾點：（一）大多數人民無知識，和原始人類的狀態所差未必甚大，我名這個爲「無知病」；（二）大多數人民困於生計，因本來物產不豐，加以連年天災人禍，以致愈貧，我名這個爲「貧乏病」；（三）自民國以來以連年內亂以致兵匪愈增多，我名這個爲「兵匪病」；（四）自前清以來關稅外交完全失敗，外國的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合而爲一以壓倒中國，我名這個爲「外力病」。

就第一和第二而說，所以中國沒有市民（亦稱公民）則被治者中便從來沒有對於政治上經濟上之有力的階級，所有的止原始生活的農民與人性變態的兵匪，此外工人商人都是很少的。總之工人與商人都不成爲有力的階級。就第三而說，自然是軍閥當道。就第四而說，中國全在外國經濟力壓服之下，國內產業不易發展，亦是一因。總之，由前清帝制經革命的過渡無形中把政權移於軍閥之手。連年內亂，自從政客發明勾結軍隊之妙術以來，軍閥遂自行分裂。於是分裂而互攻，愈互攻而愈分裂，末日便到了。

說到這裏已轉到第二問題。我以爲軍閥雖到末日，然其消滅之路有二種：一，一部分蜕化爲財閥，而

他都秀爲新興階級所滅；二、爲等於軍閥者所滅。因爲倒軍閥只有武力與經濟力，而空口是不行的。第一種是平和的或漸進的；第二種是革命的或急變的。取了這一種便不取那一種。先說前二種，軍閥之銳化爲財閥，百聖已經詳說了不必贅述。至於新興階級，百聖亦提過：「抑更有間接影響者，則民主政治之氣餒是已。西洋所謂民者何？市民是也。市民者何？商而有錢者也。」我近來覺中國各地的商會漸漸地增加勢力，而交通口岸的商會尤有能力。試看現在的自治運動，便是中產階級漸起的開端。須知中產階級的漸起並不是憑空的，必根據於實力，而實力之最大者止有二種，即武力與經濟力。我們須知中產階級能起立一分，便是他們背後的經濟力強了一分。因爲中國大多數人都貧，求生不得，所以經濟的企業便迎合而來。須知現在的貧乏之難，則因軍閥的掠奪而生，分配不均，亦是一個原因。然而根本必是由於一班生產的缺少，所謂一班的貧乏，而非單純的分配不均。則可知將來必有一種新興階級，名他爲財閥，亦無不可，但不能說都是軍閥變的。軍閥雖則有一部分或大部分銳化爲財閥。我們還要曉得財閥必定亦有和軍閥開戰之時候，必有一部分軍閥是滅在財閥手裏。因爲財閥可用經濟力制垂錢的軍閥之死命。更有一因，就是中國的實業，不論中國自己開發與否，外國總是要求來大。

開發而特開發的；不過外國勢力一來，中國自己的企業亦必乘勢而遽起。到那時，外國的勢力使不啻給中國財閥以保障與後盾，則末路的軍閥更無法相抗了。我預料新鐵閘必成，鐵路一必成，這便是外國勢力助中國實業家以打軍閥的。至於這種實業，南通便是個好例。現在做南通的亦不知凡幾。將來或有大結合的一天，便是新興階級的完成。這是從第一種而講，那第二種便不同了。因為第一種雖有趨勢而成熱必甚緩。現在不過方在開端罷了。在其遲遲而行的中途，則軍閥自身不能無變化。這是一個原因；人民貧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待，這又是一個原因。因為有了這些原因；於是第二種却是可能的。但因為他是突變的，所以我們難以詳細推測。不過有一點可以預知；就是勞農主義的宣傳，工人聽了不過是罷工，沒有甚麼要緊；農人不識字，他是不聽的；商人因利害相反，聽了，就反對。獨是兵與寄生階級之貧困者一聽便可入幾分。將來的變化如何雖不敢說，然在這種環境，對於無論何人，都使他不能安生，則必定發生變化。變化的招牌，最可利用者，却莫若這個主義。所以我疑心有偽勞農主義出現。

但是歷史與學說有教訓於我們；就是凡一種主義的政治都是一種階級的要求。如民主主義的政

治是建築，在市民階級（亦名爲第三階級）上；就是因市民階級全體的要求而產出來的，不是因少數市民所組織的政黨之奮鬥而成功的。市民階級的政黨，如所謂自由黨進步黨共和黨民主黨等雖則始終奮鬥，然而假設市民全體無實力不蹶起終不會有今天。各國的社會黨不能算不奮鬥，雖終因爲勞働階級全體比較上知識薄弱能力不厚，所以尙未到最後的那一天。最近日人山川均說，非知識階級自覺了加入於勞働階級，用腦者與用手者互相提携，則無產階級不能完成。不但知識階級加入於勞働階級要費許多時日，並且即如俄國農民雖是勞働階級之一類，而尙不能一致進行。可見這些事都非經過相當時間的工夫不可。論到中國，勞働階級除了交通埠頭因爲有少數工廠纔有工人以外，簡直是沒有。況且他們要發生階級意識，還不知要經過多少次經驗的教訓。在他們的階級意識未生以前，這種未自覺的勞働者，人數又少，直不能有何勢力。所以民國元年的社會黨立刻消滅，正是爲此。而現在只能歸到改良勞働者的生活狀態，而不能發生社會主義的運動，亦是如此。上海一隅雖發生許多工會，然都是無聊的政客所爲，與工人無關。只有機器工會比較真正，所以他宣言不涉主義。而況現在中國市民階級方在將自覺而未自覺之間，正想創造成一個階級，則勞働階級比較知能抵下，

黨從自覺更遲一步了。最奇怪的是中國前幾年也未創成市民階級的時候，竟有了甚麼國民黨進步黨，近來又在未創成勞動階級的時候，又要組織起社會黨來了。總之，黨的奮鬥與階級的自覺，是相待相成的。須知並不是黨的組織必定後於階級的自覺，不過黨的組織，若不在階級自覺的萌芽之初，則除了靜待以外無法發展。可見凡是一種主義的運動，都是以黨的奮鬥為先鋒，以階級自覺為後盾。並且無論他的思想是否改進的，而其初發於運動必是順應的，所以議會主義失敗，而直接行動主義方為有力。黨是代表那階級的，若他背後沒有階級必不成立。中國現在離勞動階級的完成與自覺尚早，所以縱有人熱心運動，然只能縮短程途，而斷不能一躍而躋。這是說真正勞動者的國家之組織尚早。

然而有人說我們不必等勞動者完全自覺，因為完全自覺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妨暫時用狄克推多制實政勞農主義，一方再和俄國聯合以謀互助。我以前亦作過這個夢。不過我不贊成狄克推多面只贊成與俄國通力合作，以共產主義，推翻世界的資本主義罷了。現在我以為不必從理論上去反對，只須從事實上把中國一看便知其不可能了。請略述如下。

第一，國中無人有狄克推多之資格。凡是在未來二三年內，可以起來活動的人，必定其在過去二三年已爲社會所共知。以現在社會上知名的人而論，絕沒有這種人，不是能力不夠，便是學識不夠。

第二，狄克推多不是自己一個人要做即可做的，必須有相當的擁戴者，方能壓制反對者。中國勞動階級爲數極少，決不能爲擁戴者，即擁戴亦無實力。除此以外，只有失掉人性的兵，與惡習已成的黨人，及窮無所歸的一部分寄生階級。第一種雖較有力而不受管轄；第二種則絕無法支配；第三種雖無力而害事有餘。總之，這些人若不滿其厭惡則立刻變爲反對者。以此輩爲擁戴者，乃是絕對靠不住。

第三，中國民族的根柢性雖有狄克推多的傾向，然仍有一個相反的傾向潛伏於其背後。如所謂輿論民衆即是，很足以爲此制的障礙，所以中國歷史上絕無強大的狄克推多。近來加以民治的潮流與自由的呼聲，此障礙乃漸大，必有充足的能力，阻狄克推多制之成立。

第四，近來的新趨勢是分化，↓由國治降爲省治，由省治降爲縣治，↓此趨勢與狄克推多相反。因分化的緣故，則第一是各地自決，不受統一的命令；第二是社會自動，不受政權的命令。這種精神上的趨勢，看來必繼續增高，不可輕視。

第五，中國向來沒有組織，無法提綱挈領。

以上是說狄克推多的勞農制不能發生。但是萬一發生了，尙有三個理由可決其必是曇花一現。

第一，中國民族的根性最怕大更張。若有極大的更張必不能實行，（但長期間無形的推移當然不算）。

第二，中國入習慣向來是求速效，若不見速效，立即反對。

第三是外國的壓迫。須知中國的資本主義簡直就是在中國的外國資本主義，因為除了外國資本的實業以外，中國自己辦的很少。外國資本勢力侵入中國恐數倍於俄國。中國要打破資本主義而行的共產主義就是要打破他們在中國的勢力，他們必定不肯放過。無論各國國內社會黨如何活動，然而以現在各國政府的勢力，推翻我們這種空浮的勞農革命，總是綽乎有餘。日本即可以大活動，而日本國內社會黨人的勢力又最薄弱，決不能牽制。至於說俄國能幫助我們這乃完全的夢想，事實上絕不會有的。

此外如食糧的分配，與生產機關的轉移，或者能發生極大的混亂與慘殺，而阻其進行，致於失敗。

據以上所說，則真的勞農制度決組織不成，而偽的勞農革命或可一度發生。我所謂偽，有二個意思：一個是破壞的意思；一個是假借名義的意思。就是只能是破壞的，不能是建設的；只能是假借的，不能是真的。破壞乃是自然的趨勢；可從精神與物質兩方面而講，即人心的不安與生活的難得。這兩個方面是互相因果的。因為人心太不安，則人人有一種奇怪的心理；就是覺得現在的環境太不堪忍耐了，趕緊離開了罷，無論變甚麼樣子總比現在好些。這種心理乃是變動的促進力。還有一種，就是正在惡惡現在環境，而又未想出若何改變的時候，忽聽見一種傳說，這種傳說又說得天花亂墜，於是便動了念。既經動念以後，加以環境的更加惡劣，迫得他不知不覺地愈加相信起來了。所以這種盲目的厭惡現狀的心理，是非常可怕的。本來政治的腐敗，與內亂的頻數，都是使生活日見艱難的。民不聊生則挺而走險。所以破壞是自然的趨勢。至於假借名義，雖不敢斷言，不過已經有些黨人，一面幹護法分贓的勾當，一面自命為社會主義者。這些人一旦把固有的招牌用完了，必定利用這個招牌，因為這是世界的新潮，可以駭倒一切。況且這個主義，究竟沒有試驗過，一班人心容易傾向。我們推論到此，便知真的勞農主義決不會發生，而偽的勞農革命恐怕難免。至於偽勞農革命發生，不消說不能福民，而必定

是害民，則不必我多說，只須一想便可推知了。並且這個假東西，亦斷無繼續存在下去的道理。天下凡成立的東西，必是實體不是假現。假現必是一刻即消滅的。所以我敢說假定僑勞農革命發生，不過在已過的許多內亂上，再添一個內亂罷了。這個內亂完了以後，差不多仍恢復未亂以前的狀態。或則亦許弄假成真，但非經過長期的混亂不可，這事總是萬中之一。

說到這裏，請轉到第一種。創造新興階級的趨勢在上面已略說過，現在再詳說一下。

中國現在既有貧乏病，則開發實業為唯一之要求。雖開發實業不限於資本的企業，然在中國現狀之下，真正的政治集權，共產主義如俄國勞農制度，決不能發生，則除了資本的企業以外，只有協社的企業。須知協社的企業既然可在資本主義下實行，便是與資本主義可以並行。協社主義既然不能驅逐資本主義，則資本主義以外國勢力的後盾，與固有的基礎，加以經濟學上的原則，必定發展。所以在開發實業，以裕民生的大要求下，我們雖可極力提倡協社，然而無法阻止資本主義的進行，這一點是須大注意的。況實業發展，不論何種方法，總是增加富力及於一班人民。雖其分配的程度不同，然不能說只有資本家得利，而貧民絲毫無所增。即使有人說勞銀鐵則，然現在有求為勞工而不得的人甚多，

此說尚不適用。就現在人民太貧得求生不得而語，即使資本主義的企業發達，終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將來。我們沒有法子破壞他的緣故，亦就在他能利於目前。我們若在此時即破壞他，便是我們認慮未清，其詳見下。此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我們對於軍閥的推倒絲毫無能力，而能倒軍閥的只有他們，因為他們乘着國內的要求與外國的勢力，其來不可侮，而有制軍閥死命之能力。軍閥倒後，實業稍發展，則可得平和的秩序。我們在平和的秩序下可以從容宣傳文化。且實業興後，雖階級分明，而無求生不得之人，方有講教育的餘地。因為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有關，物質生活有最小的限度，在此以上雖有種種程度，而精神生活都能發展，如穿布衣的與穿綢衣的都能讀書，過此以下則不能發達，如沒有衣服穿的人不能讀書。我們須得認清這種趨勢，雖決不是福利人民，但不能說他沒有增加富力的事。我們認定這種趨勢只是把階級分明起來，造成一個紳商階級（即市民階級，不過市民二字譯得不切，亦就是第三階級）同時造成一個勞働階級；而把求為勞工而不得的人吸收進去，却是她的好處。現在有許多人在上海與工人聯絡。我說這是利用資本家；若資本家不開了幾個工廠，又在那裏去聯絡工人呢？為甚麼不到內地去，就是因為內地沒有工廠。可見工廠在先，而勞働運動應在後。現在

中國內地所實行的，未嘗不是同業公會制度。中國這種畸形而兼幼稚的同業公會，自然不能及同業公會的社會主義所主張萬分之一。這種畸形的同業公會，很難改良與發展，只要稍有此中知識便能知道。決不能和機器生產的工廠競爭。在生產太缺乏的中國現狀下，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實是競爭中之第一優勝者；無論甚麼他都勝過去的。所以外國經濟力能勢如破竹而來，便是明證。加以各國共產主義的革命在近數年內未必發生，則世界的資本主義未消滅一天，則中國一天勢必順着此軌而進。以上是說在開發實業的大要求下，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工廠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這事不論我們願意不願意，願意亦是如此，不願意亦是如此，乃是一個自然的趨勢。

以上所說純是推測。現在由推測周圍情勢的結果，斷定我們的使命。便入了第三問題。我們當自問是不是確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如其是，則須有自知之明。第一須知我們自己沒有打消軍閥的能力。譬如我們天天罵安福部，然而打倒安福的是吳佩孚不是我們，因為我們沒有直接的實力。第二須知我們對於應付貧之病，以增加生產力救不得食不得衣的人。雖有方法却不及人家的來得有速效。我們有了這兩點自知之明以後，我們便知道現在還不是我們的時代；我們對於現在尚是不合宜。甚麼人

合宜於現在呢？我看就是紳商階級。其理由已如上述，不必再說了。我記得君勳與權暉在德國的時候有一段越語。那時正在推翻洪憲，君勳說，我代表立憲黨，你代表國民黨，我要求國民黨先讓立憲黨執政五年。權暉不答應。原來他們都沒有得國內的消息，那裏曉得全沒有這麼一回事呢？不過各國政黨，認自己不宜活動的時候，而讓他黨活動，却是常有的。我以為這個護德，我們是應當有的。這個階段的原理，本是馬克思教我們的。馬克思對於階段的次第是「預見」（自然的進階）不是「約束」（人為的安排），即藍寧亦然。（見日本改造雜誌上窪伏高僧氏藍寧之烏託那一篇）我相信這些階段未必有一定的期間，可以由少數人的繼續努力而生變化。所以羅素不贊成唯物史觀的太硬性。想亦是爲此。但是不能十分越階，這一層要大注意的。可見馬克思之經濟進化論是有相當的價值。現在中國就要實行社會主義，似乎太越階了。所以我說紳商階級適於現在。譬如說有一個資本家在他的工廠裏設補習學校，並不減少時間而移其二三點鐘於授課，如其缺課照工作時間扣資，因為現在的工人，已染惡習不能不強制。同時又定出分紅制度，把每年紅利分給工人，但不交出而貯蓄於銀行，怕他拿去嫖賭用了。此外立疾病保險金與老年撫養金。更在廠裏立娛樂的地方。若更進一步，缺課而不可不

扣資，並兼救工人的子女，分紅而可領出。這種溫情主義本來不算甚麼，然對於現在的中國却不能不算最適宜。現在的人都歡喜談工人苦狀，而對於工人苦狀的真正原因多不看見。要曉得工人受苦固然是事實，但直接受自資本家的很少，而通統是受自工頭的。我嘗說中國愈是下級社會愈是寡頭制度。我近來以觀察所得，知道企業的所以不能發達原因，全在中間階級的做惡。近於資本家的是經理、房掌櫃等企業者；近於勞働者是工頭。企業者專門侵吞股本，以致有錢者視投資為畏途；故中國絕少不自經營的資本家。工頭專門剝削工人，以致工人道德墮落終年怠業。則工人的受苦全在勞働界自身的制度，可以無疑。現在人只聽工人一方面的話，自然是只看工人的苦痛。若問一問彼資本家，必亦有一大篇話未嘗不是句句實情；在現行制度下，亦不能十二分苛責資本家，因為從非救人，總不是人的常性。我相信工人的種種不好不是天生的，而是歷年來制度所迫的。但既然迫壞了，則非慢慢地改好不可。若能把制度逐漸改良，而使工人逐漸培養，則將來自然可有結果。設一旦開放，亦必沒有多少好處。所以我認溫情主義比工廠立憲主義，在現在中國為有益於工人。我這話不是完全理想我聽見人說新雲台就在那裏辦學校辦保險；久大鹽公司就廢除工頭制度；我的朋友蔡衡武先生所辦

的繼續廠就不限鐘點，好的工人每月可得四十元。其餘的還有，只不必多說罷了。又如陳嘉庚以家產興辦大學，張季直的預定遺囑說所有私產都移為地方公有，無錫容氏亦辦了十幾所小學，試問你能說他們不是最合宜於現在麼？現在亦有人組織工會，乃是想改良工人的生活，當然不能與社會主義並為一談。我想主張社會主義而幹此事的人，亦決無如此自己解嘲的。這講的是工人，至於農人，要曉得中國向例地主與佃戶，多是平分收入，甚至於佃戶得六成地主得四。所以農民對於所受地主的痛苦，沒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廢了地主，農人生活雖有變化然未必甚大。須知農業的不進實由於天災兵禍。兵禍能破壞農業不下於工業，這是很容易知道的。至於天災，亦大半由於農民太無知識，不知設法防禦。無論何國，凡是農民總是最富於保守性。因為農人都是守舊的，所以一切改革若以農民為基礎總是不行的。故我以為農業在現在沒有速成的改良法，而只有以教育的力量救濟農民的無知病，有了知識以後自然能開發地利。這是說革命性的更張與農業無甚關係。於是我們可以明白工人農人在今天所需要的，只是取得教育與改良生活。取得教育非長期不可。改良生活雖有種種的方法，然而因為必與取得教育相關，總以平和的漸進的為佳。所以我認新與階級的推移是合宜的。但是有

人說將來教育，全由資本家來包辦却危險萬分。我以為不然。天下最笨的就是講教育主義。試看日本五十年來講的忠君愛國主義，何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反比在無嚴格的教育主義之中國，來得蓬蓬勃勃地發達呢？要曉得人是活的。死物可由人製造；要他方就方，要他圓就圓。人是活的，不能由他人來製造。你教給他的主義，因為環境關係可以變化，而你教給他的識字讀書學算等等的基礎工具他却取得了。他取得這個工具便可以自由使用。如工人在資本家設的學校裏識了字，我們便可把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給他看。若是他不識字，我們便無辦法。所以這一層是不足慮的。總之紳商階級的發生我認為等於前二十年的練兵。前二十年的練兵是個潮流不能抵抗。若沒有練兵的這一回事，革命必不成功，前清不會推倒。但革命以後造成軍閥亦是由此而來。可見無論甚麼都有時代的關係；在這個時代合宜，在那個時代便是弊竇。我雖然很承認百里所說的「財閥政治資本主義之剝蝕而類鶩者也」，黃金崇拜之怪象，殆將百出而不窮，而外狀之淫汰廢修將與內在之卑鄙齷齪成正比例而進行，然而我却以為這是必然的階段，不可越過。

於是我們可以解決第三問題了。就是問我們在這個期間究竟作甚麼是好？我以為有兩條路：第一

條是現在即宣傳社會主義勞農主義，並進一步組織團體；第二是在靜待中擇幾個基礎事來做。從第一面說，我們是製造偽勞農革命。在無人贊成中，忽聽見有人贊成，自然是空谷足音了。一個人在空谷中不堪寂寞，固是人情，然而對於足聲却不可不細細辨別。須辨出足音是人的足音，還是獸的足音。若來的是獸，不但不能慰寂寞，並且反被他吞了。我們睜開眼睛看看：兵啊，匪啊，黨人啊，求生不得的寄生階級啊，這些人能成事麼？所以我說在現在決不會發生真的勞農革命。上面已說得很詳，不必再述。若明知其假，而希望弄假成真，雖是一種理想，但我的良心是反對這種理想的。於是可知我們不但不能取第一條路而當取第二條路，並且還有一個附帶的義務。請先說取第二條路的方法。必有人以為天下決無靜待而不做事的道理；凡是一個主張不去努力實現他，如何能有成功呢？既然主張這個主義，便應得努力去做了，不必多所顧忌。我對於這番話完全贊同，因為我亦如此想。但做事須有次第，有方法。我所說的靜待不是絕對的一事不做，乃是依着做事的次第與方法而做事。讀者不可誤於靜待二字的表面上意義。現在我把我們可以做的事列舉出來。

第一是普通的文化事業。這個普通的文化事業有很大的力量；第一是授人以基本知識；第二是打

破舊思想舊習慣；第三，可以陶養人格。所以我們不論何種學說與主義都當忠實地介紹過來。這使救濟無知病之一法。

第二是廣義的教育事業。這個教育或為學校制或非學校制；只要能授知能於無知能者即為一種教育。這亦救濟無知病之一法。

第三是切實的研究。平心而論，我們雖傾向於社會主義，然已確定的不近是個傾向罷了。對於社會主義的詳細內容究之深切的研究。這是何等大事，豈可漫無研究而就隨便主張呢？與其看了幾本書就深信不疑，不如看了幾本書就動了懷疑之念。哲學的起源是懷疑。愈懷疑愈研究，研究的結果方有肯定，這是當然的理。若是並無研究，而就以耳食之譚來幹宣傳專業實在要不得。甚於看了幾本書，一路看書一路宣傳，亦未必妥當。最好是從容地徹底研究，不必急於確定。因為不願意「輕信」方有「真信」；因為要求「真信」方不願意「輕信」。所以現在中國的現狀不能立刻實行何種主義，正是給我們以後容研究的時機。我們不患不能幹宣傳專業而患所宣傳的是半生不熟的。凡是半生不熟的必定易於被人利用。這是我們自身的問題。

第四是協社的實行。我以為在這商業組織的社會下，商業愈發達則消費協社愈需要，差不多消費協社是唯一的急務了。至於因利協社在鄉村亦是非常需要。消費協社發達了，生產協社方能發達，因為兩者有密切關係。總之，協社在今天已不是主張的問題，乃是實際需要的問題了。這是我們對於救濟貧乏病的可能方法。

至於附帶的義務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對於僑勞農革命的發生，既不當贊助亦無法阻止，却不可不表明這事與我們無干係。同時我們諱主義便不能不慎重一下。往往隨便說一句話，而他人聽了便發生很大的風波。這種事是常有的。現在既然情形如此，好像曬乾了的薪一點火即大燒起來。則我們不能不對於火柴的拋下加以檢點了。因為若能倖免總是真的。

我的話已完，總結如下。

一 我從現狀中潛伏的原因上推測將來有兩種趨勢：一，漸進紳商階級的趨勢；二，暴發僑勞農革命的趨勢。一緩一急；一必然一可能。

二 紳商階級果成，則勞資兩階級方能分明；其結果先好後壞。因為初起必是合時宜的而後

來必定是不行了。

三 紳商階級初起的好處在吸收求生不得的人爲勞働階級於無形中增加些富力亦稍微提高些知識。其最大的好處就是瓜代軍閥而免去內亂。

四 僞勞農主義萬一發生必是純粹破壞的，絕難轉到建設方面。不過在許多內亂上加一個內亂罷了。所以我們對於影響上應得謹慎，因爲我們不主張弄假成真。

五 我們當有自知之明。我們無力打倒軍閥，而只能眼看軍閥與紳商階級的瓜代；我們無力阻止紳商階級的發生；縱我們極力鼓吹勞農主義，亦不過引起一個僞勞働革命。

六 所以我們只能幹文化教育與協社等事業。而於主義的詳細內容，則須研究後再確定。

七 我們要明白我們的使命，是代紳商階級而與，或則軍閥消滅後，求生不得的人，已大部分吸收了以後，社會上免去僞勞農革命的內亂，社會主義的運動方可發生。

最後我再聲明一句，就是這篇的見地，是折衷歷史的自然階段，說與理想的人爲創造說，調和性善的人生觀，與性惡的人生觀，以明我個人的立脚點，不尋求他人的強同。

我的聯邦論

藍公武

附註：以上所稱的我們，乃是告趨向於社會主義者，至於我個人此後擬專研究哲學，只

希望將來由上面所謂我們者，造成新社會後做一個分子，盡相當的義務（改造）

(一)

聯邦統一的爭論，在現今實在是過時貨，早已不成爲討論的題目了。我們試睜眼看世界，除了日本以外，有沒有純粹的單一國；美北、德國、瑞士，是名實相符的聯邦國；英國的本島和他的屬地，也都可歸之於聯邦一類；此外程度雖有不同，而他的分地自治的精神，多少是趨向聯邦一路。乃至如大戰前的俄國，號稱中央集權，其實中央的權力，何嘗能及到地方，不過地方的實權；上不在政府，下不在人民，而在於一班地方貴族官僚的手中罷了。從這點看來，除了極小的國土以外，斷不能實行中央集權；所謂聯邦統一之爭，實在是極無爲的爭辯；不但是過時貨，而且是毫無與味的廢話。

(二)

從中國的歷史講起來，秦始皇廢封建爲郡縣以後，一直到如今能實行中央集權的，真可算得絕無

僅有西漢是封總和郡縣夾雜，東漢的封總勢力雖衰，而郡縣又漸漸變成藩鎮，從晉到宋，藩鎮和羣雄割據夾雜代興，其中可算得是統一的，不過從唐太宗到玄宗百餘年，宋太祖更定全國爲四百餘軍州，州縣專用文官，藩鎮從此絕跡，然亦不過地方失去兵權，無力造反，而地方的政權，依然委之地方長官之手，他們的體制和實權，比了前代並未削減多少，元朝改用行省制度，從名義上看，似乎是中央集權進了一步，從實質上研究，地方行政區域增大了幾倍，行省的權力，加增了許多，中央的權力比宋時不知倒退了多少倍，明代就元時行省制度加以改革，以布政使爲長官，而上設巡撫，又怕巡撫專擅，再設憲，憲按巡撫都非地方官吏，而憲按官卑職重，且皆御史兼任，專用來監視地方官的，重重掣制，中央權力的確較宋元時增大幾分，但是除了洪武永樂幾十年以外，地方官吏的權力，並不因這種監視制度減削了許多，清朝沿用明制，更爲嚴密，其結果請看晚清末年的督撫，地方一切政務，都由他一人包辦，真可算得行省制度發展得極度的了。諸公須知道自古至今，所謂英君明相除了兵權以外，都喜歡用包辦制度，委之地方官吏之手，所以中國沒有中央集權，而且從來以不擾地方爲國是，到了晚清末年，纔從日本輸入這中央集權四個字，頭一炮規模很大，派出各省財政監理官，其結果不過製造了許

多杜撰的報告罷了。至於今日的財政廳，差不多都變了督軍省長的屬官，比前清的藩臺尚且比不上，還講得上集權麼！總之在中國實在沒有法子集權，變來變去，只有每况愈下，決不會上集權這條路的。

(三)

中國對於地方政治，向來採包辦政策；中央集權是在前清末年纔從日本輸進來的。但是聯邦之說，起頭也是從外國書本上販來的東西，理由異常淺薄，以為北美是聯邦共和國，中國既成共和國，便不可不採用聯邦制。所以在民國元年的上半年，關於統一聯邦的爭論，是各說各的，算不上討論。後來兩派的動機又都變了；主張聯邦論的，因為他們的地盤，在南方幾省的都督，借聯邦說來擁護地盤，而推倒袁世凱。主張統一論的，却又反對同盟會在地方的勢力，想借袁世凱的力量來壓倒他們，統一論便成了擁護袁世凱的手段了；但是這種爭論，時期並不甚久；同盟會在內閣及臨時參議院中佔了勢力，便盡全力在中央爭政權，早把聯邦論丟在厝後了。所以在元年的聯邦論消滅，是主張的人變心改宗，沒有什麼叫做失敗；到了癸丑國民黨失敗以後，逃到海外做亡命客，一時痛定思痛，又想起聯邦論來了；恰巧這個時候的進步黨，因為他們所主張統一論的結果，一切消滅，只存下袁世凱的獨裁政治；乃

至連他們所根據的政黨也消歸烏有；於是也就漸漸的趨向聯邦論了；這時候有章秋桐的甲寅雜誌和進步黨的中華雜誌出現，都是鼓吹聯邦論的；他們的議論和元年的大不相同，既沒有地盤背景，令人疑心，又都從理論上研究，所以當時很受歡迎；但是也有一種缺點，說的話不是太空，便是偏在一面，搔不着中國的癢處，因此不能留什麼大影響在國人的思想上；可是中國自有聯邦論以來，這個時候可算是全盛時代的了；到舊國會恢復以後，憲法會議忽然爲了省制，國民進步兩派又大鬧起來；在不知道的人，以爲聯邦統一的爭論復活，其實大不然，裏頭原因很雜，且不去管他；就事論事，當時國民派的人口口聲聲聲明不主張聯邦論；進步派的人不但沒有反對聯邦，且反對憲法會議制定省制；然則所爭的是什麼呢？起頭爭的是加入憲法的是大綱還是全案；國民派主張大綱，進步派主張用制憲手續制定省制全案，作爲憲法的獨立一部分；以後討論到內容，國民派所提出的只有簡單幾條，最重要的一省長民選或省議會同意，二警備隊歸省長管轄，三一省有亂，中央及他省不能派兵干涉，四省長除受省議會的彈劾以外，沒有別種制裁的規定；進步派對於這幾條並不十分反對，不過以爲僅僅如此規定，不過把中央的政局移到地方罷了；這種省長大權，省議會政治，能把地方弄好，中華民國早

也成了一個樣子了；非把政治速用的各部分規定詳備妥貼，無論怎樣的大綱總是有害無益的；譬如不把省參事會和縣的自治權規定，省長只要聯絡幾十個過半數的省議員便可無所不為，這種地方政治究竟成個什麼東西呢？當時的爭論，爭來爭去，不過在這一點；進步派對於民國政治應當負責的很多，獨對於這件事，並沒什麼大錯；他們也曾擬過一個省制草案油印公布，不過是用張君勱的「省制草案」改頭換面擬成的，要論責任進步派只有負這一點並無積極研究的責任罷了。我如今所以說上這一大篇，一則因為我是當時參與爭論的一個人；二則表明中華民國講了幾十年聯邦，不但沒有中到要處，并且往往是背道而馳的；我現在且說我的主張。

(四)

中央集權既和中國國情不合，而中國人傾向聯邦的潛勢力又極強，為什麼聯邦會常常失敗呢？據我的意思，這個責任，還在主張聯邦論的自身；他們僅僅看見中央專橫腐敗，却忘了官僚武人在地方的黑暗，要想用藩鎮式的地方勢力來對抗中央，須知中國二千年政治不進步，演成一部殘酷血污的歷史，都起於這藩鎮式的地方政治；試問一班人民所受的苦痛，間接受自中央政府呢，還是直接受

之地方的官僚武人呢？這種根本加厲的聯邦論，毋怪人民聽了都害怕；元年的統一論，振振有辭，也因爲這一點，所以我們今日要主張聯邦，且慢講到對抗中央，先當着眼在革除地方的黑暗勢力；有了好的聯邦，纔可以有好的聯邦國家出現。若祇從脫離中央勢力的上着想，試問現在的西南各省，能不能成一個像樣的聯邦，成了聯邦，人民有沒有日子過，這都是人人能知道的事實。我現在把我造邦的主張，簡單說幾句：一、要使中華民國做成聯邦，先應把省造成一小聯邦；要實行省長民選，先應當實行縣長民選。（民國六年時有人說我主張縣長民選，而不贊成省長民選，以爲奇怪，其實毫無奇怪，你們且看看省長所以能專橫廢敗，由於中央任命的緣故呢，這是由於操有任免縣知事的特權呢？這是最淺而易見的事實；縣長能民選，省長的問題也就極容易解決的了。）根本之根本，全在縣自治；把縣能造成省中之邦，什麼大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的了。二、要使省脫離中央予取予求的壓迫，先當把省成一民治的組織；第一、鑄除獨裁制的省長，而設立合議體的責任省政府；其次、祇靠一個省議會來監督省政治是不行的；立法權和彈劾省長，當然歸之省議會，此外應當還有各縣代表機關和各種民選的合議機關來當各種省政治的大任。三、聯邦的省造成了，再來組織聯邦的國家，那是一件最容易事。在這過渡時

代中央和地方劃分權限，據我的意思，祇須下列四點：

(1) 財政 把關稅鹽稅印花煙酒劃歸中央，由中央在各省設一監督國稅機關；此外一切賦稅都歸之地方，聽地方自由處理；如中央一時豫算不足，可由舊足省分照前清協款的例，於一定時期內，認解若干，至期終止。

(2) 軍事 我是主張廢兵的人，不認有所謂軍政；但是在過渡時代要救出地方的壓迫，不可不有暫時的辦法；據我的意思，先把一切空額老弱裁汰歸併，足可裁減全國軍額一大半；其次再把新招的軍隊和轉變而未散去的軍隊，以及各軍的補充隊全行裁去，又可裁減大半之大半；其餘所剩之軍隊統歸陸軍部節制，由中央發餉；其駐紮地點，一半應在京師左近，一半應在川陝甘新邊境，和中俄交界地，內外蒙古重要地方駐紮；至關外的軍隊應照前劃歸原地；西南的軍隊除裁汰歸併外，應在桂滇邊境屯紮。

(3) 警察 各省除省會酌留若干外，其餘一概裁撤，由各縣自理，中央不得有絲毫干涉；在軍隊警察裁去之後，由各縣人民自行組織民團當保衛治安的責任；其軍械擬定數目，由省購置供給，或合數

省設一兵工廠，這都是各省的自治權，中央不得干涉。

(4)實業 除全國鐵路幹線煤鐵兩礦和大規模墾區（因安置裁兵由墾荒而成立的）歸中央管轄外，其餘一概歸地方所有，中央不得侵佔或借作抵押外債發行公債等之用。以上幾點都是現時過渡時代最不可緩的要務；要想造成一真正國富民利民治式的聯邦，是不可不從這幾點着手做去的。至於中央和地方在國法上的權限，如何劃清，那不是件難事，本篇限於篇幅，便不多論了。我且再說一說改造縣自治的問題。

(五)

改造中國的根本問題，全在改造縣治，這是我十餘年來一貫不變的主張；如何去改造呢？說來話長，我現在祇提出一個極重要的原則來，就是把全縣孤立分離的公民，改造成有組織的能為一切權利義務主體的無數小團體；這個原則是現代政治改革的大原則，推之於一省一國，也都建設在這個原則上面，我且簡單說明幾句：

從盧騷創設『人民總意』這句話以來，凡是立憲的國家，都奉他為政治上的原則；但是個個分離與

立的人民，如何能來發表他們的總意呢？其勢不得不舉出代表來替他們發意思，而人民對於代表的制裁，祇有選舉時投票一種手段，結果人民總意變了幾百個代議士的意思了，有人知道這種代議政治的弊端，想用人民總投票的方法來救濟他，其實這種一時一事的無頭無腦發問式的總投票方法，且不說內中伏有無數政治陰謀操縱利用，即便就事論事，人民祇能就執政者所提出的問題，投「贊」或「否」票，如何能發表人民的意思呢？這不過借着人民贊否的招牌來壓倒政敵罷了，所以「國民」兩個字在現今以往的國法上，像鬼神一樣，不過給一班野心家陰謀家做招牌和恐嚇敵黨的武器，實在沒有法子，在政治上發表他們的意見的。如今要行真正的民治的政治，自然要使人民能直接參與政治，要使人民能直接參與政治，祇要把人民編成種種團體，有人說：人民直接參政，恐怕無此程度，程度的高低是無法判定的，我也不願討論，祇有一句話，一個人的利害，祇有自己最知道明白，與其給這班聰明人來奴使牛馬，不如拉着愚蠢不堪的自己來處理的妥當，所謂政治家能替人民造福這句話，有各國的歷史作證據，也不必枉費筆墨，但是又有人說：人民各有職業，如何能有餘空的才力時間來直接參政呢？這句話也不必深辯，我祇問各國的兵役賦稅以及種種的公共義務，如何又不問他餘

空不除空呢？即就參政講，像現今的文明國從村會選舉到大總統選舉每年不知要費人民多少的才力時間來行選舉；中間還夾着許多政治上紀念祝賀，犧牲人民的才力時間；這都不管人民的除空的，獨獨對於他們要直接參政，便要管他們的除空，還有討論的價值麼？總而言之，人民在政治上不是祇做政客先生的選舉機器，他們是可以自己來處理自己的事的；這個直接參政的方法，在別的方面雖不敢立刻下一斷語；但是在縣治上，是必可實行無疑的。至於人民如何能編成有組織的團體呢？雖不是一兩句話說得盡，也可以舉出兩種最重要的組織：一種是地方團體，一種是職業團體。地方的團體的組織，據我的意思，當以縣為總合體；縣之下就城鎮鄉的人口財力，以能獨立擔負一地域的教育，藝術，衛生，道路幾件最重要的自治事項做標準，分成若干自治區域；一自治區域下，再分成若干最小自治區域，和南方街巷的市民公社相類；這個最小的自治區域，便是一切政治的基礎，各種選舉的單位；自治區域的議會，是由他們舉出代表來組織的，并可任意撤回改派；自治區域的重要事項，是須交他們覆議的。總之最小自治區域是一個政治單位，分子祇能在內部發表意見，不能在外單獨行動；他們的代表沒有獨立的意義，隨時隨事，都須受團體的拘束；他們的投票，是祇能表出一個意思來，個人的

意思如何，是不能對外發表的。此外一切選舉都是從最小區域起點，或是層層而上，爲代表之代表，或是聯合各區，成一獨立選舉區。（譬如選舉國會省會議員，先由各小區自行投出候補人，然後會合各區所提出之候補人，以一區所舉爲一票，去其僅有一票的，而將其餘各候補人，交各區投票覆選，以得幾分幾的爲當選；如覆選不能及格，再就其中得幾分幾以上的作爲三選候補人，最後以比較多數兩人決選。）個人不加入這種自治區域，便不能行使一切政治權力。這是地方團體組織的大概。其次職業團體和地方團體不同；應當合全縣的相同職業成一團體，行動亦當以全團之行動爲行動；不過縣之下可以設分團，縣之上可以組織種種聯合會。至於他的職務，除其本業之權利義務外，應爲各種經濟事業之協議機關。（或是直接或是選派代表）以及擔負享受全縣經濟上之種種權利義務；這兩類組織，一經一緯，是缺一不可的；一地人民也必身兼兩種資格，然後各種公權可以完全享受；如係無職業的人，（地主及靠股票生活的，都算無職業的人）雖能享受政治的權利，（因爲他擔負各種賦稅及義務）却沒有法子去享經濟上的權利。以上所說不過個大概，篇幅有限，也就不再多說了。

我這篇文章寫得雖是拉雜，但是其中也很有可能以供主張聯邦論以及省自治的人參考。近來我這

擬就一個省制草案，因為其中有幾點不妥還在研究，以後當發表出來和讀者討論。（改造）

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

羅家倫

我常以為西洋近代的文明，在十四世紀以後受空間觀念的影響最大，如美洲的發現，殖民地的開拓等事，乃就地上而言；哥白尼的發現天體，蓋律雷的遠窺星象等事，乃就天空而言。凡是這種空間的開拓，都足以喚起人類的興趣，擴充人類的眼光，解放人類的思想，影響人類文明的全部。弄到大家對於自然界的觀念一變，醞釀出一個培根的「截天主教」來，樹立近代科學的基礎。在十九世紀以後，受時間觀念的影響最大，如支配近六十年來思想界的進化論，乃是由於推求古代生物的演化而發生的。如進化論大家達爾文，瓦勒斯，赫胥黎，赫克爾之流，大都是一班研究生物學，人類學的學者；冥求精索幾千萬年來生物演化的來源，才來主張這種學說，所以對於歷史的背景，非常注重。十九世紀的文明，有人說是「歷史的文明」，也可以見得時間觀念的重要。（這不過是就其趨勢而言，並不說這是兩個是絕對可以分開來的。）到了現在則空間時間兩個觀念在各方面都是相提並重，一方面對於空間則注重環境的情形，一方面對於時間則注重演化的程叙。如實驗主義在現代思想界中

總算是極有影響的，但是他很注重的就是——

『此時此地』“Here and Now”

其實不但是實驗主義的學說如此，就是其他的學說，苟能適於世間，沒有把這兩個觀念忽略過去的；因為這是近代思想受了科學洗禮的緣故，無論那種學說，斷不能離開一切，懸空立論，這是就學說的根據而言；至於論到他的方法，也可以證明這種趨勢，譬如最初改變近代思想的工具，就要推培根派的『歸納法』Induction or Inductive Method了；而歸納的方法往往應用在自然界的現象上居多，當然能特別喚起人類對於空間的觀念，再後改變思想最有力的工具乃是達爾文派的『歷史法』Genetic Method，注重在演化的程序，當然能特別喚起人類對於時間的觀念。至於現代的『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則兼收衆長，確當精密；一方面可以謀環境的適應，一方面可以免時代的錯誤；所以不但能應用到科學上去，而且能應用到思想上去，推其結果，遂使思想界的全體，都受他的影響。

以上這番話，詳細說來，當另有專論，雖萬言亦不能已；而在此地所以必須簡單說明的緣故，乃是

因為中國人真正害了沒有兩種大病：

(一)不問環境的情形以求適應；

(二)不知時代的錯誤以求進化。

舉一個明顯的例，如中國的歷史家，是很錯誤的；他們所談的祇是「往古」的事，「前代」的事，「蓋棺論定」的事，以為必如此方可為史；而對於現代的事，目前的事，活人的事，一概忽略過去；不知道時事是很容易變遷的，有許多事眼見的人，不加細心的研究，也還不能清楚，何況以後的人呢？加之材料是很容易喪失的，如去年我們為國史編纂處搜集辛亥革命時代的印刷品，已經不可多得了；何況再過多少年以後呢？「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知道現在的人對於現在的事都還不去求可靠的記載，又豈可以關於這代完備的歷史，責諸後代的人呢？又如中國現在主持言論界的人，對於那國的學術運動，那國的市政運動，那國的勞動運動……演的天花亂墜，但是他們住的城市裏講學術則沒有一個圖書館是不問的；講市政則各處布滿了腥臭的街道是不問的；講勞動則本地不滿十四歲的小孩子每天還要作十二點鐘以上的工作是不問的……照這樣「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的講法，雖然

把世界上的都說得上天堂去了，我們中國人還在地獄裏呀！有以上一種情形，所以使人不明最近的變遷，而陷於「時代錯誤」的弊病；有以以下一種情形，所以使人不知環境的現象，而沒有適應補救的方法；所以我們有欲解決人生問題，解決我們的人生問題，則「此時此地」的觀念，也真是不能忽略呵！明白這個觀念，纔知道我做這篇文章的本意；其實不但我們對於文學思想的態度應當如此，其實就是對於其餘一切問題的態度，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既然說我所以獨獨提出文學思想來討論的緣故，乃是因為文學的思想，最足以代表時代的精神。因為文學的思想，也決不是無緣無故生出來的，必定有種人類的的生活，做他的背景。所以我以下討論的時候，也是先把當時政治社會的背景寫出來，而後列舉文學思想的本來性質。但是我還有二件事要先申明的：（1）文學思想不但是文學界一種重要的趨勢，而不見得當時就有成熟的文學，所以下面所舉的例，也不必以嚴格的文學眼光去作選擇標準。（2）所舉的某時代某人的著作，乃是就在某時代的價值而言；至於某人以後再有什麼變遷，自屬另一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以內。

我想近代中國時勢的變遷，約分四個時代；所以文學思想的變遷，也正是分四個時代。每個時代文

學思想的變遷，正是符合着某個時代政治社會的背景；現在略略寫在下面，至於所定的名稱，也要請大家會其大意好了！

(一)時代的劃分，本來是極困難的事；因為人類的的生活，乃是不斷的歷程；但是生活雖然不斷，而時代自有重心；社會譬如一個多角形的物體一樣，無論他角度如何多，而能放在地球上而不致顛仆，自有一個重心存在。不過這種物體還是有機的，他的角度，常常會有漲有縮，有生有死；所以社會的危險，就是當角度發展不同，而本體的重心已經改變了的時候，大家還不知道，死守着以前重心所在的那一點。這番話是我不能不先解釋明白的，因為生活既是不斷的歷程；而我們又須注意他重心的改變；所以說論到中國近代的文學思想，還離不了敘述幾千年來一脈相傳的——

「閉關時代」

這個時代的畫分本來是很不容易的。普通人的所指，大概都是指鴉片戰爭，五埠通商以前而言；所謂「海禁大開」，就是說這個時候。但是鴉片之戰雖然重要，還不足說中國思想真正轉變時期；當時中國雖敗，因為內地的交通不變，全國所受的刺激仍然不深；而且有洪秀全之亂，可以藉口以為勤王

之師未到，所以中國在越南之戰的時候，仍然是不服氣的。不過當時大家已經略略知道有外國了，而且商埠一開，交通漸漸由此親密，所以就那個時代爲閉關時代的區分，從廣義說來，也未始不可。其實那個「龍環扶醉餐中興」的時代，自大的心思還是非常之盛，事實上理想上何曾有點「開關」的希望呢？所謂閉關時代的情形，自然是幾千年一脈相傳，不足深論的，所以我也不能多講。當時大家個個都把中國看得非常之偉大神聖，以爲無以復加，其餘的外國，都是蠻夷之邦，在「要服荒服」之列，應當「來貢來王」的，所以當時這種心理，醞釀成一種——

「華夷文學」

科舉場中的八股，不必說了；其餘若桐城古文在曾國藩以後而大振，選學兼李慈銘蓋而方張；其餘若修談儒學的葉德輝一流人物，不必說了；「文以載道」道爲中國所獨有，華夷之界千古大防，尊華攘夷，便是中國文人惟一的天職。如當時較稱明達，而在文學界不無建樹的王壬秋在陳夷務疏中以爲夷事有四不必論，則雖在鴉片戰後二三十年，猶不信中國水師不足以敵西洋，而且排斥研究「洋務」。現在寫下一段，亦足以代表當時文人的心理：

「言御夷者皆欲識其文字，通其言辭，得其情偽，知其山川阨塞，君臣治亂之迹，及其國內虛實之由，其最善者取其軍食以濟我師，得其器械以爲我利，今設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獨以爲無益……夫中外之防，自古所嚴。一道同風，然後能治。假令法國布堯舜之政，讀周孔之書，分置師備，佐我仁政，則諸君將束手坐觀，望風歎，以爲真聖入之國乎……若使中土齋六藝之文，陳先聖之書，入其國都，宜我木鐸，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桀大吠堯之義，明國無異政之禮，守死勿聽，以爲其主耳……火輪者至拙之船也，洋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輕捷爲能，械以巧便爲利，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使行，礮須人逐，而重不可舉，若敢決之士，奄血臨之，驟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湘綺樓全集卷二。

此種議論在此時視之固不值一笑，而在當日則未始不令千萬人鼓舞激昂拍案呀絕，以爲賈生治安之策，不是過者，其餘若此等論調的著作，舉不勝舉，此篇實足代表閉關時代之精神，而造華夷文學之極點，所以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學思想的第一個時代。

(二) 戰嘗說鴉片戰後，海禁大開，不過是中國思想改變之先聲，蓋不足以稱中國思想的將變，自此

以後，與各國之接觸稍多，內容能知道一點。這中法之役，劉永福岑毓英勞師不勝，一班人始確實有點怕「洋鬼子」的鎗炮，但是洋鬼子不過有鎗炮而已，中國祇要有了鎗炮，就可以夠了；當時大家的目的，也不過是以復仇雪恥爲人生觀，以用夷制夷爲無上策；各處造船廠，製造廠於是紛紛設立，而江南製造廠當這個時候尤爲時髦，最早的留學生如容純甫的議論就是說：「對於教育計畫，當暫束之高閣，而以機器廠爲前提……以今日之時勢言之，鎗炮之於中國較他物尤爲重要。」（西學東漸記）並且除此以外，容氏第一個條陳就是合組汽船公司，而且須「向英商借一千五百萬購鐵甲三四艘」以打日本。到這個時候，全國汲汲皇皇，惟慮鎗炮不足，以求添造，所以這個時代可以謂之——

「兵工時代」

要談兵工，非要懂的「格致」不可的；於是江南製造廠致力譯「格致」一類的書，如丁謨良的格物測算，羅斯古的格致啓蒙，傅爾雅的西藝新知，汽機新制體性圖說，重學圖說，數學圖說，光學圖說，電學圖說等尤屬風行一時；於是一般謀國之士也都揮起鴉毛大扇，以高談「聲光電化」而且從「聲光電化」的市場上談到那處安水雷，那處設埋伏，那國應該怎樣對待，那國應該怎樣接戰，所以當時

的文章，都要簡練掃蕩，盤弓躍馬，以為必須如此，方『可以說當世之主』。一時大家給巾羽扇的態度，豈僅僅是學作張佩綸呢？於是風尚相趨，遂成——

『策士文學』

這派的趨勢，實早開於魏默深與定庵之流；其後康有為等『公車上書』，更為明顯；就形式而論，『公車上書』的文章，自然嫵媚動聽，大有戰國時候蘇張的態度；但是就實際而言，芮恩施博士也批評說：『康有為等雖然以極有力的文字，鼓吹西學；不過就其內容而言，他們自己也莫明其妙。』(Trenchard and Political Opinions in the For Essay.) 這也是策士派當然的結果；因為他們的思想，不過是待中國輪盤炮利以後，背城借一，可以富強；當時的盛世危言、富國強兵策一類的書，是很明顯的；而這類縱橫捭闔的腔調，在梁任公先生所辦的時務報、新民叢報，更可謂集其大成；雖然不可一例而論，要亦毋庸曲諱。今錄其代表此派的文章一段，讀者於今日重觀，當更別饒興趣：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守舊，惟進取也故日

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花；老年人如死海之漲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概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像這樣的論調，至今讀之，不覺失笑，而在當代則風靡一時；而且就思想的改變論，這派的文字也不無功勞存在；因爲打破八股拘泥的習慣，是非此不可的。而且這種文章裏往往夾入白話，所用之字，在當時實屬有絕大魄力，而足以引人入白話，可以表現真切思想的觀念。這點功勞，也是大家不能不給

他的。不過一方面我們要知道他時代的價值，一方面也要明白變遷的趨勢呵！

(三)兵器造得很多了，兵船買得很多了，兵士練得很多了！但是政府本身的組織不良，而士卒不肯用命，甲午一敗於日本，庚子再敗於聯軍，於是舉國震驚，始知道『洋鬼子』不但有兵有炮，而且也有政治法律的組織。日本之所以能勝中國乃是由於明治變法的緣故；於是大家又經過一重大夢，而從事政治法律的改組。此就其一方面而言，至於其他方面則因為兵工稍事發展，而感受原料缺乏與輸運不便的困苦，於是又急於築路開礦。有這兩個雙方並進的原因，所以構成『政法路礦時代』。

要明白這個時代主要的潮流，不能不明白那個時候政治社會的背景；因為那個時候政治社會的現狀不安極了；國家屢敗，兵工無靈，於是國民才覺悟到政府的腐敗，而要求立憲的呼聲日高；政府爲大勢所逼，也不能不謀適應。所以關於『新政』的上諭，雪片飛下；當時雖然經過一次政變，但是這個潮流終究是遏不住的。那時候的重要人物，也都有一點覺得時政不行，如張之洞的辦學篇是當時極有影響的一本書，也頗足以代表當時的思想。他的『五知』就是『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

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爲印度，懼爲越南，懼爲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愚。以上二知，純粹是戰敗後的感想；其後所謂「不變其法，不能變器」西藝非要，西政爲要」則純粹是從兵工政策失敗後傳入政治法律問題的宣言；最後所謂「多智巧不忘愚」乃是他所提出而當時舉國公認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了。自此學校漸漸加多，輿論漸漸發達，而國會請願的運動日甚一日，以顛覆之清廷，最後亦不能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而頒布籌備到光緒三十二年的憲法，亦可看見當時政治法律背景之濃厚。至於路礦問題，則蘆漢鐵路等工程方興，而滬寧汴洛道清等路的款項，也於所謂「癸卯」「甲辰」之間，次第訂借；山西礦產問題，已發生福公司種種條約。當時全國的目光，除了議政以外，就射在路礦上面；如清末浙路川路的風潮，銅官山礦產的爭執，也就知道人民對於路礦的興趣。這一種趨勢，一直到民國成立後六七年都還是如此。祇看在這個期間到日本去的留學生大致都是學法政的，到美國去的留學生大致都是學路礦實業的，（參觀清華圖書館歷年派送赴美學生表更明白），也就可以知

這了。因為法律的文字，在字句之間是有斟酌的；而實業的文字，是要確實合乎應用的，所以潮流所趨，遂生——

「邏輯文學」

這個時代普通出版品的傾向，大大變了。鼓吹新政的空泛文章，進而為比較精密的法政議論。如富國強兵策一類的東西已經減少，出版最多的乃是憲法古義，日本憲法義解，日本法規大全，政治原論，列國政要一類的書。至於實業方面的著作，雖不重要，但是傅蘭雅也拋棄了他的開地遺囑，藥說而譯寶藏與焉，開煤要法，種種東西，就可以知道當時大勢所趨，莫能遏止。所謂「邏輯文學」原來不能算是十分確切的名詞；不過當時文學的趨勢，已確實的向着精密樸茂的方面，而漸漸合於邏輯的組織；如當時文學界最重要的兩個人：一個章太炎，是對於印度的「因明學」很有研究的；一個嚴幾道，是譯西洋名學的。太炎的文章一方面有印度思想的條理，一方面帶政治潮流的激刺，他當年的儒書不必說了，就是後來改訂過的檢論中如通法，官統，五術，刑官，定版，稽懲，假幣等篇，那一點不足以證明此說。他雖是漢學家，但是利用漢學來講革命，成了當時的風氣。鄧實在國粹學報紀念辭上所稱「清

纏綿久，豈無不發之光；亂賊日多，終有橫流之懼。黃冠歌哭，存正朔於空山；斷簡飄零，訪殘碑於荒野。」也正是指此而言了。至於嚴幾道譯名學淺說、程勳名學，而外，還有亞當斯密的原著，孟德斯鳩的法意、羅勃的著已權界論、斯賓塞爾的華學肆言，和自己譯而兼著的政治講義，種種，都是風行一代的書。他雖然有較新的西洋哲學思想，但是他對於西洋的文學也不敢提倡，所以他譯起書來，還安心做「漢魏六朝」的八股；（這個名詞是吳稚暉先生送他的。）他對於西洋的政治倫理雖然敢於提倡，但是他對於中國社會倫理是不敢批評的，所以還是安於中國舊式社會生活。他在當時文學上的影響，確是很大。等到後來章行嚴先生一方面崇拜「吾家太炎先生」，一方面對「候官嚴先生」也是很恭敬的；又加上民國元二年議政的潮流，制憲的背景，所以甲寅雜誌出來，可謂集「選輯文學」的大成了！甲寅而論，甲寅在民國三四年時候，實在是一種代表時代精神的雜誌。政論的文章，到那個時候趨於最完備的境界，即以文體而論，則其論調既無「華夷文學」的自大大心，又無「策士文學」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的組織上又無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章氏政本一文的首段，大足注意。

「爲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欲得其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而剔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甲寅第一卷第一號

「有容」是否爲政本係另一問題，要之此段文字，很能夠說明「邏輯文學」的性質與方法。所謂「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方正是邏輯的精神，而吾友孟真所謂「螺旋式的文字」，獨惜這個時代，大家還祇知道注重西洋政法方面的組織，物質的發展，而以爲中國的精神文明——倫理的觀念文學的觀念等等——還是至高無上，不必採取西洋的，這點不免有點觀察不清，或是因爲感情用事的緣故。又如最近還有幾位從德國學科學的人，至今還以爲西洋的物質文明高，中國的精神文明高，這也是同一樣不脫「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觀念呢！

(四)世界總是進化的。前一個時代中國人雖然覺得西洋的物質文明以及政治法律的組織比中國高，但是所謂精神文明以及各種社會倫理的組織總是不及中國的。到這個時代大家才恍然大悟，覺得西洋人不但有文明，而且有文化，不但有政治，而且有社會，不但有法律，而且有倫理。這些東西不但比中國的壞，而且比中國的好，比中國的合理，比中國的近情。大家受了這個覺悟，於是進而爲一

「文化運動時代」

這個時代，可以算是中國人最近新覺悟的時代了，但是這種覺悟，也不是憑空生出來的，因為有幾種重要的事情做他的背景，乃是進化的潮流所趨，不得不走這條路的。所以我可以特別把他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是由於經濟生活的改變。我常說中國思想界的大變化祇有兩個時期：一是「戰國」，一是「現在」，其餘幾千百年間雖有種種的小改變，但是大致都是一個模形。若說變亂可以改變思想嗎？我也可以承認他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是在中國歷史上那朝興廢的時候，不謂過幾十年的變亂，若說是人材的關係嗎？此說中國人信得最深，但是人材為什麼專生在那個時會，所以我想來想去，祇認為經濟生活的改變，是最重要不過的原因。因為戰國和現在乃是中國經濟制度大大改變的兩個時代：一是土地分配法的變更；一是西洋工業制度的輸入。戰國時代的井田制度，雖然現在有是否為「豆腐乾塊」或是「賽塔形」的爭執，但是戰國時代封建敗壞，開土地私有之端，是不可爭論的事實。（如「鄭伯以璧假許田」見於春秋實為土地公開買賣之始，而商鞅開阡陌乃顯著當代的情勢，也是

明白可考，參看建設中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及井田之研究等篇；著者當另有文論之。）因爲人民根本託命的經濟制度改變，所以覺得生活不安，覺得生活不安，所以不能不另想解決的方法；另想解決的方法，所以各派的思想爭起。至於現在呢？則純粹是因爲西洋的工業制度輸入過來，使人民的生活，從手工的進而爲機械的。家庭的工作原來不能與工廠的工作相抗衡；況加之以西洋的資本，挾雷霆萬鈞之力而東下。所以中國幾千年來死守不棄的家族制度，至此遂一律動搖。家族制度動搖，大家的生活狀況也跟着動搖，於是不能不去想種種改造的方法。所以也是各種思潮同時並起，和戰國時代一樣。這種情形，可以用西洋思想改變的途徑來作比較的研究。譬如西洋思想在十四世紀（新生時代）第一次大改變的背景，不能不說是同「封建制度」的消滅有極大的關係；譬如早就有了神權，何以到那個時代才發生批評的態度呢？十九世紀的第二次大變更不能不說是受了「實業革命」後工廠制度發達的影響；譬如早就有了婦女，爲什麼到那個時代纔來發現她，解放她呢？兩方比較，大可參證。西洋由瓦特發明汽機，幾百數十年之時間，機械的制度才漸漸發達；而社會上歷年的所受的影響已經不礙了；何況現在中國偶然就遇着西洋久經發達了的工業制度，那能不起畸形的，積極的

變化呢？所以我常說將來中國社會上的戰爭，不能說是中國資本家與中國勞動者的戰爭，乃是外國機械與中國勞力的戰爭，也可以見得這種畸形變化的勢力了！

第二是由於世界大戰的影響。凡是世界上的教訓，一百句空言，抵不得一件做出來的事；何況這次大戰，是轉門三五年，流血數千萬的大事呢？大戰以前，軍國主義編織思想多少年了！以德國兵力財力的強盛，政治組織的完備，雄視全球，誰敢非議軍國主義的遠處？就是歐美有多少了不得的思想家敢於大膽攻擊，但是實力所在，大家不會相信的；在歐美尚且如此，何況中國西僑於歐美，東振於日本的國威呢？惟有這次大戰，使赫赫奕奕軍國萬能的俄德與一齊崩裂；而其崩裂的原因，不在乎聯軍全付的兵力，而在乎本國平民的革命。這種誠心動魄的事實，那能不促起人類思想的變化。軍國主義打破舊式的政治組織破產，於是感覺最鈍的中國人，至此也覺得僅僅學西洋的富國強兵，政治法律是沒有用的，是對於人類幸福沒有關係的；將來真正文明的樞紐，還在乎社會制度的改造。於是乎談政談法的聲浪稍衰，而社會改造的聲浪大盛。這種轉變，頗能促起人類對於人生問題的覺悟，而打破機械生涯的束縛，偶像的推倒，實在是思想上一層重要的解放呵！

第三是由於國內政治的失望。在滿清的時候，大家總以為滿清政府在上，所以什麼事都辦不好；現在滿清政府倒了，國家的事又辦得怎麼樣了呢？民國成立八九年了，辛亥革命以後，而有二次革命之戰，而有袁世凱稱帝之戰，而有張勳復辟之戰，而有段祺瑞定國之戰，此就關於全局者而言。至於關於局部的則四川有川黔之戰，有川滇之戰；廣東有陸龍之戰，粵桂之戰；湖南有譚傳之戰，譚張之戰；陝西有陳子之戰，福建有陳李之戰……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所以這幾年來，人民的殘廢極了！舊國會如此，新國會如此，此派上台如此，彼派上台亦如此，所以人民的失望也極了！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大家於是覺得以政治去改造政治，是沒有用的；於是想到以社會的力量，去改革政治。大戰的影響，是以外力促醒社會的觀念；內亂的結果，是以內力促醒社會的觀念。有這兩種社會的發現於是『五四』『六三』兩個運動，勃然興起；算是以民衆的力量，罷免三個國賊；以民衆的力量，拒簽和會的條約；以民衆的力量，拒絕日本直接交涉的要求。——這都是中國歷史從來沒有的事實。民衆既然發現了這個社會了，而中國的社會，是非改造不可的；大家同社會的接觸愈多，便愈覺得社會的腐敗；愈覺得社會的腐敗，則愈覺得改造的事業難於着手。熱心社會事業的人一方面感受自己的思想不夠用，一方面覺

得社會上普遍的思想不改革，社會是不會改革的，於是從改造社會的問題，進而為思想革命的問題。文學革命的發動雖然略早，但是動機也是由此而生；「五四運動」以後文學革命之所以驟然推廣，也是這個道理。據新青年社和新潮社的調查，則新出版品愈銷得多的地方，愈是殘破最甚的地方！爲四川湖南！這一點正可以看出此種因果了！

第四是由於學術的接觸漸近。這不消說，一方面是因爲交通日密，一方面就由於留學生的加多了。因爲交通日密，所以留學外國的人亦就日益加多；從前「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陋見，至此已不能固守。老實說，環境的變遷，是對於思想有絕大的影響。君士坦丁的一般學者逃到意大利的自由都市來，就會發生出「新生時代」。大哲學家笛卡兒學說的成立，據他自己說來，是對於旅行很有關係；因爲他在這國看見認爲天經地義的東西，到那國認爲荒謬絕倫，在那國認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到這國認爲一錢不值，他於是恍然大悟，起了批評的精神。這乃是科學方法中所謂「推廣經驗的範圍」取得比較的材料。有了比較之後，於是大家方纔覺得「相較見拙，相形見劣」了！中國年來留學生回國的漸多，雖然真名其妙的佔十之八九，而有比較眼光的，究竟不能說是沒有人，至於社會的

人道的觀念，以法國帶回的成分居多，而實際的科學的態度，以美國帶回來的成分居多。二者相合，而新文藝的思想遂以發輝燦爛。所以首倡文學革命的不在研鑽故紙的老先生，而在乎兼通西籍的新學者，也就可以知道這真正的理由。

社會是有機體的，宇宙是繁複的，凡是某種運動，決非沒有背景存在，可以無故發生。有違以上四種重要的原因，於是產生——

「國語文學」

上面種種原因，都是使我們覺悟到以政治的勢力改革政治是沒有用的，必須從改革社會着手；改革社會必須從改革思想着手；但是改革思想，必須有表現正確思想的工具。況且我們現在覺悟到人生的價值了，尤不能不有一種表現「人生正確思想的工具」。所以我們大致都是主張「文學爲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裏寫下來的。」而表現批評人生最自然的莫過於國語，記載思想最正確的也莫過於國語，於是「國語文學」應着時代的要求生出來，春天的山青了，化學家染他不紫，秋天的葉紅了，植藝家培他不綠。時代先生的力量，誰能敵得過他。於是國語文學的傳布，如春雨春潮，

國語文學的精神，就是「人生化」的精神，是大家不可輕易放過的。其最近發動之點，不外兩個：

(一)消極的——破壞的——是由於舊日文學的反動。既然大家發現人生的價值而想造成一種「人生化」的文學，所以凡是「非人」的，妨害人生的東西，都應當放在排斥之列。但是最沒有人性，束縛人生最利害的，就是舊文學了；中國人無處不受「形式主義」的流毒，而以文學爲尤甚。黃遠生所謂「烏龜八股」中「顧字一承而字一轉」的形式，蓋無所往而不宜。（遠生於民國三四年之際，頗有新文藝思想發現，惜其未能充分發表，即已早死。此段見國民之公毒一文。）做古文則有幽渺冥玄的「家法」，做詩則有「蜂腰」「鶴膝」的限制……諸如此類，把人的性情，不容一點存在。所以弄到後來，稍微有些天才的人，都不願意做古文律詩，也是這個道理。這樣「非人」的出品，一旦「人」覺悟了，那裏能夠容他存在呢？

(二)積極的——建設的——是由於實際的動機。世界上許多事情，都是由於這種動機要求出來的，不僅文學的運動如此。現在大家既然知「非人」的文學不好，必定要求一種文學出來，能夠把人生充

分的抄寫出來，以滿足大家的慾望和要求。而且現在有許多新的道理，新的事實，斷不能用已死的文字表現出來的；所以大家更不能不另換材料，另闢蹊徑，以求適應人的生活。象之西洋近代文學的潮流，大家不能不感覺一點；兩兩對照，覺得他人的文學，對於人生，是何等濃烈，何等活潑，何等真實；我們的文學，是何等乾燥，何等死悶，何等虛偽。比較的結果，於是創造新文學的材料和路徑那能不會決定呢？

有這兩種關係，所以新文學的勃興，乃是人生覺悟後應乎時勢所萬不能免的。胡適之先生最初倡議的那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提出來的四條，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關於新文學的主張，此地真是說得透澈極了！後來周作人先生更明白提出「人的文學」的觀念。

來，把「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意思合在一起來講，是分外明析的，因為這兩件東西，原來是分離不開。思想革命是文學革命的精神，文學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二者都是去滿足「人的生活」的。但是怎樣去滿足人的生活呢？人的文學中有一段很可說明這個道理：

「我們要說人的文學，須得先將這個人字，略加說明。我們所說的人，不是此間所謂「天地之性最貴」或「圓融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

我們承認人是一種生物。他的生活現象，與別的動物並無不同。所以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排斥改正。

但我們又承認人是一個從動物進化的生物。他的內面生活，比他動物更為複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們相信人類以動物的生活為生存的基礎，而其內部生活，却漸漸與動物相遠，終能達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凡獸性的餘留與古代禮法可以阻礙人性向上的發展者，也都應該排斥改正。

用這人道主義爲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文學，便謂之人的文學。其中又可以分作兩項：（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的可能性；（二）是側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這類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爲我們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實在的情狀，與理想生活比較出差異與改善的方法。這一類中寫非人的生活的生活的文學，世間每每誤會，與非人的文學相混，其實却大有分別……這區別就祇在著作者的態度不同……一個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對於非人的生活，懷著悲哀或憤然。一個安於非人的生活，感著滿足，又帶著玩弄與挑撥的形迹，簡明說一句，人的文學，非人的文學的區別，便在著作的態度，是以人的生活爲是呢？非人的生活爲是呢？這一點上。」

我常說，世界的進化，是從「神的時代」進到「物的時代」，從「物的時代」進到「人的時代」。以前一個階級不必說，等到十九世紀的末葉，物質文明可謂發達到極點了；弄得人類幾乎做了物質的機械，這次大戰尤其是明顯的證據。於是大家回心想到，我們發展物質，是否爲人類的幸福，爲什麼我們反而做了他的機械呢？從這一念之轉，於是大家更促起一番「人的覺悟」，而回復到人生的價

健上面去。哲學界如盛行的實驗主義，人本主義不消說了！世界上一切改造問題都是向着「人」的方面解決，也不消說了！就是科學真實，從前以為是絕對客觀的，現在也覺得不然，而廢不了人的本位。這種「人」的潮流，披靡無敵，不獨文學界受他的影響呢！

國語文學應着這個潮流而生，自然是時代的驕子。一年前提倡的人八面受敵，到現在風靡一世，自然不能不令人高興。但是我以為現在樂觀，也就未免太早；因為我看見新文學雖然成立，而四面的危機，也就有絕大的危險。這種的危機不在乎舊派外來的攻擊，而在乎自己本身的毛病，所以我覺得危險更大。現在我不能解釋，也就祇到老實說了！

我想我們的文學革命的精神，是和思想革命分不開的，所以中國早就有了白話文，而不能算是「文學革命」。但是現在文學革命起後的所謂新文學中，幾乎沒有幾處不帶着中國舊思想的采色。中國幾千年來，中「形式主義」的毒實在中得太深了！無論什麼東西，祇要外面的形式像了以後，他的精神和效用是可以不問的。最淺顯的例有如西洋的椅子中間高起來，因為中間是汽墊，坐下去可以舒服；而中國製造的椅子，中間也是高起來的，上面雖然蒙了絨布，但是內裏却是硬硬的木板，反而令

人坐了難受。又如我們好用鋼絲床的本意乃是爲其清潔，可以避免臭蟲；但是中國自造的鋼絲床，用粗木上塗着黑漆，反而令應垢臭蟲進去了，難於看見。這並不是我說笑話，不過可以見得中國人這種舊式的習慣，無處而不流露。凡是一種新東西到中國來，沒有不加上一層中國舊式的色彩，弄到『四不像』而後已。譬如現在新文學出品之中，思想精密，聲譽森嚴的固也不少；但是就大多數而論，其中輕桃，鄙，武斷，籠統，空泛，不合邏輯……那一點不是中國舊思想的流露，其所不同之處，不過是以文言的形式，換了白話的形式。這種白話文的出品雖然日見增多，但是可以爲新文學前途樂觀嗎？至於就有思想有藝術一點的出品而論，爲什麼新的文學之中，以短篇的結構爲多呢？因爲中國人向來思想的習慣，是散漫的，不耐系統的組織的，所謂『信手拈來，都成妙語』，最足以代表中國文人的心理。又如新詩，以中國目前的社會，苟真有比較眼光的詩人，沒有一種材料不可供給他做成沉痛哀婉，寫實抒情的長詩的；爲什麼反而是『象徵派』Symbolic 的詩，寫風景的詩成爲風氣呢？因爲這種詩最同中國的文藝思想接近，而中國之詩人是最好『嘯傲風月』與而比也』的。諸如此類，流露於不自然而然，而思想界又沒有真正的批評家隨正指點出來，其將來的流弊有不可言狀者。所以這不能不

說是新文學的一個危機。

中國人的習慣，不但好自己流露這種中國式的思想，而且擁護這種東方的或類似東方的思想。譬如託爾斯泰的文藝，當然有許多可以佩服的地方，但是他晚年的思想，因為宗教觀念太深，有種種的心理，而發出來的議論有似乎反對科學的——其實他也並不會反對真正的科學，第五卷第五期的科學有文論此一而現在的人斷章取義，以為託爾斯泰都推重東方，反對科學，科學是應當反對了！又如太阿兒不過是印度的一位英文詩家，能夠把東方的思想做幾本西洋書，西洋人比較的的眼光看了，也覺得不無興趣，有推重的批評，而中國人聽得，以為東方有了大哲學家，為西方所「崇拜」的，我們不能不急忙提倡了！其實這種思想，在東方已為「遼東白頭之豕」，即其文藝之中，以藝術而論雖然有可以看得的，但是世界上可以介紹的正多，現在這輪不到太阿兒上。至於他的小說如寫「心的掙扎」等篇，簡直是明目張膽提倡寡婦殉夫，這種制度把中國人道滅絕盡了，我們要打破還來不及，難道還要介紹嗎？又如某名士在歐洲回來，看見了一點歐洲戰後的情形，和歐人在戰後心理的反動，回國來就大做遊記，居然說是「科學破產」，我真佩服他的膽大！試問我們現在正要用科學來救中

國都來不及的時候，中國人又是沒有一點科學知識的，試問聽到這種議論，其結果至於何如？又如現在有高唱「虛無主義」的人，人家聽了，以為這比「無政府主義」還要激烈，一定是很新的了，其實這「無」的觀念，純粹根據於老子，還是中國幾千年來舊思想的洗露。這類的情形，舉不勝舉。所以我的朋友從日本考察思想學術的趨勢後寫信給我說：「日本新思想的運動，發動多在法科大學（尤推經濟門）；而中國新思想的運動，發動多在文科大學。日本人推重物質，故研究馬克思；中國人崇拜精神，故高談托爾斯泰。」這番話是否沒有例外不可知，要之馬克思精密的科學的資本論，比托爾斯泰寬泛的主觀的「泛人道主義」難談一點；而中國人好籠統的議論，而不好分析的研究，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了。思想上不經一番精密科學的洗禮，而專以附和強拉類似東方的思想自重，那能盼望真正的新文學出現呢？這不可不說是新文學的又一危機。

有這兩種危機，所以不能不想補救的方法。而補救的方法，我想最要緊的第一步，就是要從學創造新文學的人，應當排除一切客氣，保守氣，把思想上清清爽爽的，用科學方法洗刷一番。排除一切自來盤據的東方思想，專門研究西洋的學問。固然不要去「妄自尊大」，但是也不要有意去希望「鈞通

中西。」我們總說是要東西文明接觸之後，產出一種世界的舊文明來，這個思想雖然復雜，但是結果斷然不是我們專門倚賴東方思想可以生出來的。譬如西洋近代的新詩，不免受東方詩傳布過去的影嚮，乃是幾乎不差的事實；但是這原係西洋人研究東方詩自然結果，斷不是中國自己謳歌讚嘆東方詩可以辦到的，又如中國的文學革命，自然是受了西洋文學的感應，也是幾乎不差的事實；但是這也是中國研究西洋文學者所收自然的結果，斷不是中國抱殘守闕的老先生們可以發現的。所以東方的材料固然可用，而東方觀的眼鏡萬不可帶。我也知道現在西洋人有許多「東方迷」，但是無論東方的學問怎樣好，西洋人推崇得怎樣利害，我們在現在所應當研究，究竟是新的西洋的，不是舊的東方的。我們須知道——

西洋人研究東方，是西洋人的責任；東方人研究西洋，是東方人的責任。

將來第三文明的產生，乃是自然「化學的」化合，斷不是牽強「物理的」化合。大家相互的勢力去做，將來自有定評，又何必現在就「情不自禁」呢？

我們對於西洋的文明，既然有一種純粹的研究了；第二步當然就是介紹。但是介紹也是不容易的。

事因爲我們現在斷不能做一種不負責任的介紹。介紹的原因，和介紹後所發生的結果，都應當算在介紹者功罪總帳裏面。所以要能夠切切實實的介紹一種學說，或是一個學者到中國來，而且希望介紹之後不發生——或是少發生——一點流弊，則不可不注意以下三點：

(1) 某種學說發生時政治社會的背景。

(2) 倡某種學說者個人生活環境的變遷。

(3)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那種的學說。

現在且分開層次來說罷！第一層無論那種學說的發生，斷不是無故而來的；而他轉變之機，也不是無由而發。所以我們要知道他本身的價值和影響，斷不能不知道他前後政治社會的背景。我們談到文學，就應當知道爲什麼人生派的文學會發生於近代俄羅斯；神秘派的文學，發生於近代愛爾蘭。這都有深沉的因果；真能懂得這種文學的人，不能不知道的。所以斷不能僅僅到歐洲看了一點戰後變態的心理，就回來說是「科學破產」！第二層凡是要了解一種學說，必定要把倡這種學說者的個人生活環境，也能了解；因爲就是一個人的學說，也每每分幾個時代，而每個時代的變遷，都受他生活環

境支配。譬如說到托爾斯泰晚年的文藝思想，就因為他宗教生活的關係，生了絕大的變態。又如梅德林結婚前神秘之義的慘淡著作，和結婚後樂天的論文，差不多絕然兩事。我們若是果然要去提倡這種的地方，若是不指點明白，豈不是要誤盡許多人嗎？第三層西洋的學說經過各時各地的醞釀，到現在已多極了！其間有種種關係，不是說凡是學說都能適宜於中國的，也不是說凡是學說都應該提倡的，所以其中不能不有一點分別——至少也有一點先後的分別。我們提倡一種學說，固然要先知道他政治社會的背景和這種學者個人生活環境的變遷，可以減少許多流弊；但是我們也要問問中國。現在需要的是那種學說，而且現在中國到了侵略那種學說的程度。不然，不但提倡者與侵略者兩方面的時間精力都不經濟，而且洗滌也可以同時加多。譬如西洋文學裏有神祕主義，但是他們的神祕主義是受過科學的洗禮的，所以達於直觀；若是在一點沒有科學根底的中國提倡，其結果必流入於迷信。（我有一次譯了許多頁梅德林的內幕，後來想想此刻以「聽靈魂」的戲劇在現在介紹給中國人，總覺有點不妥，所以立志燒了，以待他日再譯。我想若是現在把魏得京 Wedekind 的「春覺」 Trillinga Erwachen 譯出來，無論他藝術主張怎樣好，但是中國人看了以為西洋也有「出鬼」的

說，其結果恐怕要摧殘一切提倡新劇的潮流；而反之於天雷報活捉三郎而後已。這不是我有所派別的成見，也不是我以好惡爲從違，更不是我有意遮蔽他人的眼界。我原來是主張各派的思想藝術，中國都應當知道一點的。但是我現在覺得自己既沒有說明著者生活環境和他當時政治社會背景的能力，又覺得現在中國還沒有到需要這類著作的時機，而且我知道應當介紹的別種東西還很多，所以這種書等別位有學問的去介紹罷。又如新浪漫主義的文學，我何曾不知道是一種新的趨勢；但是不經過和實進化的釋教，是新的都是可以提倡的嗎？日本的厨川田村說得好：「至於最近新浪漫派，明明是復歸文藝本流的傾向，然與從前的浪漫派比較起來，他的性質早已完全變化了。既已一次通過現實主義的變態，這已是內容豐富而充實的浪漫派了——且是現實覺醒後的浪漫派了。若但聞浪漫派的名，以爲還是走馬燈的樣子，這種人實在未曾明白思潮變遷的真相。」（見朱遜先生譯文藝的進化）可見得西洋的新浪漫主義，乃是經過多少年寫實主義的陶鑄而生的；現在連寫實主義都不會產生的中國，配談新浪漫主義嗎？其結果恐怕真要成中國所謂「傳奇派」了！不但文學的思想如此，就是哲學思想的介紹也當如此。不知蘇俄唯實主義的人，決不配談「新唯實主義」；沒有科

學根底的人談『精神生活』，一定是弄得『玄之又玄』的。所以我以為就是請外國的大學
者也是要小心的。（這決不是有學派偏見的話。）譬如杜威的學說，以方法論居多，大家還容易領略。
一點。羅素的社會哲學偏於感情，大家也還容易領略。至於他的數理哲學我就不敢說有幾個人懂得。
至於蕭柏格森來，恐怕就沒有幾個人能領略了！至於請倭鑑來講『精神論』，則恐怕同東方的精
神相偶合，要使中國成一個大精神國呢！我們請一個人來講學，總希望能把這個人切切實實介紹到
中國來，使中國人實在得點益處，不是同從前『迎神賽會』一樣，抬了一位『洋菩薩』四處跑的。唉！
現在在中國要真正想介紹一點西洋的文藝思想，也就難說了！

總而言之，現在中國的文學思想界，已經有新的動機了！但是祇看見膚淺的擴充，而不看見精深的
基礎，是很危險的。我們現在提倡文學革命熱鬧極了！但是仔細回心想想，我們究竟介紹了幾個西洋
文學家，創造了幾件代表新思想的文學作品。大家沒有人下艱苦卓越的功夫，祇是以敷衍的現象為
滿足，那新文學的前途，也就慘淡極了！我們現在既然是有了『人的發現』而主張『人生化』的文
學，須知道人生不過是佔時間空間的一部分，時間是容易過去的，空間是容易改變的，我們要尊重人

生的價值，常常帶着這兩個觀念對於表現和批評人生文學思想，加以研究。況且文學的思想，常常站在一切思想的前面，所以我們更不可落在時代的後頭。我們所當做的是——

謀環境的適應，合時代的進化。

我想西洋許多大學者年紀雖老，而學說總是新的；但中國則所謂新人，轉瞬即成陳迹。我想這沒有其他的道理，乃是不願意不停的進取，而且同時代的思想，隔絕了的緣故。老實說，西洋學者研究進取的精神，實在有令人佩服的地方。他人我不得知，即是我接觸稍多的杜威先生，就有一種精神令我感動。譬如我有一次看了幾種較新的哲學書，得了一個近代科學中 *Empiric* 影響哲學的觀念，頗沾沾自喜，但是不兩天杜威先生講「教育哲學」就提到了。又一次得到一個較新的輿論觀念，做了一篇文章，不一星期杜威先生在大學開學演講，又提到了。這還可以說是他們大學者平日研究有素的問題，自不能與我們淺學相較。但是法國大文學家 *Anatole France* 對於法國小學教員的演說，由路透社電傳到中國不及兩天，而杜威先生演講的稿子就引了進去。又如 *Hinstock* 修正「牛頓定律」的學說，證明後在歐美雜誌上發表不久，在中國不過新得寄到，而杜威先生講思想的派別也就引進去。

他們這種勇猛精進的精神，那能不使他們永遠站在時代的前面呢？所以我們如果不要做「時代落伍者」，我們且不要滿足現狀，且去對新文學下一種艱苦卓絕的功夫罷！莊生說得好——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無邊落葉飄蕩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環境的變遷是很快的，時代的進化是不遲的。大家請看看三十年前所謂新學者是誰，十五年前所謂新學者是誰，五年前所謂新學者是誰呵（新潮）

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

羅家倫

無論是贊成的反對的，總不能不認「五四運動」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件大事。這件事為中國的政治史上，添一個新改革，為中國的社會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為中國的思想史上起一個新變化。時間飛去了！「五四運動」的第一紀念日却是忽忽而來。趁着這第一個紀念日，不但我們身與其事的人有種深刻的感想，就是一切社會上的人也都各有種感想。所謂感想，當然不僅僅想到得意的事，也總會感到失意的事，就是不僅僅想到成功，也必定想到失敗。想到成功失敗的結果，纔可以推求其所

以成功失敗的原因；知道因果之所在，纔可以知道何者當盡量發展，何者當竭力免除，以研究出一個將來的大計畫來！

當然講到成功，必定要說明這種運動的優點；講到失敗，也就不能不把弱點說出來。有人以為說明我們的優點，可以鼓風大家的興趣；若是把我們的弱點也一律暴露出來，恐怕太早一點，不特大家灰心，而且使他人知道詳情，容易對證。我對於這種意見，却是不以為然的，因為我有幾種理由：第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的優點弱點，對於天天在旁窺伺我們的人，早已知道清楚了；看他們的手腕，就可以想見。難道還要我們瞞嗎？第二，世間最無聊的人，總會專想自己的得意事——自己的好處。長此想下去，不但阻礙進化，而且是疾而課費。第三，我們無論什麼事都要取公開的態度。若是我們好，固且要把好的地方說出來，使大家能夠向着好的方面去；若是自己明知有不好的地方，而要蒙頭蓋面混過去，豈不是我們自己就先成了黑暗勢力嗎？有這幾種原因，所以我良心詔我無所顧忌，把兩方面窮源溯流的說出來，有下比較，然後有所根據，可以促起大家的覺悟，以謀真正的改革。知我罪我，也就祇得聽其自然罷了！

(一) 成功的才青

『五四運動』的確有一種大成功。這種成功却不是拒簽德約，也不是罷曹陸章，何以故呢？因為德約雖然拒簽，而山東問題還未見了結，曹陸章雖罷免，而繼任曹陸章者為何如人，國人自能知之，所以斤斤以此為我們的成功，所見未免太小。我們的成功可以分精神實際兩方面說。

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就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當時我在二十三期的每週評論上（五月二十六日出版）做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其中就聲明我們運動的價值，並不在乎『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其實這兩句話，是在我五四早上所做的宣言中造成的），我們運動的實在價值之所託，在乎三種真精神。這三種真精神就是中國民族存亡的關鍵。現在不敢憚煩，可以把這番意思略略重述一道：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從前我們中國的學生，口裏法螺破天，筆下天花亂墜，到了實行的時候，一個縮頭縮頸。不但比俄國的學生比不上，就是比朝鮮的學生都要愧死了！惟有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奮鬥，受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死的也有，因志願未達而

急瀾的也有。這樣的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原素！

第二，這次運動，是社會制裁的精神。從歷史上看起來，無論那種民族，苟欲維持不亂，則其中必有一種社會的制裁；而當政治昏亂，法律無靈的時候為尤重。請出世界上的大歷史學家出來，都無法否認這句話的。當今中國的政治昏亂，法律無靈極了！一班蠢國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點國民在眼晴裏。惟有這次運動發生，不但使他們當時業業若喪家之狗，並且事後政府也不能不罷免他們。不但使他們知道社會制裁的利害，並且將他們在人民心目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也從此打破。

第三，這是運動是民衆自決的精神，世上無論那種的民衆，都是不能長受壓制的。可憐我們中國人，外受侵略主義的壓制，內受武力主義的壓制，已經奄奄無生氣了。這次運動中大家直接向公使團及國外人類表示，是中國民衆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避艱險，直接問罪，是中國民衆對內自決的第一聲。所以這次運動是「二重保險的民衆自決運動」。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三種偉大的精神；精神是原動力，所以是不能不說的。至於實際方面，也有絕大

的影響。

(一)思想改革的促進 新思潮的運動，在中國發生於世界大戰終了之時。當時提倡的還不過是少數的人，大多數還是莫明其妙，漠不相關。自從受了五四這個大刺激以後，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了。無論是誰，都覺得從前的老法子不適用，不能不別開生面，去找新的。這種潮流布滿於青年界，就是那許多不贊成青年運動的人，為謀應付現狀起見，也無形中不能不受影響。譬如五四以前談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不過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和其他兩三個日報，而到五四以後，新出版品驟然增至四百餘種之多。其中內容雖有深淺之不同，要之大家肯出來而且敢出來幹，已經是了不得了！又如五四以前，白話文章不過是幾個談學問的人寫寫；五四以後則不但各報紙大概都用白話，即全國教育會在山西開會，也都通過以國語為小學校的課本，現在已經一律實行採用。而其影響還有大的，就是影響及於教育制度的本身。在五四以前的學生，大都俯首帖耳，聽機械教育的支配；而五四以後，則各學校要求改革的事實，層出不窮，其中有許多採取的手段，我不能承認學生方面都是對的，要之此日的學生的確是承認自己是自動的，不是被動的，也是能發的，不是僅能收的。而其主要衝突的原因，就是學生想極力表現自己的個性，而職員偏極力去壓制他們。學生起了求知的慾望，而教員不能滿足他們。

的要求。平情而論，職教員固是最大多數不對，而學生方面也不免稍稍操切然，而這種現象不能不承認爲教育革命的惟一動機。五四以前那有這種蓬蓬勃勃的氣象。

(二)社會組織的增加 這也是五四以來絕大的成績。請看五四以前中國的社會可以說是一點沒有組織。從前這個學校的學生和那個學校的學生是一點沒有聯絡的；所有的不過是無聊的校友會，部落的同鄉會；現在居然各縣各省的學生都有聯合會。從前這個學校的教職員和那個學校的教職員也一點沒有聯絡的，所有的不過是尸居餘氣的教育會，窮極無聊的懇親會；現在居然有好幾省已經組織成了什麼教職員公會。從前工界是一點組織沒有的；自從五四以來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處也添了許多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種種機關。從前商界也是一點組織沒有的；所有的商人，不過仰官依機關的商務總會底鼻息，現在如天津等處的商人有同業公會的組織，而上海等處商人有各馬路聯合會的組織。同業公會是本行本業的商人聯合攏來的；馬路聯合會是由本街本路的商人聯合攏來的。而各馬路聯絡會的制度，尤見靈活，尤易實行。譬如上海有商店的馬路共五十二條，每條馬路的商人聯合攏來，就成了五十二個馬路聯合會。再成立了一個總會。現在

不能不推爲上海商界最有實力的機關。而且各馬路的聯合會設了各馬路的商業夜校，教育本路的商人學徒；各馬路的聯合會設了公益機關；管理各路衛生清潔；近來於百廢俱舉之餘，並且向租界的外國資本家力爭到一部分市民權了。這豈不是商界惟一的覺悟嗎？所以我前次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個商人對我說：「我們前次罷市真不值得，罷了七天，損失了兩千多萬，僅僅罷免了曹陸軍。」我說：「先生，錯了！你們上次罷市的價值，斷不在於罷了曹陸軍，若是你以爲曹陸軍罷免了，則請再看一看繼任他們的人再說。我們的犧牲，代價決不在此。請問沒有上次的運動，你們從那裏得着許多金錢買不到的覺悟？沒有上次的運動，你們從那裏能有許多良好的組織？就其最切近的面言，沒有上次運動，你們從那裏知道市民權？」這位商人低頭想了一想，也不能不連聲說：「是。」若是大家來看毛澤東君的全國民衆的大聯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

(三)民衆勢力的發展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民衆的勢力，不能不說是一天一天的發展。許多的束縛，從前不敢打破的，現在敢打破了；許多的要求，從前不敢提出的，現在敢提出來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在當局無論如何麻木，等到「衆怒難犯」的時候，也不能不表示退讓；在人民的方面無

論如何犧牲，也總覺得至少有我們自己的位置和權力；在他國看起來，也常常覺得中國的管家婆驕庸可厭，而中國的主人翁自未易侮。老實說，這一年以來世界各國對於我們的觀念，的確是改變過了。看各國報紙的通信，就可以知道他們對於我們學生運動的注意。就是日本大多數輿論，也都攻擊政府國民外交的失敗。所以日本的外交官芳澤謙吉到中國來也要訪學生代表。這次代表英、美、法三國到中國來組織新銀行的拉門德君，也費了許多時間，徵求中國各民衆團體的意見。老實說，現在的當局一方面要外人借款，一方面又要摧殘學生和市民，實在是最笨的事。因為現在各國的輿論，都是知道惹起中國國民的反感，是對於他們不利益的。而摧殘中國學生和市民的人，是中國國民最生反感的人，他們借款幫助中國國民最生反感的人，中國國民對於他們也就發生反感了！

統觀以上精神和實際上的種種現象，「五四運動」的成績，也就可以想見。總之五四以前的中國是氣息奄奄的靜的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是天機活潑的動的中國。「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中國「動」！

(二) 失敗的方面

我寫到此地，又復躊躇了一下。我又繼續想我方纔以爲一個人祇想到自己的成功是最無聊的事，那知道這是最危險的事，我們現在的失敗，就失敗在這裏。我更想這優點弱點是人類都有的，我們學生也是人類，當然也有優點弱點，又何必深自韜諱呢？況且與其讓人家冷嘲熱諷，陰謀府算，不如自己明明白白說出來，早自提防的好，所以我就揭開假面具說！

揭開假面具說，我們最近這次失敗，是無可諱言的；失敗是由於我們自己不明白自己的弱點，也是無可諱言的。這次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不問時勢，不問實力，沒有籌備，便貿然議決全國罷課，是錯誤的。弄到現在上海發難的地方，工商界都不表同情，僅僅華界罷市，一日後也都恢復，再做也難於做得下去，而各處七零八碎的罷課風潮，又將何以收拾。老實說，這實在是我們一年以來最大最後的失敗！事實已經擺出來了，自己想諱也無可曲諱。但是失敗也好，因爲「失敗是成功之母」！因爲有了失敗，纔會去找失敗的原因，設法補救，免得下次再弄出這種的失敗來。若是失敗之後，一點也不反省，祇是存了一個「非我也天也」的態度，那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也就不適用了！我現在求這次失敗的原因，可以先分學生的本身和社會的態度兩方面。

(A) 自身弱點的暴露。凡是一件事情的失敗，不能專怨他人，也要問問自己。老實說，五四以來，我們學生的優點固然是一律表現出來，但是弱點也一律暴露出來了！而最近的失敗的原因，實關係於我們最近發現的三種弱點：

(1) 萬能的觀念。自從六三勝利以來，我們學生界有一種最流行而最危險的觀念，就是「學生萬能」的觀念，以為我們什麼事都可以辦，所以什麼事都去要過問，什麼事都要過問，所以什麼事都問不好；而且目標不專，精力不粹，東衝西突，自己弄得精疲力盡，而敵人也得乘機而入。何況社會是有機體的，世界上決沒有萬能的人，也決沒有一種特殊萬能的社會。平心而論，以現在這樣醜態腐敗，草昧叢生，百孔千瘡的中國交給誰也是辦不好的。（這決不是原諒執政者的話。總之國家全體都是不好的，則決沒有超越全體而獨立的政府。即以賢者代不肖者，而其賢不肖之間亦不過甘心賣國與不甘心賣國之分別，其辦不好終是一樣。所以這話也非執政者所能藉口以爲遁飾。）假設現在把中國全部政權交給我們手裏，我們怎樣辦法？當然不們不能同他們一樣，我們的意志也當然不是同他們一樣，總是想把中國弄好來。然則請問我們自己對於全國的財政，能有什麼整理的方針；對於全國的

教育，敢有什麼具體的計畫；對於全國的實業，研究出了什麼通盤打算的企圖；我們自己的選舉都辦不好，有什麼妙策可以整頓全國的選舉；我們自己的評議會都往往不足法定人數而且討論不得要領，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組織強有力的議會……這不是我們自己有意苛求我們自己的話；我每差一往直前，與高采烈的時候，回想起到此地來，不覺汗流浹背。所以我們自信萬能的結果，必至於萬不能。所以我從前總覺政治沒辦法，後來覺得社會沒辦法，最後覺得我自己沒辦法。

(2) 學術的停頓 知道一年以來的經過的，往往覺得五四的時候，我們幾乎做什麼事有什麼人；到了現在，做什麼事也都沒有人。這種情形，也是諱無可諱。難道以前熱心做事的，現在都不熱心了嗎？難道以前出來的，現在都厭倦了嗎？難道除此之外就沒有有人上來補充嗎？這都是不盡然的。須知五四運動的所以成功，並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事前已經醞釀許久了！大家有幾年的鬱積，幾年的休息，正是醞釀欲試的時候，陡然一下暴發出來，所以智者盡其智，勇者盡其勇。現在經過一年之久，以前的儲蓄，一齊發洩盡了。加之一年以來，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號，東擊西應，對於新的知識，一點不能增加進去，那裏還有再來傾倒出來的呢？所以我往往見到北京的同人，北京的同人說『不得了，沒有功夫』

「讀書。」見到天津的同人，天津的同人說「腦子空」。見到上海的同人，上海的同人說「魔法想」。可見感受知識的空虛，不夠應用，是各處一樣的。譬如花一樣，培養了幾年，纔結一個小花蕊；現在不但不能天天灌溉，而反天天用吸水紙將他的體質吸收去，不到幾久，這株花能不萎死嗎？所以我們若是長此下去，不但人材破產，而且大家思想一齊破產。我的朋友楊鍾健君說：「一年來我們全國青年學業的犧牲，其總數不止一個青島！」

(3) 落於形式的窠臼 當五四的時候，大家東謀西畫，都有一點創造的精神，而如今則一舉一動，都覺髣髴有一定的形式。有一件事情出來，一定要打一個電，或是發一個宣言，或是派幾個代表，而最無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則一方面困於萬能的觀念，無論什麼事都要想有一種表示；一方面又限於思想的破產，想表示也想不到什麼表示的方法。於是於無法表示之中，想出一種無聊的表示。我以為我們此後實在不能再有這種無聊的舉動了！如果沒有良好的辦法，儘可以不表示的；倒是不輕易表示，還可以養成自重。若是輕易表示，則不特社會習以為常，喪失我們表示的信用；而且謀害我們的人，也就可以預先想好方法對待。發露卷是不可以重抄，抄去

就關到沒有意思。

(B) 社會態度的改變 人是社會的動物，一舉一動都離不了社會；我們做事情所以也不能不看社會的趨勢。這次舉動，發難的人既不知自身的弱點，而又不明以下幾種社會的趨勢，所以終歸失敗，而且起社會一種反感。

(1) 我們這次「五四運動」實在成功太速，趕然把學生的地位抬得很高，而各界希望於學生的也愈大。平心而論，我們的虛名，實在過於我們的實際。而虛名過於實際，實在是最危險的事。因為社會把學生的地位抬得愈高，所以對於學生的責難也由此愈甚；因為對於學生的希望愈大，所以弄到後來失望也愈多。民國二年一班偉人元勳之所以隳落信用，也是這個道理。

(2) 現在的社會也是凋敝之餘，有人心厭亂之勢。一則因為他們的思想，當然都比學生和緩，要不激底；二則他們當喪亂之秋，有種種困難，我們也應當原諒的。平情而論，我們對於工商界終究應當有感激的心思。即以去年的罷工罷市而論，上海一隅已損失到二千餘萬，並不是為他們已自的利益，不過是激於他們對於我們的同情心罷了！況且他們處於暴力之下，也同我們感受同樣的痛苦呢？所以

我們現在對於工商界的態度，應當補助他們，使他們休養生息，培養成一種自動的活動，相機而發；不然一有事就去要求他們罷市罷工，則一次兩次他們尙以爲我們是愛國，三次四次他們就以爲我們是有意向他們搗亂。

(3)五四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十分出頭露頭，獨立一幟，所以一般社會都當我們是他們中間的一部分看，所以同情更加增多。六三以後，學生界奇軍突起，恍惚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而且這個特殊階級，往往什麼事都要過問，並常常站在監督和指導他們的地位，所以他們也就不能不另眼相看。我以爲民國成立以後，民黨之所以失敗，原因也在此。在民國未成立以前，民黨確乎是一部分的「民」，所以凡是「民」聽到了，都起來沒同情。民國成立以後的民黨，都趾高氣揚，去做偉人元勳去了，所以社會上的人看得民黨是一個離開了「民」而孤孤另另獨立的特殊階級，所以也因此失了同情，而終究不能不歸於失敗。大家以另眼看待我們固然是尊敬我們，須知尊敬的背後，同時就有如惡兩個字啊！

合觀以上兩大方面看起來，我們的失敗當然是由於自身弱點的暴露和社會態度的改變。而其所以

以遇到這兩方面都不能不「鬧窮七現」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祇知道做「羣衆運動」。老實說，世界上的運動很多，而羣衆運動不過是各種運動中的一部分——並不是惟一的。部分現在我們把其他的一筆抹煞，而祇知道羣衆運動，實在錯了，而且做羣衆運動必定要知道羣衆心理；在中國做羣衆運動尤不能不知道中國羣衆的心理。若是不明羣衆心理而冒冒昧昧的發動，沒有不失敗的。我常研究何以去年六三時候的羣衆運動做得起來而現在做不起來呢？說到此地，我們不可忽略了做羣衆的三點要素：

(1) 羣衆是有情性的。他們必定要認爲祇須一舉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纔肯做。各國的成例，羣衆不勝舉。即如去年力爭罷免曹陸章一事，他們起初也只以爲祇要政府下一個命令就可以辦到的；以後支持到了七天，方纔罷免，是他們痛恨政府的事，也是他們「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2) 羣衆運動的題目要簡單，最好題目的本身，就有本身的解釋。當運動的時候，一要使人轉幾個灣去想，就立刻不能成功。辛亥的革命的所以立即成功，和大家所以肯捨身去死，也是這個道理。當時大家對革命的觀念，據我所知，實在是很簡單的：他們的公式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推翻滿洲政府」。

「推翻滿洲政府中國就會好。」大家一認定推翻滿洲政府中國就會好，所以無怪一齊視死如歸了！即如去年的運動能夠起來，也是因為「除賣國賊」幾個字是本身簡單，不費解釋的，又加上歷史上秦檜最毒的觀念，自然容易推行了。而「直接交涉」四字，本身就要費許多解釋，解釋多次，還不能夠明瞭，這也是此次運動的一種障礙。

(3)發動羣衆運動，必定要一種極大的刺激。因為既然說到羣衆運動，當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賴乎極大的刺激。老實說，上海的同人果然有心力爭外交，則「五四」的時候，失了那個機會，實在可惜。當那個時候，日本的通牒初到，津京初受了一個大大的犧牲，每處受傷，至於千餘人，聞者就不感動。然而當時上海的同人，獨猶不動，到現在各方面都比較平靜的時候纔來發難，我對於他們的勇氣當然十分表同情，但是不免有坐失時機之嘆了！

總觀以上的三種要素，我們就可以知道，羣衆運動成敗的原因。羣衆運動的好處就是在大家分開來想不出辦法來的時候，合攏來的思想就可以湊成一種辦法！分開來不敢做的事情，合攏來的勇氣就可以鼓勵去做。所以真正的羣衆運動，是要不但能合起來做的，並且要能合起來想的。但是中國的

羣衆運動祇能合起來做，有時不免亂做，而不能合起來想的。這是最危險的一件事，而所以構成這種危險的現象，有幾點可以特別提出來說的：

(1) 羣衆沒有組織，往往一哄而聚，一哄而散，是最不好的情形。而且開會的時候，沒有訓練，對於開會的規則，一點不能遵守，而且一點都不知道，如何能得一個集合的思想，生出良好的結果來呢？

(2) 個人的僥倖夾在羣衆裏面，實在是很不好的事。老實說，羣衆運動所以不及個人運動之點，也在此地。因為個人運動的個人必須先有自己一定犧牲之決心，纔去做這種運動；至於羣衆運動雖然不能保沒有危險，但是個人可以僥倖而免的。譬如我參與一次遊行大會，雖然也明知難免與軍警衝突，但是衝突起來首蒙其難的，不見得一定是我；至於將來衝突而我適首蒙其難，也不過是我「偶爾的不幸」Accident罷了！我雖然不敢斷定作羣衆運動的都有比心，而此心實羣衆的一種背景，為心理學上不可避免的事實。況且當羣衆集合的時候，個人激於僥倖心而發不負責任的言論，豈不過問成事敗事與否的，多得很呢？

(3) 領袖的投機，實在當今作羣衆運動最危險的事。人類的奮發，多少帶點虛榮心的色彩，而在羣

衆前面的表現爲尤甚。當這個無組織無訓練的羣衆之前，最危險的就是羣衆的領袖，不能有正當指導羣衆的能力，而看見羣衆稍做有一點向那方面轉動，就立刻見風駛蓬，博一時的拍掌。況且當羣衆運動的時候，愈是『似是而非』的話，愈有效力。而其結果，往往鬧到不可收拾爲止。至於羣衆的領袖聚攏來開會的時候，不問時機，不問環境，而祇是想由自己漸漸烈烈生出一點事來，以博得羣衆一時的歡心，而不辜負自己這番會議。這也是一樣的投機，其結果亦至於不可收拾。

總觀起來，羣衆運動雖然有許多優點，也有許多弊端，而在未成熟的羣衆運動爲尤甚。所以羣衆運動決不是我們惟一的方法，我們不能不改變方針了！

唉我談了許久羣衆運動，其實我們那裏真配說羣衆運動。請問北京除了我們兩三萬較有組織的學生而外，其餘那裏有一個羣衆？唉似羣衆運動也得先有羣衆呀！

(三) 將來應取的方針

據以上成功失敗兩方面看起來，我們是決不能不變更舊的法子，而採取一種新的方針。因爲照舊文章做去，不但重演幾次目前的失敗，而且照我的觀察，我們現在的舉動，實在已經喪失了一定的目

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摸一下，西碰一下，沒有計畫，祇謀應付，劈斃一個船在大海，失了指南針一樣，其結果必致全舟蕩覆，根本破產而後已！所以我們以後若是要完全停止活動，那我們也不必多說！但是這是做不到的事，因為人類的天性是動的，無論如何，總是要找點動作！若是還要活動，則不能不有一個具體的大計畫，祇是瞎碰，是沒有用了！譬如造大房子一樣，必須由工程師先把全體的圖樣打好，然後一步一步的造去，纔能成一個預定的房子；不然東拚一塊，西湊一塊，和門『七巧板』一樣，恐怕這房子造了一百年也不能成功。杜威先生常常說人類種種不經濟的犧牲，和舊文明的所以失敗，就是由於他們不能用科學的方法，試驗的態度，去求出一種具體的計畫來，而祇是東碰西碰，暗中摸索，其結果遂至於不可收拾，阻礙進化。我們痛定思痛之餘，瞻顧將來，那能再蹈以前的覆轍！

我們將來最大的計畫，想來想去，就祇『社會運動』和『文化運動』兩種。至於現在這種運動，當然也可以說是包括在內的。

(A) 社會運動 人是社會的運動，而社會又是有機體的，不消滅的，所以我們最切要的運動，當能首先就是社會運動，社會運動之中，又可分成兩部分：

(1) 羣衆的。我方纔說我們名爲做羣衆運動而沒有羣衆，實在是很痛心的一句話。不但我一個
人做這個感想，就是現在所有的學生，那個不覺得商人不同我們表同情，工人不來幫助我們，農民不
來同我們攜手……鬧來鬧去，什麼「愛國」「救國」的責任，還是我們學生一界擔負嗎？但是感覺
到此地，我們也應該回心想，究竟還是商人工人農人不知道來同我們表同情，來給我們幫助，來和
我們攜手呢？還是他們不願意來同我們表同情，來給我們幫助，來和我們攜手呢？孫中山先生唱「知
難行易」的話，有許多人不相信，我以爲此中很有一部分未經前人發現的真理。因爲就個人而論，固
然是有許多事是「知易行難」，而就社會全體而論，的確有許多事是「知難行易」。然則他們所以
不同我們表同情，不給我們幫助，不和我們攜手的緣故，並不是他們不願，仍然是他們不知。然則何以
使他們化不知以爲知呢？

使他們化不知以爲知，而且要使他們知道之後，能表同情，能給幫助，能來攜手，這就叫做「養成羣
衆」。『養成羣衆』是做羣衆運動的開宗明義的第一章。而所以養成羣衆的秘訣，祇有一個具體的
觀念，就是——

『養猴子的人，必須自己變成猴子。』

有人說我們懂得勞動問題，我聽了不覺失笑。我想我雖然到過多少地方，看過多少工廠，但是想問勞動者三句真正的話都問不出來。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穿的不是勞動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勞動者的飯，住的不是勞動者的社會，說的不是勞動者的話……所以勞動者看見我們不是勞動者，不過是穿長衫的「先生」。他們既然認爲同他們沒有關係，又不是同他們的同類，所以無怪連三句真話都不肯說了！聽說前次有一位北大的同學到長辛店去演講，問一個工人的生活豐富不豐富，弄到那個工人瞠目結舌，駭而疾走。這又何怪其然呢！所以真正能養猴子的人，必須身上蒙上猴子的皮，這些猴子纔會相信他。

但是要達到這種具體的觀念，必定要有兩種具體的手續：一是做專門宣傳的事業，二是要從解決平民的生存問題着手。

(A) 做專門宣傳的事業，實在是萬不可少的程序。照起中國古禮來，本有「來學」，「往教」兩種，但是因爲生計的關係，時間的關係，交通的關係……總是有暇「求學」的少，而仰仗「往教」的多。若

是孔子不周遊列國，也決沒有弟子三千人；若是託爾斯泰不做這番苦功夫，他的學說也決不能傳播得這樣快。我們有志於羣衆的青年呵！我們也不要怨誰，也不要恨誰，我們當和和氣氣，誠誠懇懇，不要取救訓的態度。商人不知道的，我們帶了秤桿刀尺去告訴他們；工人不知道的，我們當背了斧頭鑿子去告訴他們；農人不知道的，我們當牽了耕牛，荷了鋤頭去告訴他們……去罷！去罷！時候不早了！一個人生觀要能專做一件事業，已經爲社會立了無限的功勞。

(B)從解、決、平、民的生、計、問、題、着、手，是他們最關切不過的事，也是他們最感激不過的事。我們回國演講，出去叫什麼「愛國」、「救國」是沒有用的！肚子餓了，還要叫他們接着肚皮去講「愛國」、「救國」是不成功的，中國亡不亡，對於這班貧民沒有關係的，我們同志的青年呵！你看北、京的洋車夫，一天跑到曉還不過賺二三十個銅子，還娶妻家；你看中、國亡了，他們的苦痛，難道會過於此嗎？你看唐、山的煤礦工人，在黑暗世界裏，一天挖到晚，祇得了六個銅子。你看中、國亡了，他們的苦痛，難道會過於此嗎？我常常想，恐怕外國人來了，他們還要講人道主義一點呢！所以中、國對於他們實在不足愛；中、國亡了，他們實在不必救。我們以「愛國」、「救國」來號召，是不行的。若是我們能夠爲他們想一個特別補

教的方法，或是教他們一種特別的技能，使他們今天能賺二三十個銅子的，明天可以賺三四十個；使他們今天能賺六個銅子的，明天可以賺八九個；他們今天可以吃棒子麵的，明天可以吃小米飯；他們今天可以住蕭茅蓬的，明天可以住舊瓦屋……我們說的話要說他們心坎上的話；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要解決他們切膚的問題。那怕不等我們招，他們就會來呢？

除此一種最重要的面外，還有種種平民學校的計畫，但是各處都想到了，也都實行了；現在祇待擴充，所以我也不必多說。

(2) 個人的。個人運動所以比羣衆運動高的緣故，就是個人運動沒有犧牲心，犧牲固然是好，但是犧牲也要經濟。總要以極少的犧牲，謀最大多數的幸福，纔合乎經濟的原則。但個人的行動，是個人自己的願意，不能提倡，提倡也無用；而且這種運動，大團體是沒有用的。咳！我們也不可厚非辛亥的政治革命，辛亥以前先烈赴湯蹈火的精神，我們現在沒有了！

(B) 文化運動。在現在最重要不過的根本問題，可以說是文化運動了！我們這次運動的失敗，也是由於文化運動基礎太薄弱的緣故。因為思想的來源，是一切運動的原動力；沒有思想未曾改變而

行動可以改變的，所以我們文化運動的目的是——

「以思想革命爲一切改造的基礎。」

我常常想歷來各國的革命都可以革得好，何以中國辛亥以來的革命，愈革愈糟呢？我想這沒有別的緣故，乃是因爲他國的革命，是大家爲主張而戰的，而中國的革命，除了幾個領袖人物而外，其餘的人都是被金錢收買得來的，權位引誘得來的。他們原來就沒有民主共和的觀念，如何可以盼望他們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呢？所以各國的學者，認爲改造政治社會，都非先從改造思想下手不可。大戰以後中國思想改造的運動，有點萌芽了！五四以前，我們受了多少壓迫，經了多少苦戰，僅得保持不敗，已經覺得是狼危險的。五四以後，形勢大變，祇聽得這處也談新思潮，那處也談新思潮，這處也看見新出版品，那處也看見新出版品，對於這種蓬蓬勃勃的氣象，我們那能不高興呢？但是現在我細細觀察以後，覺得也有未可樂觀之處：（一）是覺得根基太薄弱，成熟過早；（二）是覺得大家真正了解的少，而多半借新思潮當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符咒。任這種情形延長下去，實在有種絕大的危險；出版物雖多，是沒有用的。但是在現在想出補救的方法來，還是不遲；不但不遲，若是採取得當，還可順水推舟。

擴張思想改造的效力。我對於現在所應當行的方法，約有四點可說：

(1) 對於現在的定期出版品，不在乎數的增多，而在乎量的改革。五四以來，中國的新出版品，雖是驟然增加四百餘種，但是最大多數都是沒有成熟的。有次杜威夫人問我道：「我們美國辦一種定期印刷品，很不容易，往往籌備幾年，何以在中國這容易，幾月之間，增加到幾百種印刷品呢？」我當時不好確切的回答，其實我心底裏想道：有什麼不容易，不要印刷機，不要藏書室，不要精深的研究……看了幾本雜誌，取來辦雜誌，有什麼不容易？我看見近來的出版品中，有一種最大的通病，就是從研究方面來的，從直覺方面來的多，往往從旁的雜誌上得了一點「端緒」(Endings)就演繹成一篇文章。你也是這樣演繹，我也是這樣演繹，所以髡髮同小學堂的課藝一樣，先生出一個題目，教學生大家做。這樣的情形，豈不是真「苗的生長」嗎？所以我希望現在所有的雜誌，不在乎數的增加，就是數目銳減下來，大家合力辦幾個雜誌，也是不要緊的。最要的就是每個雜誌有成熟的學說，系統的介紹，特殊的采色，專以供給並改造中學以上的青年，和半閉閉社會的壯年底思想為宗旨。質的數量增了，雜誌的價值方纔定了！

(2) 宣傳的印刷品應當增多。文化運動的目的，是要作人類思想全部的解放，所以斷不是同從前口唱「通俗教育」的人一樣，自己立在賢人的地位，而隨意給一點剩餘的知識，把他們「愚民」的。既謂全部解放，所以必須打破一切的偶像觀念，也決不能以「愛國」「救國」一類的名詞，去蒙蔽他人的。所以我勸那班看雜誌而辦雜誌的人，不要長跟着人家談些什麼「婦女解放」「勞工神聖」，苟有其正改造社會的心思，還不如腳踏實地的調查一點寒苦同胞的生活情形，斟酌他們的需要，去傳布他們一點福音。我聽說日本這次的社會運動，是對於友愛會的「青服叢書」(日本勞動者穿的是青服)等等宣傳的印刷品是狠有關係的。歐洲各國也都是如此。須知我們在萬深一點的印刷品上高唱「德謨克拉西」而北京城內的羣強報在鼓吹復辟呢？

(3) 西洋大都有系統的著述，應當從速翻譯介紹！我們總說嚴又陵先生的譯法不好，平心而論中國除了嚴又陵而外，有幾個人譯了幾部大書。中國人看西洋的學說，實在可憐得狠，可以說是除了雜誌而外，其餘簡直沒有幾個看過成部的著作，那能有成熟的學說發現呢？原來中國的社會，也是不求成熟的「水到成渠」，是中國社會的病根。譬如哥白尼倡地圓說，在歐洲爭了幾百年，流了多少血。

那一塊歷代「天圓地方」的中國來，也就一點沒有反響，地球立刻化為圓圖。達爾文的進化論說人是動物進化來的。這種學說在西洋苦苦辯論了幾十年，演了多少慘劇，而在清季中國嚴又陵譯了一本薄薄的天演論出來（或是合撰的），當時的中國「上自宮庭，下至士庶」，深自文人學者的著述，淺自小學蒙館的試卷，也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起來了！至於近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雖然唱得轟轟烈烈，然按照實際想起來，何曾不是同當年的進化論一樣。咳！學問零落至於如此，中國人的思想界那能不破產呢？吳稚暉先生有一回同我說：中國要好好的有三萬種書譯出來，方纔像個國家，咳！這也可以算是「傷心之言」了！

(4) 專門學者的培養，實當今刻不容緩之圖。我常常憤悶起來的時候想道：若是西洋人罵我們是劣等民族，我簡直無法否認。你看現在的中國那裏有一種學問配在世界上說話；說到這點，我們中國人連印度人都不如呢！所以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夠造詣的人，拋棄一切事都不要問，專門去研究基本的文學哲學科學，世局愈亂，愈要求學問。現在是大家分工的時候，不是萬能的時候了！我以為中國的社會固然是毀壞學者，而我們現在的行動，也是同一樣的毀壞學者。即以我個人經驗做

一個淺近的比喻：我當然不配成爲學者！我的天性，却是在求學方面比事務方面見長。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豎示，忽而被訪，忽而亡命……全數心血，費於不經濟之地。設使我以這番心血，來完成我所想譯的三五部書，我對於中國的文明，比之現在是何等貢獻！偶一回頭，爲之心酸。現在雖社門譯述，然已既往莫追。我區區尙感受這種痛苦，我舉我們同志中聰明才智百倍於我，而奔走勤勞十倍於我的，不知道幾多，所感受的痛苦也必定較我爲甚。長此下去，不事分工，我們大家的精神都是要被產了！

總之我們作文化運動的最後覺悟，是要知道現在中國沒有一樣學問，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的。無基文化的民族，在將來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

綜觀全篇，我們一年以來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大概可以知道了！「五四運動」惟一的成績，就是能夠使中國「動」。但是動也有「衝動」與「活動」的分別。「衝動」同「打嗎啡針」一樣，人到了麻木不仁的時候，是弄打嗎啡針不可，而打嗎啡針有絕大的效驗。若是既打之後，人已甦醒了過來，就應當趕快吃回本清元的藥，倘使要接二連三的打嗎啡針，那不但嗎啡針此後無靈，而且人要被他打死。

「五四運動」是中國昏暈後起死回生的神針，但是現在要趕快吃固本培元的藥了！本國元培纔可以養成真正永久的活動。

我極相信宇宙的原則是動的，所以我總願以後可以避免一時的，不經濟的「衝動」，而養成永久的，真正的「活動」！不然，長此下去，釀成一個「反動」，則中國的進化，至少又要停滯多少！民國二年後，袁世凱復古的潮流，可爲寒心呵！這種反動最不忍說的結果是——

全國的青年破產！

全國的教育破產！

全國的一切新運動破產（新潮）

名當代 新小說集

▲全書一冊・價洋七角

名當代 新書信

▲全書一冊・價洋六角

名當代 新演講集

▲全書一冊・價洋七角

現代新思想集

▲全書二冊・價洋一元二角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六版

名當代 新文選(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廣文書局編輯所

印刷者 廣文書局

發行者 廣文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懷遠里
世界書局
▲分設・北京・漢口・廣東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